Julien Gracq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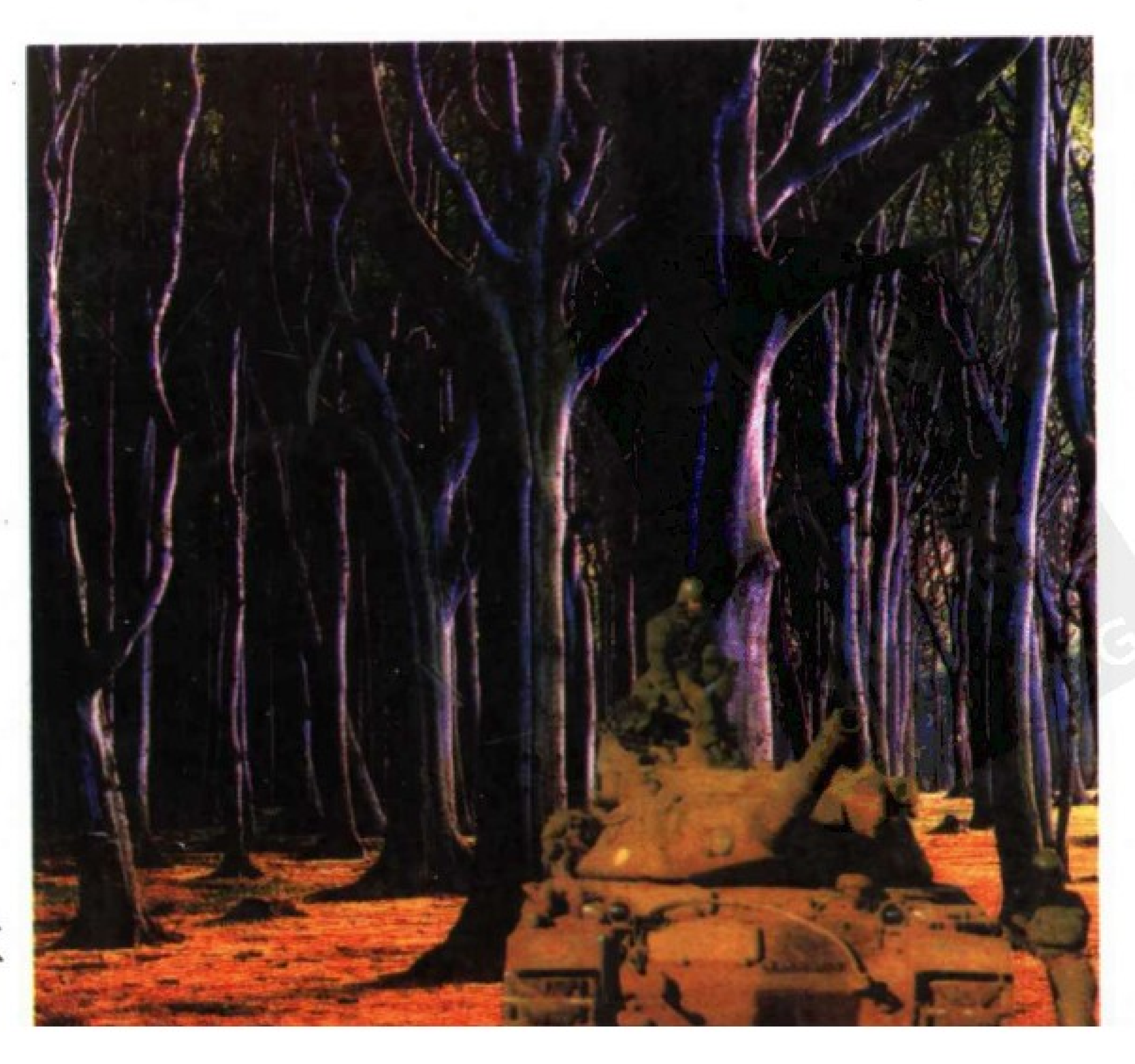
Un balcon en Forêt

林中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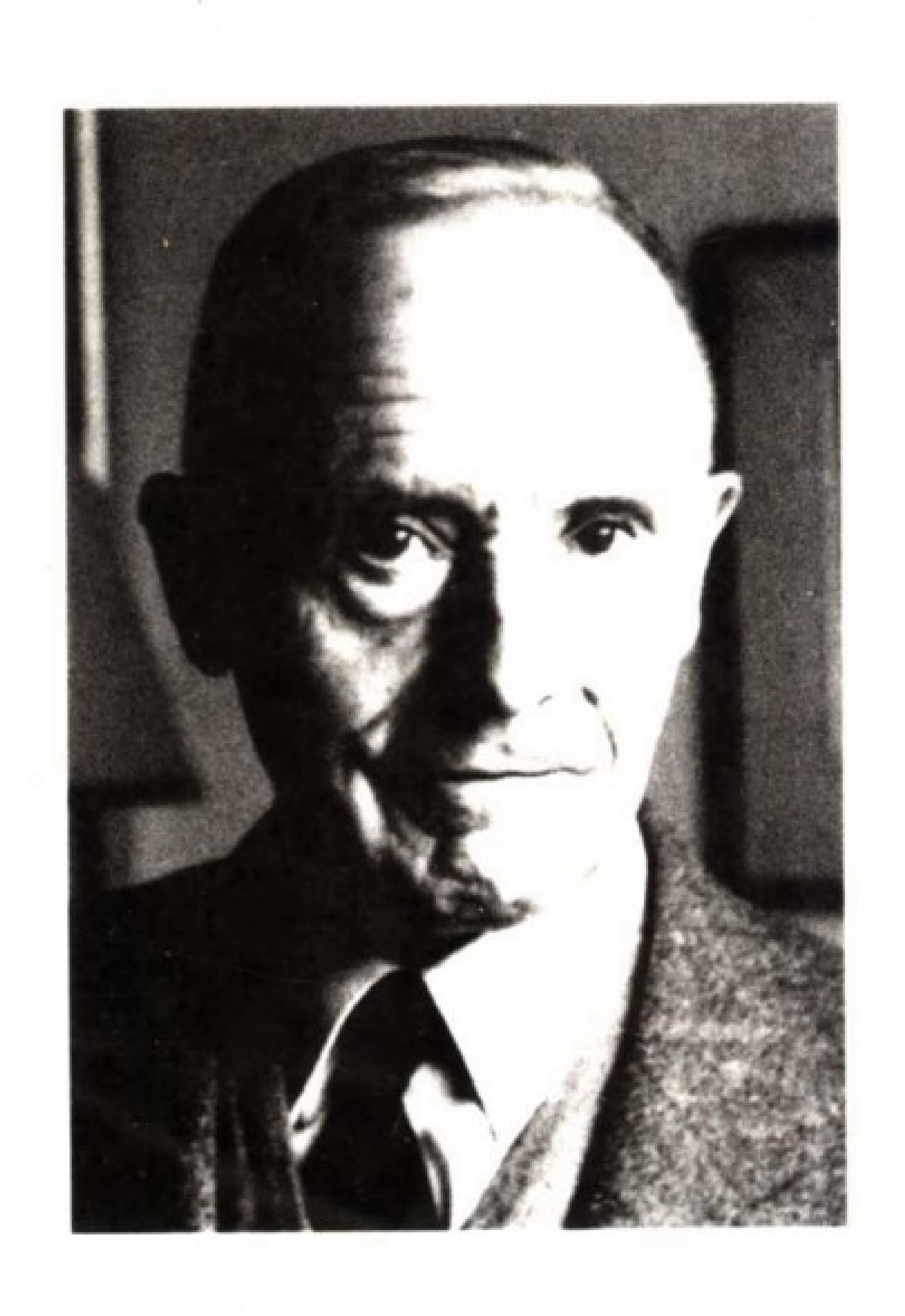
法国当代
文学名著

诗情小说
典范之作

【法国】
朱利安·格拉克 著
译



 译林出版社



作者介绍

朱利安·格拉克系法国当代著名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和评论家，1910年生于法国曼恩-卢瓦尔省。其主要作品有小说《在阿尔戈尔的城堡》、《阴郁的美男子》、《流沙海岸》（获1951年龚古尔文学奖）和《林中阳台》；论文集《癖好》和《大号字母》。



ISBN 7—80567—584—8
I·316定价：8.50元



林中阳台

【法国】朱利安·格拉克 著

杨 剑 译

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c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译林出版社



Julien Gracq

Un balcon en Forêt

根据 José Corti 出版社 1958 年版译出

国际中文版授权:法国 José Corti 出版社

本书出版承法国外交部给予协助,谨致谢意

林中阳台

〔法国〕朱利安·格拉克著　杨剑译

出版发行　译 林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展望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扬州印刷总厂(地址:江都路 44 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625　插页 2　字数 140 千

版次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80567-584-8/I·316

定　　价　8.50 元

(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责任编辑:韩沪麟

朱利安·格拉克:法国当代诗情小说卓越的代表作家

杨　剑

朱利安·格拉克(Julien Gracq, 1910—　　)原名路易·普瓦里埃,是法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后著名的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和评论家。他是超现实主义的三位杰出的继承人之一,其他两位乃是雷蒙·格诺(1903—1976)和罗歇·瓦扬(1907—1965)。朱利安·格拉克出生于曼恩—卢瓦尔省。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一年即1938年,他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其主要作品有小说《在阿尔戈尔的城堡》(1938)、《阴郁的美男子》(1945)、《流沙海岸》(1951)和《林中阳台》(1958);诗剧《渔夫国王》(1948);散文诗集《巨大的自由》(1947);论文集《癖好》(1961)和《大号字母》(1967)。

在法国当代文坛上,朱利安·格拉克是纯文学和严肃文学的坚定不移的捍卫者,他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上为反对粗制滥造的商业化的流行文学作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并且曾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抨击性文章《厚脸皮文学》(1950);另一方面,他也不赞同文学创作上愈来愈明显的思想意识化的倾向,尤其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风靡一时、席卷法国文坛的存在主义哲理文学表示了异议。他的审美取向始终以捕捉与揭示

人物动荡不定的内心情感为轴心，因而他的作品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便是感情充沛，意境朦胧缥缈，寓意深远，令人回味无穷。他在开掘人物动荡不宁的主体意识活动和复杂矛盾的情感世界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都作出了特别引人注目的成绩；他从纯文学的角度使小说由对故事的叙述转向对人物心灵的揭示方面，也作出了自己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小说将来的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很值得人们思考的有益启示。他的小说散文化的色彩和诗化的倾向都非常浓郁，所以他在法国当代文学史上有着诗情小说家的美誉。法国著名文学史家安德烈·布兰在谈到朱利安·格拉克的小说艺术风格时，曾说“他的小说与其说是叙事作品，还不如说更接近于诗歌”。他正是以这样一种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而跻身于法国当代第一流的作家之列。

朱利安·格拉克小说的这一艺术风格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他受到了上个世纪一些抒情色彩非常浓烈的浪漫主义作家，如法国的夏多布里昂、奈瓦尔以及德国的歌德和诺瓦利斯的深刻影响。这中间尤其是奈瓦尔的作品对他的影响曾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有不少读者可能对奈瓦尔这个神秘而怪诞的作家还不太熟悉，但他却是现当代西方许多文学流派和崇尚革新的作家们借以创新的一位重要的先驱，他是歌德的鸿篇巨制《浮士德》的赫赫有名的法文译者，并将歌德等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耽于幻想、感情炽烈的艺术风格吸收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奇幻莫测、瑰丽多彩、意蕴深广的创作风格。这一点正是朱丽安·格拉克极为欣赏的，它成了他在铸造自己艺术风格时的一个重要的参照因素；二是本世纪早期出现的超现实主义作家们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对他的启迪。他对超现实主义的一代宗师布勒东推崇备至，有意识地吸取了布勒

东的意识的无指向性和瞬间变幻的迷离恍惚的现代艺术风格。他在创作伊始，曾专门研究过布勒东的作品，并写过一篇全面论述布勒东创作特色的颇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朱利安·格拉克以描写中世纪的史诗人物特里斯唐和帕西法尔为对象的第一部小说《在阿尔戈尔的城堡》发表之后，曾得到布勒东的高度评价，他认为这部带有浓郁魔幻色彩的小说非常完美地实现了超现实主义的文学理想，“在和过去那些异常动人而又非常重要的人生经历相碰撞时，超现实主义又无拘无束地返回到了自身之中。”此时布勒东远在美国，作者和他并没有什么联系，这部似幻非幻、神秘诡异的小说拨动了布勒东的心弦，使他情不自禁地从遥远的纽约作出了反应。

自此之后，朱利安·格拉克的艺术风格已基本上定型。他的名著之一《阴郁的美男子》所描写的也是非现实的虚无缥缈的往事，作者虚构了一个如烟似雾的梦幻般的人物和一些事件，表现了主人公在人生的进程中所时时感受到的某种无以名状的忧伤和惆怅之感，以及对生与死的玄奥莫解的思考。他在另一部重要的小说《流沙海岸》中，采用了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故事虽然发生在意大利，但具体的时代和景物却使人无法辨认，作者只是纯粹虚构了一艘军舰出航远征去点燃战火的一个神奇故事。1951 年，龚古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宣布把该年度的奖金授予该书的作者，但朱利安·格拉克出于对自己的艺术信仰的执著追求而拒绝接受这一奖金。《渔夫国王》是一部场面壮观的歌剧杰作，其艺术风格也和他的小说一样，辞藻华丽，感情炽烈，意境变幻莫测。

在《流沙海岸》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之后，朱利安·格拉克把目光转到了现实生活之中，他花了数年时间精心创作了《林

中阳台》这部脍炙人口的小说。这部小说篇幅不长，但却是法国当代文学史上纯文学作品的代表作之一，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作家以极其娴熟的艺术手法将抒情、虚幻、思考与现实巧妙地融为一体，使这部小说成为一面从不同的角度去反映人生、嘲讽现实的多棱镜。这部小说虽然与作家长期形成的艺术风格完全一致，但在内容上却同他过去一味地回首往事、沉浸于虚幻的景象之中的倾向则有明显的区别。它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所描写的是1940年上半年一些驻守在阿登丛林里的法国官兵们的一段令人沮丧的生活情景。在德军随时都有可能入侵法国领土的紧急关头，书中的主人公格朗热准尉被一辆小卡车送到了阿登山区的一个碉堡里。从此，他就像被流放到一个杳无人迹的荒僻孤岛上一样，几乎无人过问，四周林木丛生，云雾缭绕，险象环生，神秘莫测。他深深感到，法国的军队里上、下思想互不相通，上面的作战意图、战略方针和具体的作战方案，全都是暧昧不明，稀里糊涂，因此下面的士兵们更是胡里胡涂，整天不知干什么。司令部只满足于不时地下达一些令人捉摸不透的内部文件，对战争作出某些不着边际的言不由衷的预测和估计。更为荒诞而又令人泄气的是，在炮火尚未打响时，他们就已给驻守在阿登边境地区的部队详细地划定了撤退的路线。在这种情况下，格朗热及其手下的三个士兵只能成天浑浑噩噩地生活在那座林中的“阳台”上，即碉堡上面那间混凝土浇铸而成的方形房间里。久而久之，他们的心头便渐渐地郁结了愈来愈浓厚的无法排遣的焦躁和不安的情绪，于是，有的靠谈情说爱，也有的借酒精来消除胸中的块垒。最后，在德军真的打来的时候，他们的上级却逃之夭夭，置他们于不顾，结果有两人当场被炮弹击中而毙命。格朗热也受

了致命的重伤，如丧家之犬似的逃到了森林里他情妇的那座空屋子里，在昏昏沉沉、断断续续的回忆和极度的懊恼与忧伤中死在了情妇的床上。朱利安·格拉克在小说中通篇以浓烈的抒情笔触，淋漓尽致地描绘了这几个驻守在林中碉堡里的军人的不幸命运。他们在林中的生活就像一场恶梦，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时而惊骇，时而沉寂，时而又茫然不知所措。这几个被人抛弃了的年轻官兵的人生境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法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遭到重创的一个缩影，它含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和强烈的讽刺意味。如果我们在阅读这部小说时能联想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就能更好地把握住书中所折射出来的历史的真实性。

战争狂人希特勒上台不久，就不断地发出战争叫嚣，作为德国近邻的法国，自 1936 年起就已经受到了战争的威胁。但当时法国的当权者们，尤其是稍后执政的达拉第等人，所奉行的则是一种姑息养奸的绥靖政策，一味地跟在英国人的后面跑，企图以牺牲周边国家的领土来熄灭希特勒的侵略气焰，达到使法国免遭希特勒铁蹄蹂躏的目的。大敌当前，法国国内的各派政治势力却一直是意见相左，纷争不息，处在一片混乱之中。人民阵线虽然在 1936 年的竞选中大获全胜，但不久却因内部分崩离析而未能在反抗德军的侵略战争中发挥出应有的历史作用。当时的总形势正如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米盖尔在《法国史》中所说的那样，“那时左翼乱成一团，右翼则害怕革命更甚于害怕法西斯主义，茫然不知所措。”因此，法国的执政者们在这种局势之下则是一筹莫展，根本提不出一个积极有效的反侵略的作战计划，而是采取了一种消极防御、被动挨打的政策，“以为从隆居荣到莱茵河谷不惜工本建成的马奇诺

防线能保护法国。”

从德国方面来看，从1940年1月即小说故事所开始的那个时候起，希特勒采用了兵不厌诈的声东击西的战略方针，开始施行德国伦斯德集团军群参谋长曼斯坦因提出的所谓“黄色方案”的战略计划，即先不直接进攻法国，以麻痹法国人的警惕心，而是集中现代化的装甲部队猛攻它周围的邻国荷兰、卢森堡和比利时。在占领这些国家之后，德军便挥师直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越过比利时南部和法国东北部相接壤的、被法国人称作“不可逾越的”阿登森林区。德军轻而易举地攻下了法军防御最薄弱的战略要地色当。从此，法国军队便慌了手脚，指挥失控，节节败退，溃不成军。我们联想到这段严酷的历史场面时，就能从更深的层次上去领会这部小说的现实意义和批判意味了。

在法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以法德战争为题材的作品不算少，但作家们的创作意图和艺术追求是各不相同的。例如，左拉在1892年发表的以普法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崩溃》，在作品的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与《林中阳台》相比则有明显的不同。左拉一方面试图借这次以失败而告终的战争史实，达到揭露和抨击第二帝国以拿破仑第三为首的一批文官武将们的狂傲、轻率和无能的目的。另一方面，他又以高昂的激情描绘了一批下层官兵们的可歌可泣、视死如归的爱国主义的英雄气概。所以，左拉采用了秉笔直书的现实主义手法，以雄浑有力的笔触展示了那种具有悲凉挽歌色彩的波澜壮阔的史诗画面。而朱利安·格拉克在《林中阳台》中所要探索和表现的，则是官兵们的内心深处对战争的感受、思索和迷惑不解的心态，而不是去表现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的生死搏斗。他不愿袭常蹈规，而是

另辟蹊径，别具匠心地创造出了一种如梦似幻的虚无缥缈的战争环境，试图以这种捉摸不透的诗意的幻境和人物内心骚动不安的画面去扣动读者的心弦，引起读者的思考，也就是说，作者所关注的是人物心灵的真实，这种真实性是从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出来的，即当代文学理论家们所常说的第二真实，小宇宙的真实。所以，作品的内容丰厚，情感蕴藉，格调凝重，确实是一部具有极强的艺术冲击力的小说杰作。正是出于这样的艺术追求，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对景物的描绘和渲染，对人物心态微妙变化的捕捉与揭示，都达到了出神入化的艺术境界，使人难以看出作者在艺术上刻意追求的任何一点人工斧凿的痕迹。朱利安·格拉克在这部小说中所取得的这一艺术成就，得到了法国作家和广大读者们的交口称赞。大诗人布勒东对这部小说的评价是："令人赞叹的是，在这种梦幻般的意象中，却让人感觉不到虚幻的气氛，而处处可见到的都是真实的景象。"而法国著名的文学史家雅克·伯雷内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在真实中却让人看不到真实，一切都是幻想出来的。"他们的观点看起来似乎截然相反，但是殊途同归，实质上都表达了同一个意思，即对这部小说所达到的使真实和虚幻难以分清的高超的艺术境界都十分赞赏。

总的说来，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部小说正是以这种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起到了以诗补史的作用，虽然我们在书中所见到的到处都是茫茫的林海、死寂般的宁静、朦胧的景致，但与之形成强烈对照的却是焦灼不安的人心、败局已定的氛围。作家从中曲折地表现了对法国这一段惨痛历史的深沉的思考与感慨。

哎！哎！森林的看守人
你们这些睡眠的保护人
至少要守卫到曙光初露的清晨

——**瓦格纳《帕西法尔》**

自从格朗热准尉乘坐的那列火车驰过夏尔维尔城郊及其烟雾弥漫的地区之后，他觉得这个丑恶的世界正在渐渐消逝：他意识到往后再也看不到一所房子了。火车沿着水流缓慢的河岸向前奔驰着，先是钻进覆盖着凤尾草和荆豆的坡度不大的山崖之间，之后，每逢河流拐弯、河谷深陷的地方，火车与铁轨相互碰撞的哐当声就被悬崖弹回来，在四周的一片寂静中，这声音便越发显得震耳欲聋；当他把脑袋探出车门时，秋末傍晚业已变得阴冷彻骨的寒风刺得他面颊发痛。铁路的走势随着河道的变化不断地从这一边换到那一边，当它从那些只用一排钢架建造的桥上穿过默兹河[①] 以后，便进入一处曲折的山口，不时地从一个个隧道中钻进又钻出。当山谷重新出现时，山坡上的欧洲山杨林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因而山谷也被辉映得流光溢彩，耀眼夺目。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况，那夹在两道森林帘幕之间的狭长山谷就变得更加幽深，而默兹河的水面也就显得更加阴暗，河水也似乎流淌得更加缓慢，宛如在腐叶铺成的河床上徐徐地流动着。这列火车是在空车运行，在这凉爽的十月的夜晚，它似乎是驶往荒僻的地区，它从一处处先是异常鲜明的青黛色、到午后又被金黄色渐渐吞噬的山坡之间狂奔疾驰，仿佛这才是它唯一的乐趣。沿河林木丛

① 默兹河：法国、比利时和荷兰边境上的一条大河，全长 960 公里。

生，只有一片像英国草坪似的青翠、狭长的带状草地与之相接，并向远方伸展出去。“这是一列开往**阿纳姆领地**的火车，”格朗热准尉思忖着。他是爱德加·坡[①]的一位狂热的读者。此刻他点燃了一支香烟，把脑袋仰靠在用粗毕叽尼套着的软椅隆起的部位上，举目朝天，紧紧地追踪着他上方那些傲视夕阳的山崖的顶端，这一座座山崖轮廓鲜明，金光灿灿，上面林木丛生，杂沓一片。在那些纷纷涌入眼帘的狭谷景致一一隐退的瞬间，远方一片片葱茏的林木也随之在青灰色的雪茄烟雾的后面旋即消失。在他的眼下，这片隐藏在茂密的、树身布满疙瘩的森林下的土地，呈现出连绵不断的波纹状，犹如黑人鬈曲的头发那样浑然天成。然而，它的丑陋之处也不会被人完全疏漏：火车不时地在一些污渍斑斑的小站上停下来，那些小站就像烙上了铁矿石的颜色那样，乌黑不堪，它们是由石块垒成的，夹在河流和悬崖之间；一些身穿黄褐色军服的士兵，紧靠在光泽已经褪了的青色防弹玻璃窗边，或是跨坐在邮局的那些四轮运货马车上，一个个都呆在那里似睡非睡地打着盹儿。接着，那苍翠的山谷倏忽间便变得斑斑驳驳，就像得了癣病似的，因为这时火车正在穿过一些在赭石上开凿而成的阴郁凄凉的黄色陋屋，这些屋子的震动仿佛把石膏采石场的粉末都抖落到周围那块绿色的原野上。因此，当格朗热那沮丧的目光重又投射到默兹河上时，他已能看清这儿那儿用砖块和混凝土刚刚建成的一些小型掩蔽所，工程极其粗劣；在陡峭的河岸边，围着一些带铁蒺藜的铁丝网，河水上涨时已将一些腐草落

① 爱德加·坡(1809—1849)，美国著名的诗人、小说家和批评家，其艺术风格对二十世纪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影响颇深。

叶悬挂在铁丝网上。在这里，甚至连最初的炮声尚未打响时，铁锈、战争的痛苦、被毁坏的土地的气息，以及被抛弃了的荒地，就已经将这块还未遭到蹂躏的地区——林木丛生的狭长地带，蒙上了奇耻大辱。

当格朗热在莫里亚梅车站下车时，那座巍峨挺拔的悬崖的阴影已将这个小城完全吞没了。天气突然冷了起来，迎面响起了一声汽笛的吼叫声，那气流刷地一下子，将一块潮湿的破布贴到了他的肩头上。不过，那是工厂的汽笛声，它只是将一些从北非来的凄惨的牛羊群驱赶到小广场上去。他回忆起了先前休假期间的情景，夜晚，他有时候会把耳朵竖起来，谛听着市镇上那台汽泵所发出的鸣叫声：那声音响一下，是表示炉灶开始生火；响两下，则意味着村庄里发生了火灾；响三下，那就是告诉人们，远方的某个农场里起火了。交叉道口附近那些神色不安的行人们，在听到第三声响起时就会松下一口气。"在这儿，也许这些响声的含义正好相反，"他在心里琢磨着，"叫一声，表示平安无事；叫三声，是警告人们有炮弹轰炸。问题是要能分辨得出来。"但是，在这次的战争中，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点儿反常。车站里的那位公务员也是团里的一名文职人员，他给格朗热指了指路。格朗热现在正不紧不慢地走进一条通往默兹河的灰暗的穷街陋巷之中；十月里的黄昏降临得很快，这条街刹那间便空无一人，在街上行走的市民们骤然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到处可以见到一些门面黄乎乎的屋子，从里面传出了士兵们所发出的乱糟糟的响声：头盔和饭盒的叮当声，以及打上钉子的鞋底踏在方砖地上的碰击声。格朗热心里想道："要是将眼睛闭上片刻，仅凭两只耳朵，就可以听

出百年战争[1] 时期使用过的盔甲的声音，至今仍在现代军队中叮叮当当地鸣响着。”

团部指挥所设在默兹河畔一座用磨石粗砂岩建造的楼阁里，那是市郊的一座房屋，样子很蹩脚，由一道栅栏和一个花坛与河堤隔开。花坛里空空如也，上面已被军人们的脚步踩得板板的，有几辆摩托车斜靠在一株丁香树的光秃秃的树干上。由于这个人数众多而又十分繁忙的场所异常窄小，因此部队在这里只扎营了两个月，就已经把屋子里的地板刮去了一层，那些踏脚板以及走廊上高达一人的墙壁已经遭到了彻底的损坏。格朗热在一间灰尘弥漫的房间里久久地等待着，房间的百叶窗半开着，一台打字机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嗒嗒地响着。正在工作的那位文书，间或连头也不抬一抬便将烟蒂掐灭在放着图样的桌子的边角上。在这座楼阁里，大概还住着一位铸造工程师。在微微开着的百叶窗的后面，一道由树木构成的屏障紧挨着窗户，看起来，它的上端已贴近了屋顶；默兹河的上空以及它那炉渣状的堤岸一带，此时天色灰暗，阴气沉沉；街道上时而响起的孩子们的叫喊声，在这沉闷的战争气氛中显得软弱无力，犹如兔子的叫声那样微不足道。当格朗热的鞋跟在上校那间依然十分明亮的办公室里碰得砰砰作响的时候，上校那深蓝色的目光狠狠地盯了他一下。上校的嘴巴边缘胡须丛生，就像硬毛刷子似的，所以只见嘴巴而不见嘴唇。这位上校和赫尔穆斯[2]倒很相像。从他的目光中，人们可以看到一种

① 百年战争：英、法王室之间为争夺领土而爆发的一场大战，从 1337 年至 1453 年，战争持续了一百多年，故而史称百年战争。

② 赫尔穆斯(1800—1891)，德国的一名将军，1906—1914 年任德军总参谋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因指挥马恩河战役遭到失败而被解职。

骤然爆发的强烈的生命冲动，但他的双眼在顷刻之间却蒙上了一层阴翳，重又在沉重的眼皮的逼压下合拢起来。这是一种疲惫不堪的表情，但却完全是一种凝聚着精力而又蕴含着谋略的倦态：从这种鹰隼似的、伪装的、静止不动的姿态后面，人们可以感觉到他那随时准备扑击的利爪。

当格朗热把他从兵营带来的命令交给上校时，他审查了一下这次行军的时间安排。他漫不经心地用手指揉着面前的几页纸。格朗热意识到这几页纸与自己有关：在部队的机要部门，肯定也会有这样的一份材料。

“我派您到上法里兹要塞去，”沉默了片刻之后，上校以一种军事人员惯用的不带感情的语调说；不过，从他的话语中却泄露出了某种秘不可宣的意图，因为他的双眸倏忽间很不自然地变小了。“您明天早晨和维涅上尉一道上去。今天您去机械连领取给养。”

格朗热并不满意在机械连里用晚餐。这场战争正在悄悄地转向死亡之点，自参战之后，他对任何一项可能会遇到的苦差事，都没有产生厌恶的念头。但是，他并不投入进去，每一次他都可以凭本能去做，他始终保持着平稳的心态，向后退缩。他在食堂里将那辆开往法里兹的小卡车装好之后，就到下街的一家简陋的、百叶窗已经关闭的工人咖啡馆里，去吃了一些火腿煎鸡蛋；然后，他就从一些早已无行人行走、但却响起了巡逻队脚步声的街道，返回到自己的住所。

他的房间就是一间颇为狭小的顶楼，窗户朝默兹河开着。在那张铁床对面的角落里，放着一个腿脚长短不等的五斗橱，橱面上铺了一层陈旧的报纸，报纸上摊放着一些干涸了的水果。这些酸苹果所散发出来的气味，甜腻腻的，经久不息，非常

难闻，使人感到反胃欲吐。于是，格朗热便把窗户开得大大的，尔后就坐在一只行李箱子上，他的酒意已经完全消失了。床单和盖被不断地散发出浓烈的烂苹果的气味，就像从一台陈旧的压榨机里压出来似的。格朗热把床拉到敞开着的窗户边。烛光随着河面上缓缓拂动的气流而摇曳不定，从屋顶的椽子之间可以看到默兹河的水面就像是厚重的油贝岩石板层，它闪烁着一种奇异的光泽，宛若酒渣的颜色。他脱下了衣服，情绪极其低沉：这个有铸造厂的小镇，那些像煤炭一样乌黑的小街，这位上校，这些烂苹果，一切的一切，都使他在和这儿的营地初次接触时就产生了一种极不愉快的感觉。“**一座要塞**，那会是个什么样子呢？”他在思索着。他从遥远的记忆里搜索着有关战场上的防御工事的使用规则：不行，显然什么也回忆不起来了。这很可能涉及到军事法庭的法规，不允许说出来。他发现，军事法庭这个词儿含有某种令人不安的成分，它使人联想到监狱和暴力，事实上它本身也是一座牢狱。待到格朗热把蜡烛吹灭之后，眼下的一切情景就全都变了样。他侧身躺在床上，目光远眺着默兹河。一轮明月高高地升起在陡崖峭壁的上空，耳畔所响起的，只有河水轻轻流过已被淹没的坝顶时所发出的异常平静的潺潺声，以及栖息在离对岸很近的树林里的鹗的鸣叫声。这座小城全都已沉浸在夜间的雾霭之中，岸边高大的林木的清香静悄悄地在烟雾中四处飘荡，使这座小城沐浴在它的清香之中，就连工厂区的小街陋巷也浸润着它的香气。此刻已完全是一派夜色深沉、星光灿烂的景象，城市的四周却是一片无际无涯、浩瀚苍茫的林海。格朗热下午的那阵狂喜的心情即刻又油然而生。他想到，他生命的另一半时光将要由他自己来支配了，在作战的时候，夜间也是不得安稳的。

“在这明丽的月光下……”他陷入了沉思。他在模模糊糊地想象着驻扎在满是野兽和种种不可思议之物的森林里的情景，还有星光下那一条条白晃晃的狭窄的小道，它们在枝叶繁茂的苹果树边那些黑幽幽的水坑之间，绕来盘去。他渐渐地进入了梦乡，手臂从床上垂了下来，好像是躺在默兹河的水面上，又仿佛是睡在一条小船的边板上：明天已是非常遥远的事了。

格朗热他们刚一驶过莫亚里梅的最后几座房屋时，柏油路面就中断了，于是车子便开进了那些蜿蜒曲折的小道。路面上所铺的碎石仿佛是全被犁翻过似的，碎石很小，犹如撒哈拉沙漠上细小的砾石，这些小道的路边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护坡堤，就像是一条流石河似地穿行在两边矮树林的墙垣之间。

车子不断地颠颠簸簸，格朗热查看了一下地图：他们已开进了林中的一条羊肠小道。每当车子开到一个 U 字形的拐弯处，那儿的河谷就深深地凹陷下去；笼罩在那条干涸了的河流上方的雾流，悄无声息地向下游移动着，此时在车子卷起的空气旋涡的冲击下，它流得越来越快，就像浴盆里的水正在流空似的。

明朗的早晨，阳光灿烂，空气清新而又凉爽。但是却听不到林中鸟儿的鸣叫声，格朗热为这种沉寂而感到异常地惊讶。他抓住车子的侧栏，不时地半转过身来瞧瞧上尉，有时在拐弯的地方又站起来俯视着河谷的深处。他一到这里就像爬到车窗边的孩子似的，任何一个最佳的景点都使他心醉神迷，狂喜不已，甚至有点儿举止失措。在他们的那辆小卡车里，放了两袋子饼干，一大块用黄麻布裹着的肉，一只机关枪的三脚支

架，以及几捆带刺的铁丝。

“我们到达艾克拉特里时稍停一下，因为您是第一次上山，”维涅上尉微笑着说道。“在那里瞧一瞧是很值得的。”

由于道路是向山坡上伸展，因此人们便在路边的斜坡上建造了一个小土台，上面还配备了两张椅子。从那里，目光就可一直看到对面山坡的顶端，因为那道山峰稍稍低一些。放眼望去，那茫茫的森林绵延不绝地伸向天的尽头，林木高高低低，杂沓丛生，犹如狼身上的皮毛一样参差不齐，整个的林海就像是暴风雨的天空那般，气势雄伟而深远。山脚下便是间或陷在深谷处的一段段狭窄而又无力的默兹河流，莫里亚梅城就缩在那大海螺壳似的森林的低峰区，犹如蚁群麇集在漏斗形的洼地的底部。这座小城由三条路面凸起的街道组成，街道是按照数条等高线的形状而建成，沿着弯曲成弓形的默兹河道盘来绕去，看上去层层叠叠，就像是伸展在河面上似的。在那条地势最低的街道与河流之间，有一片房屋已被炸毁，只剩下了一块方形的空地，在斜阳下，被那犹如日晷仪上挺直细长的尖针似的光线划上了一道道线儿。这块空地便是教堂的广场。由于这个地区到处都是广阔无边的浓荫和融成一体的空无一物的草原，因此它的总体景致便一目了然，画面清晰可见，在军事上易于发现情况，几乎是大地测量学上少见的美景。格朗热思忖着：这些东部地区真是天然的战略要地。先前，他只是在地形错综复杂的西部地带作过战，那里的树形甚至压根儿就不是球形的，也不完全是画笔形的。

“在这样的环境里交战，可以说是非常正大光明的，”格朗热很有礼貌地说道，因为那位上尉是一位获得证书的军官。

上尉神情沮丧地摇晃了一下他的烟斗。

“战线长达30公里，而这条河流却有60公里长，”他突然颇为激动地说着，“我把它叫作吞噬一切的战线。”

格朗热感到自己十分浅薄，真像一个毛头小伙。类似这种不让说的禁忌，他在参谋部的食堂里可能说过，可能早已碰过壁。他俩一言不发地重又登上了车。

小卡车在一条崎岖不平的山径上异常缓慢地行驶着。当它绕来绕去走到这条曲折小径的尽头，一登上高原时，就立即转入了一条似乎是从矮树林穿越的一眼望不到头的笔直道路。林中的树木粗而不高，都是一些桦树、矮山毛榉、栲树，小橡树则是最多的一种。这些树木枝杈繁多，弯弯扭扭，就像梨树似的。但是，这些树木看起来根却扎得很深，生命力极强，浓密的森林里没有出现一条裂缝，也见不到一处林中空地。从默兹河狭窄幽深的河道两岸，可感到这块土地自古以来就被短而粗的林木覆盖着，由于这些林木吸收养料的能力特别强，因而长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连用斧头也难以砍得断，那种在丛林中开辟道路时砍荆棘用的大砍刀也无能为力。时时都可见到一条狭长的小径穿过树林，似乎是野兽出没时踏出来的足迹。林中异常地静谧。但是，他们仍在担心着可能会在这里面遇到什么。有时候，他们自以为在远处那长长的浓荫掩映下的河堤上看到了一个人站在那里，但走近一看，却是一株树皮漆黑的小枞树，它的树身粗壮，但枝上的叶子却是稀稀落落的。看来那条在林中开出来的小路，似乎大致上是顺着这座高原屋脊的走势向前伸展着，因为途中到处都听不到小溪潺潺的流水声，不过，在经过低洼地段的树林时，格朗热却有两三次在路边看到了一些不显眼的石头凹槽，里面有一条纤细清冽的水流在一滴一滴地淌着水，这使此地那种恍若神话般的

森林显得更加宁静。格朗热心里琢磨着:要把我带到哪儿去呢?他计算了一下,从默兹河出发行驶到这里,大概已足足有12公里的路程,比利时离这儿可能不会太远了。不过此时他仍沉浸在一种朦胧的快意之中,他的思绪在翻滚起伏:他只希望在这静悄悄的清晨,在这些散发出野猪窝的气息和蘑菇清香的潮湿的丛林间,永远不停地向前行驶着。车子在到达某处转弯的地方时,先是放慢了速度,然后就用尽了一切力气吱吱嘎嘎地奔跑着,向左拐弯穿过林间一片杂草丛生的缺口处,然后便进入了枝繁叶茂的密林之中。格朗热猜想,密林中可能会有一所房屋。果然,那座屋子的奇特的轮廓顿时便映入了他的眼帘。这座房屋类似于瑞士山区萨瓦人的木屋,隐藏在繁枝密叶之中,外观很不齐整,就像是降落在这些荒僻丛林中的一块陨石。

"您已到了您的家了,"维涅上尉对他说道。

上法里兹地区的这座要塞乃是建立在密林深处的一座碉堡,用以阻止从比利时阿登山区干道线上下来的装甲车开往默兹河战线。这座碉堡很矮,是由钢筋混凝土浇铸而成,只有从背面一道坚固的门才可以进去。它的后面还有一条曲曲折折的小径,从一片紧靠着碉堡、并有一道带刺的铁丝网紧紧围着的种植园中穿过。那个种植园看起来就像是一块正方形的菜地。里面被弄得乌七八糟,杂乱不堪,满眼一片浅浅的橄榄绿,散发出一股霉烂的臭味。林下的灌木丛中,阵阵热浪迎面扑来。从那儿滋生出来的各种各样疙疙瘩瘩、奇形怪状的菌类植物,在潮湿的、乌迹斑斑的木板上腐烂淌水,仿佛那些木板上成天铺着一块湿漉漉的呢绒毯子。碉堡的前壁上有两个射

击孔，较小的那个孔是供机枪用的；那个略为大一点的孔，则是供反坦克炮用的。在这个庞大而低矮的碉堡顶上，有一座坚固结实的小屋子，它就像是建立在一座极其窄小的石基上似的。通过一架可从洞眼采光的铁梯子，就能从侧面爬进屋子里去。那架铁梯就像是美国人住宅里的防火安全门一样，这座屋子就是这个工事里的战士们的小小的栖身之所。因此它的形貌极其不雅观，犹如矿区工人们居住的不成样子的宿舍，或者说就像道口看守人员安身的简陋的小屋。冬季，林下灌木丛中的湿气腐蚀着这低劣的房子，它使墙壁上涂抹的灰泥脱落下来，并恣意将那些铁窗户和那架铁梯子的梯阶腐蚀成焦黑色，一条条长长的锈迹一直下延到钢筋混凝土的地面上。屋檐下，在窗户和临近的树枝之间拉起来的绳子上，挂着一些晾晒的衣服和帐篷。与碉堡紧紧相连的是一个由刚刚镀过锌的铁栅栏围成的鸡棚，还有一个用木板搭成的粗陋的兔棚。在这块四周有带刺的铁丝网围成的方形地面上，布满了星星点点的罐头盒子与发了霉的半球形面包，这很可能是从窗口扔下去的。这一边是那种形似史前的**石墓**，另一边却是那种贫穷不堪的市郊里的破旧农舍。这两者的怪诞的组合，使人恍若置身于在森林里生活的波希米亚人的旧货铺子里一样，令人不可思议，使人难以想象眼下的情景是真实的。从敞开的窗户里传出来的吵闹不堪的低级音乐，犹如从铁肺里喷出来的，像林涛怒吼似的喧嚣不堪：**大伙儿走进一家家小酒馆，在地板上跳着纵情狂欢**……当那辆小卡车鸣叫着开进来时，这声音骤然而止。

绝不是这样的，格朗热心中思量着，这次战争所呈现的景象，并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个样子，所以世人对此惊诧不已。这时，碉堡里的人一边扣着腰带，一边一个接一个地从梯

子上走下来，那些上了铁掌的鞋底在梯子上碰得砰砰作响——他们的动作非常笨拙，一个个就像伫立在茅屋门边的柏柏尔部族[1] 的人那样，以一种审慎的目光注视着他们刚才谈论过的这位准尉。

格朗热长久地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之中，待到明丽的曙光已照得所有的玻璃窗都闪闪发光时，这种精神状态又促使他重新躺到了营地的床上。他自童年以来，压根儿就没有产生过这样一种异常甜蜜的感觉：他此刻是完全自由的，在丛林深处这间像外祖母居住的小屋子里，他是自己命运之舟的主宰。从门的后面传来一阵阵搬动物件的乱哄哄的声音，但听起来并不显得那么惊慌失措，犹如一座农场在清晨刚刚苏醒过来似的，这种气氛更增加了他心头的甜情蜜意：他正在把这种情感注入到他长期积累的生活经验之中，他第一次怀着兴奋异常而又疑虑重重的激动心情，想到他会在这里生活下去——想到可能会有一些战争触及不到的荒岛。

树枝摇曳不定，时而拂到玻璃窗上。突然，响起了一阵铁器相碰撞的沉重的哐啷声，那架梯子被震得晃动起来。格朗热顿时从床上跳将下来，他从窗口看到，士兵艾尔维埃和古尔居夫正离开碉堡，向森林走去。他们肩上背着枪，军大衣的领子高高地翻起来，以抵御那刺骨的寒风。

在屋内隔板的后面，有人正在拨弄炉子里的火，那些铜铁器皿的碰撞声叮叮当当，犹似在愉快地议论着那热喷喷的咖啡的味道。

---

① 柏柏尔部族：北非地区的一个民族，大都居住在山岭地带。

格朗热裹上了军大衣，又在床上伸直身子躺了一会儿。清晨，长空阴云密布，天色灰蒙蒙的。整个房间沉浸在某种令人想睡懒觉的气氛之中，沉浸在乡间礼拜天那种悠闲慵懒的气氛之中。在平底锅的碰撞声间歇停止的当儿，那种与军人的营地生活颇不相适应的寂静气氛，会随之而骤然降临到房间里。此时，缭绕于耳畔的只是犹如牲畜发出的那种呼呼噜噜的均匀声。甚至连那凛冽的寒气也不会使人感到不舒服，即使他们不在屋子里的时候，也依然使人感到屋里的空气仍像是被那些吃得饱饱的年轻的驱体搅动着。格朗热的双眼模模糊糊的，他那蒙蒙眬眬的目光在追踪着他呼出来的那条轻盈的水气；片刻之后，他翻了一个身，突然又大感不解地窃窃笑了起来：他想起了这儿是战场的前哨，因此心头就产生了一种前景莫测的怅惘之感。维涅上尉给他下达的命令很简单。如果遇到敌军的攻击，他要把这里所有的工兵统统集合到他的跟前，去炸毁这一带的道路。要塞的任务是摧毁堑壕后面被截住的坦克，并提供敌人的军事动向。碉堡里的人要顶住敌人的进攻，“不准有任何退缩的思想”。驻守在碉堡里的人通常可从一条通往灌木丛的狭窄地下坑道里走出去，绝不会被人发现。到了灌木丛的尽头之后，便踅进森林里，再到默兹河边集合。

格朗热躺在床上，他可以瞥见从桌子边沿上垂挂下来的那张参谋部的作战地图。维涅上尉用红铅笔在上面画出了隐秘撤退的行军路线，从今天起，他应当要熟悉这些路线。不过，他一看到眼下军事撤退不可能出现的种种景象时，他的心思就集中不到那张军用地图上。他的前方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茫茫林海。在比利时境内，有一块起着护卫作用的楔形地块，它像垂挂的帘幕那样陡然跌落下去。在这道陡坡的那一边，战

火正在渐渐地熄灭。这支军队已疲惫不堪，呵欠连连，就像是一个班级的学生在交了考卷之后的情景，他们一边在抖动着身体松一松劲儿，一边又在等待着宣告战争结束的号角声。这里大概不会有什么事儿了。也许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了。

格朗热用一根手指头漫不经心地翻看着那些正式下达的文件、战斗命令，以及军需补给清单。他发现了一份材料，其中有几段是用蝇头小楷写的，密密麻麻，里面的内容极其深奥庞杂。这是一个智慧过人而又颇善争讼的人在极度兴奋的状态下一气呵成的。这几段似乎是预先写出了准会发生的一次地震的情景。

格朗热把这些档案材料整理了一下，把它们装进了文件夹里。然后，又像送瘟神似的把它们锁进了抽屉里。这些文件上所说的都是属于一些预先经过了殚精竭虑的设想而又尚未发生过的事情。这些档案材料都是有关这场战争的正式签发的文件。然而，它们却在这里沉睡着，以等待人们来对它们作出判断。人们在读着这些喋喋不休地谈论着一些难以预测的事件、用逗号断句的文件时，就会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心不慌意不乱的感觉：仿佛这场战争早已过去了。

此时，突然有人用一根手指头敲了一下门。奇怪的是，这声音听起来好像要进来的人有点儿胆怯似的。而在门响之前，那鞋底踏在地板上的声音却倒是很响亮的。

“咖啡，准尉。”

格朗热从床上跳了下来，穿上了鞋子。不管怎么样，这座屋子还是同别的屋子不一样。当这里的人穿上了鞋子，在光秃秃的钢筋混凝土的地面上行走起来时，那上了铁掌的鞋后跟碰在地面上，就会发出一种沉浊的响声。这响声不带一点儿颤

音，也没有一点儿回声，就像是在一条新开辟的土路上行走，或是踏上了一座桥台。听到那样的声音，人们就会感到像是被粘在一个清凉的、黑幽幽的洞口，两耳不由自主地探听着下面的动静——仿佛灵魂脱离了自己的躯壳似的在漫游着。

于是，这座童话般的小屋子顿时就使人们完全失去了安全感。人们睡在里面，如同游人置身在酷热的夜晚狂风暴雨过后暂时出现的宁静气氛之中，但他们依然走在一座危险的桥上，因为那桥就像是画景似的沙滩那样，正在伸向阴沉沉的大海，而这沙滩却又力图使人忘记：狂风暴雨说不定会突然间刮得更加凶猛。

驻守在这座林中小堡垒里的人的生活，似乎已一劳永逸地找到了自身的节奏。这种生活同乡下农民的生活差不了多少，节奏异常缓慢，单调乏味。在这个庞大的作战兵团中，这种缓慢的生活节奏就像是最不灵敏的一根神经，它的尖梢非常地迟钝：狂风、季节、雨水、人们目前的情绪和对日常生活琐事的担忧，都远比参谋部的通报更能搅得这种生活动荡不宁，因为参谋部的通报到达昏昏入睡的森林的边缘时，如同细浪腾跃到沙漠的近旁，就会慢慢地消失得杳无踪迹。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眼下种种猛烈的作战行动，就像是一个人陷在流沙之中，他的四肢一下接一下地不断地活动着，以便从流沙中拔出来。

战争已处于瘫痪的状态，大地正在吞噬战争，使它陷入泥泞之中而不能动弹。

部队正在返回到田园中。在法里兹要塞中隐蔽的那一伙人，就是属于这些脱离了战争的部队。他们如同人们所看到的

那些呆在铁路边沿和荒野中一座座孤零零的破屋里的部队完全一样。

在市镇上，已很少能见到什么人了，但在山谷里，却可以见到一些依靠某种小手艺而糊口的山民。他们烧炭、捕鱼、打猎，样样都得干。他们风餐露宿，苦度着孤寂凄凉的日子。

艾尔维埃和古尔居夫每个礼拜都要到工地上去四次。所谓工地，那是由师里的工兵在伯莱耶灌木林中进行采伐的一片林地，离法里兹要塞有两公里之遥。他们在工地上用这些木料削成木桩，然后再沿着国境线筑一道带刺的铁丝网。从已制成的木桩来看，人们有理由认为他们干得太少了。但是，他们必须要经过的伯莱耶丛林山谷中的那道斜坡上，野兽甚多，出没频繁。因此，在这段路上跋涉所需的时间，就得要从宽计算。再一个原因就是冬季日照时间短，天黑得快，真正干活的时间当然就减少了。

格朗热常常在黎明前就醒了。他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着，无意中时而会听到室外那潮湿的台阶上小心移动着的脚步声。他明白，这是艾尔维埃肩上搭着挎包和古尔居夫一道去察看他们设下的捕野兽的套索。

格朗热很喜欢这两个人，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喜欢野外的生活，他俩一走，他就感到更加的清静安宁；另一方面，他俩性情沉稳持重，像深入林间的猎人和侦察兵那样，举止行为十分谨慎。他们沉默寡言，并已养成了侧耳谛听、不动嘴巴的生活习惯。并且，有关他们个人的一些琐碎小事，也不轻易地披露出来。

艾尔维埃身材修长，但干瘪瘦削。他是伯里埃沼泽地带猎野鸭子的好手。先前他常常像猫似的潜伏在黑夜中窥视着野

鸭子，因而得了昼盲症。

古尔居夫又叫维纳鲁。他原是盖斯当布尔地区的一名短工，几乎是文盲。他倒是五短身材，非常结实，长着一头红棕色的头发。他天性木讷，个人唯一的爱好似乎就是嗜酒如命。他到达这里后，这个不常出门，没有见过世面的人就成了这些游牧者们的农奴。艾尔维埃曾伤害过这个老实听话的人，——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会像福音书里的话一样，深深地刻在古尔居夫的脑子里，——他把古尔居夫看成是自己的一名佩剑骑士，一个为他驱赶猎物的走卒，供他使唤的奴仆。

当他们两人钻进枝叶繁茂的、令人窒息的林中小径时，喜欢自由活动的艾尔维埃就把自己的枪挂到古尔居夫的肩头上，就像挂到衣钩上那样。

晨曦初现时，他俩已消失在丛林里。他们慢慢地、默默无语地走着，就像是在亚马孙河畔采割橡胶的人一样。

"艾尔维埃和古尔居夫又到哪里去了？"格朗热问道。

"他俩到工地上去了，准尉。眼下已没有肉了。"那个给他送咖啡的士兵回答说。

夕阳西下时，大伙儿看到艾尔维埃和古尔居夫从绿荫丛里钻了出来。他俩浑身上下都荡漾着一股强烈的野水禽的气味。那几条全身湿透了的狗，身上蒸发出一阵阵浓重的雾气。他俩身上背着挎包，里面塞满了猎获的野物、空酒瓶子和比利时的香烟。他们还带来了一些消息，因为在这些被战争唤醒的偏僻的森林里，到处都设下了隐蔽的监视点和接头站，消息传播得很快，比嗒嗒的电报机还要迅速。

每当艾尔维埃和古尔居夫两人离开营地之后，下士奥里丰就独自一人关在那间集体宿舍里，做着一些神秘兮兮的杂

务活儿；而格朗热在这样的漫长的白昼里，却没有什么公事可做。他上午通常是坐在小窗户前的那张枞木桌子旁边看看书，写写东西。这扇窗户朝森林开着，窗上的玻璃周围薄雾缭绕，他在窗前的桌子旁边一直要呆到那辆小卡车从远处的路上传来鸣叫声为止。

每隔一天，这辆小卡车就会带着一些给养、邮件、报纸等到法里兹要塞来一次；奥里丰托人在莫里亚梅给他搞到的各种各样的非公开交易的配料，也都由这辆小卡车带来，他要用这些配料来“填塞”家禽；有时候，小卡车还要运来少量的维修要塞和邻近的防御工事需用的材料，如罐装油漆、做围栏用的工具，以及信号传爆管或绕成卷状的带刺的铁丝。把这些货物卸完，格朗热签了字之后，在他们所居住的这个天地里，两天一次所出现的这一幕情景，就算收场了。这个时候，他感到自己重又回到了那个高高地栖息于默兹河上空的林木丛生的荒漠世界里。他仿佛置身于一座已被人抽走了梯子的屋脊上。

在这座要塞里，几乎每天都有两个人要被调去砍木料，加之还要有人去维修设备，因此除了值班之外，要塞里几乎就干不成其他的事情了。

格朗热呆在这座空落落的钢筋混凝土的工事里面，真有点儿居高临下的味道。他仿佛充当了一名看门人的角色，只是偶尔才会有某个官方委员会里的什么人到这里来巡视一下。这类巡视人员来到这里的时候，总是神情严肃，眉头紧皱，一言不发，因为碉堡上的射击孔始终没有用合乎规定的漏斗形的框架保护好，这里的人总是不作长期打算，只随随便便地用一些土袋子来敷衍塞责。

当那个巡察员派人来检查工事时，格朗热的手里总是拿

着一串钥匙，毕恭毕敬地跟着那个人：他感受到了工程兵军官们的那种逼视他的稍带挑剔的责备目光，他觉得自己的处境就像是一个用旧报纸把打破的玻璃窗塞起来的流浪汉那般难堪。他心里总是想着他在无可奈何地陪同着那个人，他时时向空中作出某种既令人难以捉摸，似乎又在表示歉意的手势，仿佛是想说"这些墙壁是坚固的"之类的话。

风和日丽时，格朗热常常在午后下山到法里兹的小村庄里去走走。在离要塞约摸两公里的地方，有一条白色的小径通往一片最近才开辟出来的林中空地，那是一处景致迷人的高山牧场。牧场里有十二所小屋，犹如加拿大森林里僻静之处的高高的小茅屋。它们沐浴在阳光之中，四周被森林包围着。

在这条小径的右侧有一座农场，名字叫做比奥罗农场，但现在已被改为收容所了。战时这座收容所的全部百叶窗都关得死死的，窗前放着一些卫矛条编织的小箱子。

格朗热并不光顾那里，而总是直接走到"悬铃木咖啡馆"里去坐坐。一些从遥远的地方步行而来或骑马而来的不速之客们到达这里时，总是住在这家咖啡馆里。咖啡馆是一座平房，从屋前那个用水泥浇成的十分干净的露台上，可以俯视到这条小径。露台上放着一张桌子和两张扶手椅子，扶手椅子是铁制的，漆成白色，上面又缠上了一些红色的细丝作为装饰，让人看起来有一种赏心悦目之感。在这个露台上，甚至还有某种令人感到困惑不解的现代色彩的味儿，即在那里插上了一把伞面已收拢的桔黄色的大阳伞。

每当夕阳西下时，一棵巨大的栗子树的树影就会取代悬铃木的树影，落到这个露台上。格朗热一到达这里时，那位和晴雨表上的小人像颇为相像的老板娘特拉纳夫人，就会笑容

满面地立即从饰有彩色玻璃珠子的门帘子里走出来，说道："瞧，我的准尉带来了好天气。"他和老板娘先是讲几句客套话，接着便就有关时下那种变化不定的时势和定量供应过程中的种种敲诈勒索的行为，发表一番言论，使老板娘的心头宽松一些；然后，他就隐没在院子里他惯坐的那张扶手椅子上，一边小口小口地喝着咖啡，一边又沉浸于某种极其愉快的沉思遐想之中。

在午后的这段时间里，这个小村庄通常是人影罕见，空落落的；只可见到几所屋子杂乱地散落在草原的深处。

在林中的空地上，到处都有一些白色和黑色的母牛正吃着青草。

秋末的阳光显得更加地昏黄。收容所的百叶窗紧紧地关闭着。这一切都令人回想起高山草原上的那种温馨甜蜜的生活气息，想到此刻牛羊正聚集在一起，想到此刻夏季小旅馆的情景，当最后的一个旅游者离开之后，这些小旅馆就会在初雪降临之前统统地停业。人们从这依然是金晃晃的、羞怯的美景后面，从这秋末初冬的冷森森的宁静的后面，已经感觉到了寒气正在加剧，正在蔓延扩展到大地上去。但是，这种寒气还不是隆冬那种刺骨的严寒。

那片林中的空地，犹如处在某种神秘莫测、阴森可怖的氛围中的孤岛。那种可怖的气氛，仿佛是从黑茫茫的森林里腾起的。

"嗨，我就是这个季节里的最后一个避暑的人，现在已经结束了。"格朗热想到此，他的心就像是被钳住似的。他举目四顾，看了看那张刚刚上了漆的油光发亮的桌子、那把大阳伞、那株巨大的栗子树，以及那片沐浴在阳光之下的草原。

“在故乡度过了十年悠闲的青春年华：那是丰富多采的十年岁月。而现在，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当他一闭上双目时，耳畔响起的只有两种轻盈的声音：一种是黑色的小母牛脖子上那叮叮当当的铃铛声，就像是这里的人给山上的牛羊脖子上佩戴的那种铃铛所发出的响声，有的牛羊一旦在矮树丛中迷失道路时，人们就可以根据铃声找到它们；另一种声音，他觉得那是从童年的深渊中重新冒出来的，这就是十来个孩童在一座地势比那条形似马蹄铁匠铺的道路还要低的小学校里的**背书声**。他感到，内心里有一股小小的滞缓而又绝望的波涛在动荡着，就像那即将要夺眶而出的眼泪似的。

傍晚日落西山时，这个小村庄里的人便一个个地纷纷从森林的边缘走出来。他们或是手推着独轮车，或是肩扛着一捆柴禾，重新取道回家。修剪矮树林，饲养阿尔及利亚种的母牛，似乎就是这个庄子里的人们唯一可干的事。他们从这棵大栗树下面走过时，都向格朗热打个招呼，并异常机敏地像观察气象似的留心注意他的面部表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从他的面部表情来察看战争的形势。格朗热有时还邀请小比奥罗喝杯酒，在他俩的交谈中，他说得最多。他心头的忧郁很快就会消失，接着他的心底里就会涌起一股极度狂傲自大的情绪：他感到，自己仿佛就是中世纪的一位宽厚仁慈的主教代理官，他是从城堡的主塔上走下来，迂尊降贵，和他的领地里那些愚昧无知的臣民们一道，在阴凉的地方喝着美酒。

在夜幕降临之前，当格朗热返回营地的途中，他很少忘记到山下的小堡垒里去稍稍视察一番。用他的话来说，便是“到那个碉堡里去溜一眼”。说真的，他去那里溜一眼，则毫无必要，那座碉堡的门整天都上着一把锁，关得紧紧的。但是，他到

那里去走一下，却已形成了他的某种奇异的怪癖：他喜欢在日落之际到这里来驻足停留片刻。每逢心情愉快的时候，他对自己的这一举动也觉得很好玩：他觉得自己和那些资深年老的机械兵军官颇为相似，他们总喜欢走到船底上去抽抽雪茄烟。

当格朗热走近那道像保险柜那样笨重的门时，他便在门槛上停留片刻，举目看看碉堡的墙壁，再看看那已被毁坏了的顶板，只要目光一触及到那已经毁坏了的顶板，他就会产生一种惶恐不安的感觉，就会本能地将脑袋往脖子里缩，这时，他立即就会被一种强烈的、忐忑不安的心情攫住。

这座碉堡的狭小的形状首先就给人一种恐惧之感。然而，仅凭目力，很难从外部看出这座工事体积的大小。它那种遁世隐居的样子越发使人觉得有一种压抑之感：它里面的各个主要部分都在抖动着，就像干涸了的杏仁在核子里面晃动那样。

尔后，格朗热强烈地（他心想这个词极富表现力）感到，这座密不透风的地堡仿佛是在他的周围焊接而成的——似乎有一种带酸味的清凉阴寒的气息突然降落到他的肩头，使他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这儿的空气里没有细菌，干燥无味，地堡的凹壁四周布满了像纤细的肋条似的模板的接缝，浇注时飞溅到接缝处的一道道薄薄的混凝土的痕迹清晰可见，通过这一条条接缝，就可以将地面与墙壁、顶板焊接在一起。

“只须浇上一个混凝土柱墩，那就牢固了。”格朗热一边想着，一边不由自主地屈起食指敲敲墙壁，对它进行了一番诊断。

“现在这种样子，一辆辎重车就可以撞倒它：或许要在它的上、下部位都贴上签条——但愿贴上这种‘不牢固的’签条是多余的。”他心里说道。

碉堡里面的房间空荡荡的，并没有经过任何加工，使人产生一种无法在里面安顿的强烈感觉。在房间靠里面的一个角落里，那道朝着狭长坑道开的翻板活门，被一条沿墙摊开的草垫子半掩着。房间的左侧，排列着一箱箱的军需品；以及一些未装子弹的机关枪子弹带。一些油罐子、润滑油桶和脏兮兮的破布，把浇铸成像在车库墙壁上所见到的那种暗绿色的混凝土地面，弄得污秽不堪。在右侧的墙壁上漆着红白两种颜色的标记：红的是指一只灭火机，白的则是指一只上面标有日内瓦红十字会会标的药箱。

房间的中央空无一物，置身于这样的环境里，真有举足无措之感：格朗热机械地向那个给这黑暗的房间带来活力的意想不到的透光洞口走了几步。他来到瞄准手所呆的部位，探身从反坦克炮的方向朝前望了片刻。从这个窄小的射击孔，只能看到一条条彼此相连的林中小道伸向远方呈缓坡状的天际。这些小道因夹在枝繁叶茂的矮树丛的墙之间，因而显得非常地狭窄，路面泛出像是敲碎的石子一般的不柔和的光泽。路的两边各铺着一条细长的洁白如糖、晶莹发亮的砾石。

与射击孔相距五百米之遥的那条林中小道，慢慢地逐渐隐没在一片起伏不平的林地的后面。那条地势平坦的人行道，以及由修剪的矮树林而形成的双重栏栅，使那儿的一个白色的雉堞在寥廓碧净的天宇下显得异常的清晰，犹如一幅明净的素描画。上面的图案十分清晰，以致那银白色的边缘也显得分外的醒目。

若是用瞄准望远镜看去时，便可以清晰地看到雉堞边缘上的每一根小树枝、道路上的每一块砾石，以及砾石上的细细的裂缝和被车轮子压陷下去的路段上一道道破裂的细辙。

格朗热心不在焉地转动着瞄准器上的螺旋：他慢慢地把瞄准丝网上那个细而黑的十字，对准远方稍稍高出于路面的那个雉堞的正中。这时，从望远镜里圆形的视野范围内，便可以集中看到朦朦胧胧的乳白色天空、睡意尚浓的空荡荡的道路，以及纹丝不动的纤细的小树枝。这些景致在望远镜下更增添了迷人的魅力；望远镜的环孔上出现两条状如剃刀似的细线，镜头那圆圆的大眼睛仿佛在看着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似的，在看着一个悄无声息的、令人感到心惊胆战的世界。它沉浸在白色的光芒之中，到处透出一派万籁俱寂的气氛。

格朗热刹那间情不自禁地倒抽了一口凉气，接着便耸了耸双肩，站起了身子。

“真蠢！”他喃喃地说道，又看了看他胳膊下端那只神经质似的颤抖的手。

驻守在法里兹要塞里的人，晚餐吃得很早，这是格朗热一向感到很愉快的一段时光。

他们每四个人一组，围坐在一张白木小桌子的四周，紧靠着一只装得满满的带柄的平底锅。从前格朗热在家时，就在这样的小桌子上学习，到吃饭的时候就把它拖到大厅里当餐桌用。

古尔居夫通常的习惯是，在别人还没有吃完饭的时候，他就去上床睡觉。

艾尔维埃、奥里丰和格朗热他们，则常常是坐在炉子的四周，一边抽着烟，一边聊着天。炉子上热着一锅淡而无味而又呛人的咖啡，这同弗朗德地区农场里的人用锅子煮咖啡的做法非常相似。

格朗热暗忖着：当奥里丰按惯例把咖啡杯摆上，端起锅的

时候，他们坐在这里就成了法里兹地区的灶神。他感到惊奇的是，他压根儿没有想到，他此时就像是置身于一种家庭的氛围之中。

他们的交谈很容易投入，因为奥里丰是庞奥埃造船厂一个班组的头头，他和艾尔维埃两人在那里都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当地有一个名叫伯里埃龙的镇子，镇上有一半的人每天都要到他们那儿的圣一纳扎尔去工作。

他们两个人都属于左派人士，因此一谈起政治来就特别来劲：1936 年的大罢工、人民阵线以及这支伟大军队的轰轰烈烈的抵抗运动，都通过这些领半饷的军人的回忆，在这间低矮的小屋子里一一展现了出来。

这场战争的情景从他们的口中说出来，完全就像是广播电台上精心安排的插曲，仿佛是一个奇特的布景机关骤然打开之后，舞台上出现的最精彩的戏剧场面。

这些话题讲完之后，就由艾尔维埃说起打猎的故事。他在夜间隐匿起来窥伺猎物的时候，总会看到一个犹如年迈的伯里龙人歌手似的人，从黑夜中走过。这个人也许是一个行为不轨的好色之徒，或是一个违禁的偷猎者，但也许是格朗热所感兴趣的民间故事中的某种英雄人物，因为这位夜行人很像哥萨克族中的传奇人物伊尔鲁什卡老爹。当他们聊得很久的时候，有时还打开收音机听听斯图加特的那个阴险之徒的讲话。他有一次曾经谈到过他们这个团的情况。一阵漫长的轻微的爆裂声响过之后，这场似乎并不存在的战争已在这种干扰声中化为乌有。但是，收音机里却又用一种轻微的、令人反感的声音，翻来覆去地对战争进行辩解。那声音就像是在人们眼前晃来晃去的一把无形的刀似的令人生畏。屋子四周夜阑人静，

只能听到树枝摇曳的簌簌声，有时还可听到附近的矮树丛里大野兽刨掘地面的响声。艾尔维埃一听到这种响声，就会按捺不住地奔到窗边，去瞧个究竟。窗户一被打开，立即就可以感到一种绵延不绝、沁人心脾的清凉气息迎面扑来。那气息似乎是在生机勃勃的森林上空、茫茫无涯的天际里奔腾疾驰着。耳边可听到停在带刺铁丝网上的猫头鹰的鸣叫声，它们是被那些跑出来寻找霉烂面包块的啮齿类小动物吸引来的。这些猫头鹰一块儿栖息在这里的温暖宜人的气氛之中，感到非常地安逸，精力旺盛。但是，由于这里不断地响起一阵阵狂烈的喧闹声，再加上那扇朝着令人不安的黑夜敞开着的窗户，因而它们的神情又显得稍微有点儿紧张。古尔居夫恰恰就选择在这种时刻醒来：那些坐在一块儿闲谈的人，总是很逗趣地欢迎这个面颊丰满、双目圆睁的娃娃，但他的出现却成了其他人上床睡觉的信号。

"这该死的战争！"奥里丰咒骂着。他打着呵欠，又往那只吃空了的锅里加了些东西。然后，他们相互道了声晚安，就各自走回到那间朝带刺的铁丝网开着窗的卧室里。格朗热管这间卧室叫做全体机组人员的方块地。格朗热回到卧室时，总要俯身把头脑探出窗外，瞧一会儿隔壁窗户上映现出的艾尔维埃的烟卷燃着的红点。艾尔维埃在埋设捕兽套索之前，就像猎狗似的总要用鼻子在潮湿的森林里嗅一嗅。

格朗热回到卧室之后，就在微弱的灯光下读一阵子书。那是一盏蹩脚的灯，灯光忽隐忽现，他用一根爪形钩将它挂在房间的木头隔板上。不过，他要是在晚饭后喝多了咖啡，神经就会感到异常的兴奋，尤其在气候干燥、月光明亮的夜晚，他的灵魂更是骚动不安。因此，在上床之前，他每每都要到屋外作

一短暂的散步。林中的夜色，向来就不是漆黑一片。靠默兹河那一边，在森林的缺口处，河谷对面很远的那处突出的边缘，时而泛出白蒙蒙的微光，使人错以为那是晨曦初现时的景象。那溶溶的月光，柔和、浑厚，恍若轻盈光润的丝绸一般在微微颤动着，这种波动闪烁的光芒，同山谷炼铁厂高炉里时而爆裂出的犹如巨型灯泡发出来的光，极为相像：那儿正在建一座混凝土掩蔽所，目前人们正在夜间的强光灯下加紧浇铸混凝土。在边境线那一边的高原，地势缓缓升高，可以看到夜幕中时而有一些小小的亮点一个接一个地闪现出来，在空中滑行着，宛如一朵朵花儿一般无声无息地争芳吐艳，犹似一道道迅捷的亮光掠过矮树丛的林梢：那是比利时人的汽车在另一个宁静的世界里穿越树木比较稀疏的林中空地时发出的亮光，这一带的阿登地区此时正被交战的各方逐步瓜分。在夜间突然发出的警报声隐隐约约波及到的两条流苏状的边缘地带之间，那屋脊（这是格朗热给这片悬在山谷上的森林高地起的一个名字）依然沉浸在一片浓重的黑暗之中。那条林中小道宛如一条幽冥之路似的，无穷无尽地向前伸展着。它在穿越矮树林时，路面上那白色的粉末状的砂砾发出来的光，就像是幽暗的磷火似的时隐时现。林中的空气温暖湿润，充盈着花草树木的馨香；在这条小路上走走是非常惬意的，足踏在上面时就发出清脆悦耳的嘎吱嘎吱的响声。格朗热消失在枝繁叶茂的林荫之中，头顶上那一线较为明亮的天光非常微弱，有时在从远处反射过来的亮光中像苏醒了似的突然一闪。格朗热在这条林中小道上走着，感到身心非常畅快，然而种种令人不愉快的杂乱如麻的思绪却又在他的脑海里翻滚着。但黑夜在保护着他，使他的呼吸变得更加地畅达，犹如夜间的野兽在林中的道路

上自由自在地行走一样，感到无拘无束；然而黑夜却使他和战争靠得更近了：此时，仿佛有一把光焰闪闪的利剑，在这隐没在人类早期恐怖氛围中的世界上空，划出了一些清晰易辨的巨大的信号。森林上空那一片警觉的天正在注视着黑茫茫的法国、夜色沉沉的德国，在法国和德国之间，比利时的境内有一道平静、奇异的光线在闪闪发光，从那儿射来的光芒消失在地平线的尽头。黑夜并没有沉睡，人们感到那戒备森严的大地已给它披上一层伪装，好像把它隐蔽起来似的。格朗热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凝视着远方那些灯塔上所射出的光束，一道道的光束时时会交错在一起，犹如昆虫的触角似的时而小心翼翼地触触那辽阔的、令人不安的地平线后面的天空。格朗热离开了这条在林中开辟出来的小道，又从左边的一条林中小径踏上了 457 号标高处，那儿是一片土岗子，由于最近已将上面的树木砍去而变得光秃秃的，从这儿极目远眺，可以将整个的高原一览无余；他在一棵树桩上坐了下来，点燃了一支香烟，久久地凝视着那月光朦胧的夜色。在夜空中飞舞的萤火虫突然间增多了，在他的眼前几乎形成了一道荧光迅捷跃动的半圆，仿佛在发出警告似的，使人顿时疑虑重重；如同人们在月光明亮的夜晚，从海水茫茫的洋面驶近一个有人居住的海滨时急于想了解情况的感觉；又如某个问题一经提出，人们便急于想立即弄明白它的含义时的那种心情。然而，格朗热是理解不了这种心情的，他只是感到过了片刻之后，他的体内隐隐升起了一股焦躁不安的情绪，以及由于夜间睡不着觉，眼睛周围的肌肤在微微地紧缩着；他脑子里突然闪出了一个念头，想在这个洋溢着勃勃生机的夜间，一直走到精疲力竭，走到黎明重现为止。当他重新折回到那条林中小道时，四周又是一片寂静。夜

在黑幽幽的森林中轻轻的呼吸着，他悄无声息地登上了去卧室的楼梯。他在上床睡觉之前又在那间**方块地**的门前稍稍待了一会儿，住在里面的人总是在夜间将这道门微微打开着，好让火炉里的热气流进来。他一听到夜间那种清脆入耳的安详的呼吸声时，面颊上的肌肤就不由自主地抽动起来，因为他周围的世界是很令人担心的，是很不安全的，不过他此刻也感到困倦了。“四个人都在，”他暗自想着，随即便推开了门，他似乎感到自己很想轻轻地吹起口哨，然而，他又很奇怪地想起了半个月前他甚至连他们的姓名都不知道。

据守要塞的那一支连队，归瓦兰上尉指挥，星期天他常常邀请格朗热到莫里亚梅去吃午餐。有时候，格朗热就开着那辆小卡车去。碰到风和日丽的天气时，他就不喜欢向法里兹村子里的人去借自行车，在满是碎石的河床上颠颠簸簸地踏上十六公里左右的路程，而宁可徒步而行；尽管这条路很坏，但他却为有这样的一条路而感到庆幸，因为有了它，他反而获得了行动的自由，而且它还把这座高原屋脊从有人居住的地方拦腰切割开来。每当进城时，他总是一大早就动身，在快要到达埃克拉特里村时，他就注意谛听从山谷中升起的莫里亚梅城做大弥撒结束时的钟声。那尖细的钟声渐渐消失在这一大片圆谷似的森林里，就像是一个还没有完全被人遗忘的迎客的信号，他一听到钟声就感到非常的高兴，这钟声从不会传送到那死气沉沉的高原屋脊上去。赶到城里时，他就会见到另两个小分队（即第一和第三小分队，这两支小分队的人在同一处用餐）的军官们已坐在餐厅里喝开胃酒，从一扇窗户里望过去，便可看到默兹河，它那宛如重油似的混浊的河水从一处向外

伸出的森林下端流过；从另一扇窗户看出去，便可见到教堂的广场，广场上穿着节日服装的人群已显得稀稀落落，他们走到糕点铺前就各自散开。餐桌的四周喧闹不堪，气氛诚挚但却有点儿失控。瓦兰上尉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在星期天把那些僻居在边境混凝土工事里的**森林看守人**聚集到一起，因为他们需要和这种**集体精神**保持某种联系。指挥第三分队的马涅尔上尉前不久到外面很快兜了一圈，他天性活泼开朗，一头金黄色的头发(刚才真想说他是一个金发小男孩)，双眸呈蓝色，目光犹似微微掀起的女人的衬裙泛出的光泽那般柔和，他很注意修饰自己的仪表，就像决斗风气盛行的时代里的军官们那样，还穿着紧身胸衣，他神态傲慢，但他却像是一位被安插在要塞一群士兵里的猎人那样，善于随机应变，见风转舵。他在《前线回声报》上时而发表一些爱国主义的十四行短诗，这家报纸是由军队发行的一份重要报纸，人们给它起了一个绰号，名曰《未来的预言者》。有时，饭吃到临近散席时，谁只要稍一开口请他讲点新闻，他就会立即娓娓动听地谈起来。大家感到他在战争爆发的那一天，当人们在他一生中那个最美好的清晨(但他的婚礼半途而废)，把一朵鲜花插进他的衣服饰孔时，他就摆出了一副大兵的派头，所有在场的人闻起来都觉得这朵花是臭的，而他却认为是香的。“这准是从某个姑娘床上抽出来的一块白布，”格朗热暗自想道，他心里明白，每当快要散席时，马涅尔总是要用一些脏话绘声绘色地讲一通男女作爱的趣事，弄得大家感到非常地厌烦。瓦兰上尉离得远远的，有点儿心不在焉，但是，他时而会从他的盘子后面眨一下眼睛，射出一道犀利的目光，他的双眸转瞬间变得非常的明亮，好像被某个笨拙的射击动作击中了靶心上的黑点时，那靶场上的灯

泡突然一亮似的。显然，他在这种场合下吃饭是耐着性子的。可是马涅尔却比其他所有的人更有耐心。"对于我们的一切，他什么也没有漏掉，他在注意着我们。"格朗热有点愠怒地想着；不过，瓦兰的这种表情给午餐席上所造成的拘谨气氛并没有使他感到不快，因为有他在场，就像是神甫出席婚礼宴会一样，可以使那种胡闹的气氛不至于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们的谈话庸俗无聊，肆无忌惮。餐厅里那张专为旅行推销员们设立的客桌上，也在喋喋不休地闲聊着。要是有人敲打起盘碟，怪声怪气地合唱起来，瓦兰就会沉默不语，这种狂热的劲头片刻之后就会松懈下来。马涅尔上尉似乎在有意庇护那些预备役军人和年轻的士官生们，他装腔作势地对他们摆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他经常拍拍他们的肩膀，把烟斗塞到他们的嘴边，以表示他"对他们充满了信心"。

"在上校那儿吧？你可叫朱尔……贝西什么来着，好小子。"马涅尔会从某个角落里突然用那种带鼻音的像笛子般的声调，说出某人的身分之类的话，并且他说的是一种行话，让人听起来就像闻到了新鲜油漆味那般地不舒服。他们一个个都在狂饮滥喝着。心绪恶劣的格朗热心里想道：在坐的每一个人都比他表现得要好，但这些一家之主却都是一批糟糕透顶的家伙。从窗户上看出去，默兹河在悬崖阴影的笼罩下渐渐地失去了光泽，正在慢慢地变得阴沉晦暗，尽管是战争的年代，但外省星期天所呈现出的那种抑郁烦闷和空虚无聊的气氛，仍然从窗户外源源不断地渗进来。在餐厅里的空气中，弥漫着绿茴香酒的气味、凝滞不动的烟草味和浓重油腻的肉食味。显而易见，这些人是在这里滑稽地模仿着某种举止，但究竟在模仿什么呢？每当喧闹声静寂下来时，这些食客们就从窗户里眺

望着那些上教理课的孩子们正在广场上排队去参加晚祷的情景。

“公务事谈得够多的了！”当马涅尔上尉喝到略带醉意时，总是用他那带鼻音的娇声怪气的语调说，“我们来说点儿开心的事吧。”

有时午餐结束之后，格朗热会陪着他的一位伙伴，穿过工人们居住的节日期间睡意正浓的街道，一直走到从夏尔维尔来的那列火车的旁边，然后再来到那个负责办理一些琐碎事务的连队的办公室里。他在那里通常都会在一堆无用的旧文件后面，找到抽着烟的瓦兰上尉。瓦兰的面容肃穆凝重，看上去有点儿冷酷无情，剪的平顶头，头发像刷子似的硬挺挺的，而且非常的黑，鼻翼扁平，嗅觉灵敏，下巴颏宽大。乍一看起来，人们还会以为站在眼前的完全是一个颟顸笨拙的粗野的丘八，然而，他却是一个不喝酒、不开玩笑、不露笑容的丘八，自从这个师被派到山地防区驻守以来，他还从没有涉足过夏尔维尔城公爵广场上那个大鸟笼子似的场所，而其他的军官们在礼拜天都要轮流到那里去游逛一下。他统领自己的连队时，沉着冷静，不露声色，表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干，他对士卒和军官们都管得很严，在处理事务时，三言两语就能解决问题，他说话时都是命令式的语调，他听别人讲的多，但从不参与讨论。他天生就有一种“要么我命令，要么我沉默”的军人脾性。“他大概是搞错了时代，或者是进错了部队。”“这个上尉真令人不可思议。”格朗热一向对上尉的那间不加修饰的办公室感到很惊奇，里面呈现出某种极其刻板、毫不通融的严肃气氛，就像修道院里的门房一样，里面空无一物，见不到一张客人可坐的凳椅，甚至连一瓶普通的酒也没有。不过到了星期

天，他的情况可就不同了。当格朗热单独和瓦兰上尉在一起时，他有时会感到这位上尉还是比较平易近人的，而且可以说待人是坦诚的，不过这不是在他工作不紧张的时候，而是在他干了一整天之后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这也不是因为他此时变得更富有人情味，而是因为他所吐露的内心秘密是不带个人色彩的，以致又使人感到颇有点儿冷冰冰的味道。他内心里所追求的东西与那种能使人感到愉快的事儿则完全不相干。瓦兰上尉谈论的是战争。格朗热认为瓦兰上尉之所以能和他谈谈战争，那是因为他从没有请过假到夏尔维尔去游荡。到那里去逛逛对瓦兰上尉来说，也是很有刺激性的，也许这是因为他还年轻，但瓦兰上尉这种不愿将自己的心事泄露出来的怪脾气，却引起了别人的反感。

“您看一下这个，格朗热。第二处对我们很厚爱。”

这份文件上面贴着一张红纸条，上面写着“只对军官们传达”。这是一本图片相当丰富的照片簿，所拍下的内容全是齐根弗雷德战线上的各种类型的军事掩蔽所。如同法里兹地区一样，这些工事都设在森林里，因为从这里可以选取最好的观察角度，便于借用那种奇妙的折叠式炮架上的比较明亮一些的环状物，将炮管从射击孔里伸出去。所有这些照片都是一张张地夹在一页页上了光的纸上，上面加了一层护封，对每一张照片上的工事都写出了所测量出来的情况介绍，以及便于查找使用的编号，这一切都使人想起了某个裁缝精心向我们推出的各种式样的春装展览。

“这一张你中意吗？……或许那一张看起来更好些？”上尉有点儿装模作样：很明显，那种上了光的纸特别引起了他的反感。他心里想的却是：参谋部的那批轻浮的小伙子在故作自

我炫耀……“这照片漂亮吧，嗯？”

瓦兰眨了眨眼睛，用手指抚弄着那张有光泽的纸所放射出来的反光，上面的那张照片是作为典范而介绍的，工事上有三个射击孔，它设在一片松树林里，外观深藏不露，相当巧妙地与外界相隔绝。

“……不管它美不美，我建议您无论如何要看一下这张照片，准尉先生。”

“那是因为……要发起进攻吗？”

“因为您和我都永远不会跑到更近一些的地方去看看那些音乐盒子。您明白这话的含义吗？”

上尉好像被一个阴险的天神激怒了似的，他在屋子里不断地走来走去。

“这是一种众所周知的鬼把戏。统帅部给我们寄来的是他们的旅游纪念品，上面打上了当地的邮戳。这样一来，有些人就会像穷困的新郎新娘那样，为了去看看艺术品陈列馆，势必会想出旅游结婚的鬼主意，好在他们的亲朋好友面前炫耀一番。这大概是要让波兰人高兴高兴。”

“德国人也是呆在那里不会动的，”格朗热随口说了起来，“因为这种极其拙劣的鬼把戏总是令人开心的，它喜欢把人们推到他们所感兴趣的那一方面。”

上尉突然用阴沉的目光瞟了格朗热一下，他的鼻翼在翕动着。格朗热心想：这很奇怪，他并不盯着我看。他发了一通牢骚，他不是一个善于思索的人，但他是一个富有实际经验的人，他可能对某种观点持有恶感。

“您究竟在这里等待什么呢？漂亮的年轻人。等待明信片吗？”

"在这里?"

"在这里吧?……"上尉似乎有点儿不怀好意地挤出了一丝笑容,"在这里吧?在这里,怎么样?在这里和在别的地方都是一样。不管走到哪儿,都像是一种奇特的散步……但手里要拿着一根拐杖!"

上尉在屋子里又开始踱来踱去。

"……手里要拿着一根拐杖!"

上尉突然说出了这一番损人的粗鲁话之后,随即便非常冷淡地转身告辞,消失在那一大堆文件的后面。然而,在事情远未发生之前,就去评论它,那是毫无用处的。格朗热终于摆脱了这种半是令人愉快,半又使人惶惑不安的奇怪的密谈。"这就像是放了一次血一样,他会感到轻松一些的,"格朗热自言自语着。令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他所想象的情景还真的出现了,因为他以极其冷静的态度对战争的进程审视了一番之后,就明白了上尉的痛苦心情。当他重新回到大街时,他似乎感到天光已黯淡了一些,从悬崖上射下来一大片骤然变冷的月牙形的阴影,已经从默兹河的那边侵入到莫里亚梅城的左边。他发现,在这些一向是空寂无人、无所事事而又睡意很浓的街道上,此刻却在一家家小咖啡馆门前聚集了一些自行车,还有一些已经喝得醉醺醺的大兵从火车站那边蹒跚而来。他急着要赶回到他在林中的那个安身之所。上尉的那一番话败坏了他这一整天的兴致,这并不是因为他相信上尉的话,而是因为他们两人都在那种闭门不出的静寂的生活中倒下去了,而格朗热却把这种生活看成是潜伏在风光旖旎的池塘浮萍下的一块石头。但只要有人对这黑色的池水稍稍看一眼,就会闻到里面有一股令人头晕恶心的腐臭味,他会永远忘不了这种

使人难以忍受的臭味。这臭味是战争吗?格朗热在寻思着,他恼怒地耸了耸肩膀。然而,谁能知道这里会不会发生战争呢?如果发生战争,他们是会知道的。他情不自禁地觉得自己有点儿神经过敏。他想到他周围的这支部队,就像是躺在草地上的一个酣睡者,它在沉睡中还不断地辗转反侧,时而用手背驱赶着嗡嗡叫着的胡蜂。他一边沿着河岸走着,一边用已变得多疑的目光紧盯着那些小碉堡,每隔一段很远的距离,就有一些碉堡上的射击孔在监视着默兹河:他发现,这些小碉堡的基础部分是水泥浇铸的,而上面却又是用砖块砌成的,因而看起来鄙陋不堪,脆弱而不坚实,似乎人们在开始时是建造掩蔽所,而到最后它却变成了乡村大客车的候车站。格朗热暗自思忖着:当然,这里并不是马奇诺防线。他下意识地举目越过河流的上空,朝着筑在山崖极高处的荆棘丛中的鹰巢看了看——不过,总而言之,这种毫无气魄的防御工事并不是用于作战,而是用来安定人心的。显然,人们不会想到这里将发生什么重大的战事。而在那些森林的后面……可是,冬天接着来临了,再过几个星期就会下起大雪。到那时,那辆小卡车也许有些时日是来不了山里了。一想到这些,他兴奋得浑身发抖,他会像一个隐士那样幽居在法里兹,呆在高山牧场里火焰熊熊的炉子旁边,闭门不出,长期生活在那种像圣诞节的神话里所说的森林里。到了四月份,从苹果树花儿盛开的平原的上空望去,那白茫茫的阿登山区的边缘依然清晰可见……

"瓦兰感到恼火,因为人们像开玩笑似地把他安插在这样一条战线上。而所有的常备军队却在渴望向前挺进。"当那些深入林中的弯弯曲曲的小道开始显现出来时,格朗热就感到呼吸起来更加地舒畅。这时在山谷的每一个拐弯处,人们就可

以看到莫里亚梅城已在渐渐地缩小。格朗热冲破村中湿润而又寂静的气氛，往前走着，他每前进一步，那宁静的气氛旋即又在后面合拢起来；他感到轻松自如，又变得年轻了，因为他刚一进入他身旁的那片茫茫无边的森林时，心头就油然升起了一种能使他的肺部舒张开来的愉快感觉。空气里飘荡着像大雨过后的那种清新的气息；在夜幕降临之前，高原屋脊上下起了雨，而一到法里兹村庄时，仿佛又走到了景色迥然不同的另一片土地上。当他来到道路的拐弯处时，突然被什么虫子轻轻地蜇了一下，他感到刺痛，于是便皱了皱眉头。

“您在这里究竟等待什么呢？漂亮的年轻人？等明信片吗？”

有一天，他也是这样步行着走回要塞去——那是11月下旬的某个礼拜天，当格朗热刚一见到那几条弯弯曲曲的小道时，突然便下起了大雨，他到达这里时的情景就像往常一样，总是刚一登上高原，那倾盆大雨就会骤然而至。天色已经暗淡下来，乌云贴紧着高原的屋脊翻滚滑行，有时会缠绕在高原隆起的山脊上，山脊时隐时现，被卷入了缓缓飘荡的薄雾之中。这是要下大雨时的一种先兆，这种雨会下很长时间，在一连下了好几天之后，才能使高原屋脊上那些轻柔的水汽消失。当高原屋脊上的雨势正在酝酿形成的时候，格朗热就会感到精力充沛，心情愉快，他想赶回要塞的那股愿望就会更为强烈，以致激情满怀，周身热血沸腾。在他还没有回到屋子时，脑子里就已经浮现出他在火炉边的**那个世界**：在一间集体居住的大房间里，烟雾弥漫，其中夹杂着从军大衣上烤出来的水汽。他顶着暴风骤雨快步前进，只觉得有点儿累，落在他脊背上的雨点纷纷流淌着，使他有一种清凉之感，他用手将那湿透了的、

已开始与下巴颏贴在一起的军大衣的衣领牵了牵。他举目远眺林中的那些小径时，在二十步之外的地方全都被那棉絮般的云雾所掩盖；他向被大块的乌云笼罩的一处林中空地走去，他往前走着，那乌云就会紧随而来——他前方的那条独一无二的小径，在被树枝稍稍托起来的浓雾之中打开了一条光线较为明亮的缺口，在这种被大雾笼罩的森林里行走，格朗热慢慢地进入了他为之神往的梦幻般的山坡上，他在那里看到了他生命的形象：他所有的一切，都随身带着；在二十步之遥的世界里愈来愈阴暗，前方的景象都被遮掩起来了，只有一轮从内心升起的温暖的小光晕在他的周围旋转，它仿佛是在茫茫大地上空的极高处轻轻摇晃着的巢。在高原上，路面上的雨水不易沥干，路边低处的水洼已在上涨扩展，漫过道路，水面上泛起了无数的泡沫，大雨猛烈地下着，又在水面上增添了无数灰蒙蒙的大水泡。格朗热举目朝前看时，只见他前面不远的地方依然是朦朦胧胧地沉浸在雨幕之中，那里有一个黑影在水洼之间的碎石子上踉踉跄跄地走着。那个黑影是一位小姑娘，她的身子藏在一件很长的带风帽的斗篷里，脚上穿着一双长统胶鞋。她微微地弯着腰，好像在斗篷里面贴胸放着一只皮袋子，一看到她在水洼之间这样犹豫不决地走着，人们就会首先想到她是一位从学校往家走的小学生，但是格朗热知道，在这附近方圆不到八公里的范围之内，他并没有看到过房屋，他突然想到今天是礼拜天。于是，他便开始对那个小黑影进行更仔细的观察。在她走路的步态中，有某种东西使他感到很奇怪，此刻大雨下得很猛，密集的雨点响个不停，而她似乎对此毫不在乎，这势必会使人把这种举止看成是一个在乡村小学里念书的小顽童的行为。她有时双脚并拢跳过一处水洼，有时又停

在路边把一根树枝折断；她忽而半转过来，仿佛要从她的斗篷的风帽里瞅一眼后面的情况，似乎在估量着格朗热离她有多少距离；尔后，她抬起一只脚把一小块石子踢开，又重新赶路；她拔腿向前奔走了几步，踩得水洼里的水四处飞溅。尽管格朗热和她隔了一段距离，但他有一两次相信自己清清楚楚地听到她在轻轻地吹着口哨。这条小径渐渐地深进了林中最僻静的地段，瓢泼大雨在他们周围不停地下着，在这片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森林里，发出类似油炸食物时爆出的劈劈啪啪的响声。“这是一位雨姑娘，”格朗热心想，他那张藏在湿透了的衣领后面的脸露出了微笑。“一个小傻瓜——森林里的一个小妖婆。”尽管雨下得很猛，但他还是开始放慢了脚步，他不想很快赶上她，他生怕自己的脚步声会惊吓这个像林中的小动物似的优美迷人的怪物。待到他和她稍微接近一点时，他发现她并不完全是一个小姑娘，在她跑起来的时候，她的胯部几乎和一个成年女人没有什么两样，颈部的动作十分敏捷，流露出昂扬的青春活力，就像是一匹逃脱了的小马驹奔跑那样充满了勃勃生机。但是，她在奔跑的过程中不时地会出现某种异样的亲切温柔的姿态，像要突然开口说话似的，仿佛她的心里想起了她曾把脑袋搁在一个男人肩头上的情景。神经有点儿过敏的格朗热心想，她是否真的已经发现了他跟在她的后面走着。她有时侧身停在路边，尔后又愉快地笑着重新走起来，就像在一个明丽的清晨，她向一个落在后面的登山同伴说些什么似的。但几分钟之后，她便将那位同伴遗忘了，她像一个年轻的波希米亚女人，或像一个掏鸟窝的小姑娘那样，又欢蹦乱跳地走起来。不过，**在她玩得兴致正浓的时候**，您会觉得她却是非常地孤单，如同一个离开您去追逐一个小线团的小猫。他们两人就以

这样的方式行走了一个时候。虽然大雨落在路上发出哗哗的响声，但格朗热却感到沿途比较亮堂一些的缺口处，仿佛现出了间隙晴朗的景象：此时，他已完全成了一个在女人后面追赶的男人了，他周身热血沸腾，一股强烈的好奇心攫住了他。"一个小姑娘！"他怏怏不乐地自言自语着，但每当那个黑色的身影在路边停下来，用一只手将那件笨重的斗篷上的风帽朝他微微拉开的时候，他的心脏的跳动仍然会不由自主地加快起来。那个黑影突然在路中间站定，神情自若地在一处深及踝骨的水洼里，挥动着双腿，准是在用水洗她的长统胶鞋。当格朗热来到她的身旁时，他看到朝他启开的斗篷里面，有一双深蓝色的、既逼人而又柔和的眼睛，宛若正在融化的冰雪一样明艳夺人，从她的斗篷里他还看到了一束金黄色的柔发，浑如人们在马槽里所看到的那种淡黄色的草料。

"淋……淋湿了，你们的森林，哎哟！"一阵清脆悦耳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与此同时，那个穿斗篷的人像一条小狗似的无所顾忌地抖动了一下身子，把水溅到格朗热的身上。接着，她又突然抬起了下巴颏，神情优雅而又娇柔，把那张无遮盖的脸就像伸向某人的嘴巴似的伸到了雨中，她的双眸露出了笑意。

"我们一块儿回去，那就更好了。"她以一种无须和他商量的口吻说道。"这样一来，那就更加令人高兴了！"

她又开始笑起来，那笑声就像清凉的雨水一样令人感到舒服。格朗热现在已和她一道赶路，她在他的身旁快步走着。格朗热有时偷偷地看她一眼，从她的斗篷的帽檐下，他只能看到她的水珠淋淋的鼻子和嘴巴，因为她把那个执拗的小下巴颏伸在雨中。但是，他的心却在骚动起来，他感觉到他身边的

这个女人是一个年轻强健的女性，动作像小鹿一样轻捷灵活，周身飘荡出一种仿佛是淋湿了的羊毛散发出的很好闻的气息。她已开始以自己惯有的步伐来走路了，姿态优美，仿佛是靠在他的身上行走似的。有时她稍稍转动一下脑袋，这就使那件灰暗的斗篷的帽檐刹那间滑到那双如从云雾中露出的一角青天似的明澈的眼睛上。

他们两人的目光相遇时，彼此只是微微一笑，什么话也不说，那是一种双方都感到欣慰的纯正无邪的微笑。她把手插在斗篷的口袋里，这种做法很粗俗，就像农村的小姑娘冬季赶路时，生怕手指被冻伤而把手塞在衣袋里那样。“然而，她并不是一位乡下姑娘，”格朗热想到这里，心头猛然一动。“她不完全是一位小姑娘。她有多大岁数呢？她到哪儿去呢？”他和她靠在一起往前走路时，心里感到非常地愉快，以致他不敢去打听她的情况：他生怕会破坏这种令人心醉神迷的气氛。

“我在那儿的坡道上等您，可您走得不快！”她颇不高兴地摇了摇头，用一种戏弄人的眼神偷偷地望着他。她说话的声调中带有一种既调皮而又很老练的捉弄人的语气，一下子就戳穿了格朗热的鬼心思。接着，她又用这种声调说，许久以来她已对这类鬼把戏了解得一清二楚，从没有搞错过。她心里非常明白，她是讨人喜欢的。

“那是出于谨慎，”她很快地补充了一句。她的那种样子，就像是在复述一篇没有理解透彻的课文：“……星期天晚上，常常有一些大兵在路上走着。”“据说他们的行为不端，”她重又摇了摇那淋湿了的头，加上了一句。不过，格朗热觉得她并不很害怕。

“您不怕我吗？”

"我对您很了解!"

她在路上敏捷地跳跃了一下。在她那优美苗条的身体里,仿佛注满了生命的活力,她就像草原上的一头小鹿似的欢跳不已。

"……我从我的屋子里看过您。您每天都要到悬铃木咖啡馆来……这很阔气呵!"她继续说道,并以一种严肃的神情加重了这句话的语气,仿佛她是来管教他似的。但她重又抬起了下巴颏,把嘴巴向他伸出去,双眸绽露出笑意,她那粗壮的脖子撩拨得格朗热心慌意乱。她每一次回话的姿态,她的肩膀和脑袋所发出的每一个动作,都使格朗热想到,她总是令人难以置信地跳跃着。

他俩重又默默无言地走了一会儿。此刻,暴风雨的猛烈的劲头已减弱了一些,但那密集的雨点儿仍然是垂直地落在路上,这种雨会持续得很久,会一连几个小时地下着。大风已减弱下去了,天色变得稍许阴暗了一些,他们周围浸满了雨水的林木在滴着水,发出沉闷的响声。

"看来,您是到这里来度暑假的了?"极有心机的格朗热突然问道。说到底,在他看来,她肯定是个中学生。他想起了她刚才曾说过"你们的森林"这句话。

"啊!不……我是一个寡妇!"过了片刻之后,她回答说。她说话的声音很小,语气已经过斟酌,从中流露出她对他是颇有好感的。"我有一本户口簿,"她继续说着,像孩子似的显得非常地激动,在斗篷里面的口袋里搜寻着,犹如从圣诞节时的壁炉里那样,从中掏出了一本页头印上了名称、几页有折角的小册子。格朗热非常地吃惊,一时间双目眨个不停:他感到每隔一分钟就有一股强劲的风向他迎面袭来。

“这是很惨的！”她摇了摇头，终于严肃而又令人发笑地说道，那神情就像小姑娘们在玩去探望病人的游戏那样。尔后，他们就站在路的中间，顶着大雨一动也不动，随即双双发出了一阵狂笑。

听了她这一番突然吐露出来的毫无顾忌的话，格朗热脑子里的种种疑问已稍稍打消了一些。她在年初嫁给了一位年轻的医生，那位可能是被她的美貌所倾倒的医生，急不可耐地就从她读书的中学里拐走了她，而两个月之后，她就成了一个寡妇。从这些难以对证的话来看，或许至少对她所说的这一点应该是明白的，因为从她的这些话中可以看出，那个医生只不过是一个十足的“愚蠢而又饶舌的人”，但在她看来，这个医生的举止言行完全具有一个非常自负的人物的特征。后来，她的父亲——从她的话中可听出，他是一个很不尽心的有点儿冷漠的保护人——就在法里兹给她买了一座房子。那个“愚蠢而又饶舌的人”在突然离开她之前，一直为她肺部的一个阴影感到很不安；他去世之后，她住到了这里，看来与其说是为了治病，倒不如说她纯粹是在诗情的驱动下，把实现她亡夫的最后意愿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于是她就来这里治病了，或者更加确切地说，她是来森林里实现他的心愿的；然而她在这里却遇上了战争，她现在好似一只栖息在树枝上的孤鸟，她就是这样在森林里呆下来的。

“现在身体好了！”她一边说着，一边用力地摇了摇她藏在斗篷里的那个小脑袋。

格朗热听着，但是她所讲的那些细节，依然使他感到很值得怀疑。“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之类的话，与她并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在她身边呆的时间很短，就像衣服一样，穿上之后

很快就被脱掉了。她给人的印象是，她总是独自一人呆在某个地方。格朗热心想，目前笼罩在她心头的阴影是非常浓厚的。她需要何等的信心、何等的毅力，才能在这里生存下来呵！她抓住他的胳膊穿过了一处水洼，尔后她就没有松开那只胳膊；他从军大衣的里面感觉到了她紧紧抓住他胳膊的纤纤手指；她的肌肤光润柔滑，被雨水一淋，恍若上了一层釉似的，她的步履坚定，身子已不像烟雾那样轻飘飘的了：她那丰满健壮的身子犹如一颗小石子似的突然重重地靠到了他的身上。

“您得送送我，”他们来到路上时，她说道……她显然是在**调情**，“朱利娅会给我们沏茶的。”格朗热心想：这又是一个谜，出现这种新奇的戏剧性场景真令人担忧。“我在橡树种植园里走路总是感到很害怕！”她继续说道。

当他们走到法里兹那条很窄的路上时，夜幕突然降临，树林里顿时漆黑一片。雨已停了一会儿，当他们转过身时，就看到在路的前方那片林中空地延伸到的默兹河边，有一条狭窄的暗红色的光带正在天际消失下去，那情景就像是在雪夜里所见到的一样。这条道路在这儿从一片大树林里穿过，暗夜的寒气沉降在树枝形成的穹隆似的厚重潮湿的树冠上。格朗热发觉她的身子在抖索着，她一言不发地紧紧地靠着他的胳膊。他的愉快的心情突然消失了，心头升起了一股怜悯和柔情：现在正处在黑夜之中，紧挨着他的只有这位没有任何保护的、失落在战时森林里的小姑娘，他想叫她的名字。

“我叫莫娜，”她用一种有点儿异样的声音说道。他看到她歪着脑袋，于是便蓦地感到了她正在吻着他的手背……“我很喜欢您，”她接下去突然说出了这一句，那神情显得非常地亲切，但又有点儿模棱两可。格朗热又一次感到他很难把握住自

己，他的心神摇荡不定。她的言行完全是出于本能，但她的心却不是清澈见底，她如同春天里的河水，里面夹杂着无数的泥土和树叶。她说的这种话就像是从孩子的口里说出来的，但却显得大胆而放肆，而不是那般的天真无邪。他的手上突然感受到了一张已经懂得寻找快乐的、而又富有肉感的嘴。

当他们走出那片大树林时，坐落在林中空地上的那个小村庄已被潜伏着危险的黑夜所笼罩；只有从悬铃木咖啡馆一道敞开的门射出来的那块方形的灯光，落在那片小小的台地上，使那棵栗树树冠下端的树枝显现出来，在四周朦胧的微光中，隐隐约约可见到一些宛如牛羊群似的低矮的小屋子躺在草地上，这些房子的屋顶几乎超不出花果园的那些荆棘篱笆的高度。格朗热从没有在夜间来过法里兹，他顿时感到恍若来到了一个十分遥远的地方。它卧伏在林中的空地里，整个身子都蜷缩在地面上，过着一种幽静而又令人心醉神迷的生活，平静地呼吸着夜间的空气，沉浸在各种植物和潮湿的土地所散发出的芳香之中。莫娜松开了格朗热的手臂，放开脚步朝前奔去，随即用双手放在嘴边做成喇叭筒状，向其中的一所黑魆魆的屋子大声呼唤着：

“朱利娅，泡茶！我的黑丫头！小淘气！有人来了……一个军人。一个漂亮的军人！……”停了片刻，一只小铃铛从篱笆和栅栏后面疯狂般地响了起来，接着，那门使劲发出的砰砰的响声，像公共马车的轰隆隆的撞击声似的，在林中的空地上回响着。

格朗热进入的那个房间，给人一种温暖、舒适、几近于豪华的感觉，而且处在这到处是一片泥泞的默兹河畔营地的后边，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这一点真令人感到惊讶。屋子的托

梁很粗，壁炉不用侧柱，而是用砌炉子的石板支撑着，农家样式的双扉门上重迭地装上了铁插栓和门闩，从这些特征来看，这是一座年代久远的农场里的屋子，大概先前曾用来给那些来森林里避暑的人或来打野猪的猎人住的。地板上重新铺上了机织的割绒地毯，从酒椰叶纤维灯罩里放射出的落地台灯的光芒，以及壁炉里熊熊燃起的一束荆棘的火焰，使那些上了蜡的农家式样的粗笨家具从黑暗里显露了出来。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张沙发床，还有一个摆满了书的书架；房间的中央，摆了一张摩洛哥式样的低矮的桌子，桌子宽大，上面镶着一层压出了花纹的铜皮。这个房间给人的感觉是，当初对它进行重新布置时，那种占主导地位的审美情趣看来是严守古风的，甚至是崇尚朴实无华的。不过，房间里的那种布置，却给人一种沉闷之感，粗笨的家具上出现了一种像儿童游戏室里那种乱七八糟而又很吸引人的景象。几张唱片装在皱皱巴巴的套子里，一些书籍横七竖八地躺在地毯上，玻璃球在扶手椅子的底下滚动着，墙上别了一些优美的明信片、演员的照片和剪报。在窗户的长插销和大衣橱的锁之间拉着一根绷得紧紧的绳子，上面凉着的几件小小的女佣内衣在滴着水。床的上方，一个用细绳和晒衣夹子做成的复杂的装置，托起了一盏像马棚里用的大灯笼。在床对面的那个角落里，有一张吊床悬挂在两只砌在墙壁里的大铁钩子上，上面零乱地放着一堆流行杂志、一只口琴、一双女式红皮高跟拖鞋、一把剪指甲刀、一把扇子，以及一把形如眼镜框架似的西班牙式的巨大骨梳子。在这片像土著人居住的杂乱无章的景色上面，却轻轻飘荡着一股具有刺激性的、充满着晨光初现时的那种清新的幽香，格朗热感到他周围的情景比林中的道路上要强多了。当他俩一走

进屋子里时，莫娜的肩膀巧妙地一扭就脱下了斗篷，那斗篷旋即飞到了凉衣服的绳子上，她那一头浓密的色如裸麦似的长发便迅捷地飘垂到腰间。脱去了斗篷之后，她身上露出的便是一件印有黑色花点的绿色短袖衬衫和一条裙子。现在，她那松开的头发在飘垂着，脑袋沉甸甸的，下面的脖子更显得萎靡不振的样子，当她微微晃动着肩膀，抚弄着她那瀑布状的浓密的长发时，她又是一个活脱脱的成年女人的形象，温情脉脉，宛如刚刚睡过的床铺似的给人以温暖之感。

“你过来烤烤火吧，”她对格朗热说着，随即又像男孩子似的一把抓住他的胳膊，猛烈地把他拉到荆棘燃烧着的火焰前面。不过，她此时用“你”来称呼他，他已不会感到意外了：在她所使用的语言里，用“您”来称呼一个人，显然是比用“陛下”的复数来称呼一个国王，更显得不同寻常，但也更令人讨厌……“你向朱利娅问个好吧，她是我的佣人……”格朗热转过身来，看到一双好奇而又审慎的眼睛在盯着他瞧；紧接着，他看清楚了茶盘子后面的那个女仆，她和莫娜差不多，外表像一个孩子，而且一眼便可看出，她的穿著打扮是在模仿莫娜，所不同的是，她的头发短而鬈曲，脸上搽了胭脂。她在连衣裙上面系上了一条非常小的白色围裙，看上去纯粹是一种仆人的象征性标志，但是朱利娅的身上焕发出一种异常迷人的青春美，她来到莫娜身旁，悄悄地向莫娜说出某种含义不明的建议。尽管她的双眸纯洁无邪，眼睫毛上涂着眼膏，脸上搽了胭脂，乳房尚未突起，但她却很大胆，身上又系了一条小小的做做样子的围裙，因此，她的形象看起来就像是在画报上见到的一位殷勤的侍女。

“过来，我给你梳梳头，我的黑丫头！”莫娜说完之后，就把

她的一杯茶往格朗热手中一丢，伸出一只胳膊搂住了朱利娅的脖子，把她拉向镜子那边。莫娜用嘴咬住发夹，用手指在朱利娅的头发里舞来动去，搔得她的头皮发痒，忍不住发出了笑声。她稍稍弯下一些腰，从莫娜的肩膀上方看了看格朗热。这种笑声异常地尖厉，壁炉里红红的火苗蹿得很高，这两个被发放到这间被弄得混乱不堪的房间里来的女魔头，令人不安地大声地笑着的姿态，在火光中映现得十分清晰。

朱利娅端起茶盘离开之后，房间里安静了一会儿。窗户微微开着，从中间凿有洞孔的护窗板的后面，传来了树木上的滴水声，有时可听到邻近的树枝在暴风雨过后四处伸展时的刷刷声。莫娜坐在沙发的边缘上，脸上露出了微笑，看起来倦容满面。尔后，她又以惯有的方式晃动了一下下巴颏，将长发甩到背后，高高地向格朗热抬起了眼睛和嘴巴，仿佛是一株花草探着头晒太阳似的。

“你替我把靴子脱下吧，”她轻轻地说着，那声音宛如濛濛细雨。“我的脚很冷，全湿透了。”她的每一只胶鞋里所汪起的一层浅浅的水发出汩汩的响声，她是先穿上一双男人的粗厚的羊毛袜子，然后再套上了胶鞋，那双袜子已被浸得水淋淋的。格朗热给她轻轻地脱下了胶鞋。她两眼紧紧地盯着他，这种温情而焦急的眼神搅得格朗热连气也喘不过来；他意识到自己是在竭力咬紧嘴巴，不让上下牙相碰，以免发出咯咯的响声。他用手指头摸了摸她那些淋湿了的冻得蜷缩着的小脚趾头，接着又摸了摸她那柔软的脚底，在她那些略呈青蓝色的趾甲尖上还钩着几丝粗粗的羊毛。格朗热的心头突然又涌起了一阵无以名状的温柔、怜悯之情，他感到自己已融化在这股柔情之中，于是，他用嘴吻着她的脚趾，他感觉到她的冰冷的脚

趾在抖颤着，趾甲上的一根根羊毛擦着他的牙齿发出吱吱的响声。蓦地，莫娜像一头跌入陷阱里的野兽一样，身体疯狂般地抖动了一下，腰部猛然一挺，仰面躺倒在沙发上，双手把格朗热拉到了身边。格朗热感到了她的嘴贴在他的嘴上，一个丰满沉重的女人的身子紧紧地靠着他，这身子犹如冰雪融化后的土地那样，全部暴露出来。顷刻之间，她已脱得一丝不挂。她的衣服脱得飞快，犹如被一阵狂风扯下来似的，一件件地被乱抛到家具上，仿佛是刚刚洗好凉晒在浓密的荆棘丛上面的衣服被一阵狂风吹走了似的。但是，在这阵脱衣解带的狂暴的旋风之中，她的嘴却始终傻里傻气地贪婪地吊在他的嘴上；他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他会在她的身上找到自我。"你真是一个尤物！"他惊奇而又平静地说道，随即，他又为自己说出这样的话而感到吃惊。房间里一片漆黑，犹如沉浸在水面平静的池塘之中，她伸长胳膊用手指去摸灯。此时，只有门上的气窗和护窗板上那个心形的孔上，现出了两个较为亮一些的光点，树木上的滴水声静寂下来了，一轮明月高悬在森林的上空。格朗热重又轻轻地搂住了莫娜。莫娜从脚底到头顶都在战栗着，但动作已不是那般疯狂了，看起来差不多是庄重的，宛若一株小树在风中簌簌地抖动着叶子那样。格朗热感到自己已不那么亢奋和急不可耐了，他此刻倒更像一条晌午时分掩映在树荫下的溪流。"像鱼儿在水中游着似的，"格朗热心想，"我已找到了自己的幸福，要是永远这样，那就太好了。"莫娜的两个乳头由胸部的两侧稍稍向外滑出了一点，他不时地用嘴一会儿吮吮这个乳头，一会儿又吮一吮那个乳头。他感到在这黑暗之中，有一种经久不息的、非常充沛的推力，把这对乳头逼向他的嘴边；这股推力仿佛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方。"你太棒了！"她有

时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他把她说的这句话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慢慢地重复了一遍，她所说的“太棒了”这个词语除了使人想起“干这种事很在行”之外，不会有什么别的含义。“我引诱了你！……”她继续说着，露出了亲昵而又满足的神情。接着，她用手抱住了他的头，将身子稍稍离开他一些，两眼细细地端详着他，随后又把她那张不安分的嘴贴到了他的嘴上吻了吻。之后，莫娜便起身走到了草地上。当天空中涌现出大块乌云的时候，格朗热回到了要塞。他清晨醒来时，他的卧室里已闪烁着灼热的阳光。不过，他的睡意还没有消失，但他却听到了一个轻微而又清晰的已是很熟悉的声音，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是清晨在花园里浇水的喷水声，又似乎有人在下面隔着窗户同奥里丰交谈着。他立即跳下了床，奔到窗边，他从上面看到了玻璃窗下面有一件蓝色的带风帽的斗篷，伫立在曙光之中，一动也不动，比一只小蘑菇还要安静。“真是不可思议！”他暗自高兴地说，他的眼睛在强烈的阳光下眨了眨。“我们又要开始了！”片刻之后，莫娜就走进了他的房间，她向他抬起了下巴颏，她的鼻子湿漉漉的。这简直很难令他相信，他愣愣地望着她，仿佛她是从烟囱里掉下来的。

沿途有一些装甲车和摩托兵正在进行军事演习。这是一些人数很少的小股部队，因为夹在默兹河与国境线之间的那块地盘不大，人多了的话，在这里活动起来就会施展不开；大批的装甲部队——从这种部队的装备情况来看，操练起来声音会传得很远——最好到大后方的香槟省的营地里去进行演习。但是不管怎么样，驻扎在默兹河畔的装甲兵是准备派往阿登地区去作战的，是要开进那些与林中的大路相接、伸向远方

的狭长的岔路上去，而那些不显眼的小径反而与林中的大路若即若离。人们可以作这样的推测：军事演习如同挥动一把梳子，它的齿在同一条线上往前推进的时候，便是军事操练最令人心惊胆战的精彩场面，因为它有时会使法里兹人在隆隆的马达声中突然惊醒。在这些日子里，奥里丰每天一大早就来敲格朗热的门；他总是来提醒他说："中尉，有绕法国一圈的自行车比赛。"天气晴朗的时候，那些森林看守人便走出他们的僻静的住所，有时会一连几个小时呆在路边观望，就像昔日住在王子们的大树林里的乡民们到路边来观看盛大的围猎队伍那样。再说，那些装甲兵在他们休息的时候，还会走上前来和他们交谈几句，他们会随着车辆一道前进，跑得很快，很远；对这些装甲兵来说，他们从某个停下来休息的小股队伍那里也可获得一些意外的收获：他们可以获得一些隐蔽在默兹河那边大兵团后面的那些驻军的情况、别的地方所风传的流言，以及更为遥远的那个广阔世界里的反响。格朗热很喜欢这些装甲兵，在他看来，这些装甲兵，不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比他们在莫里亚梅城里迎面碰到的那些衰弱不堪的预备役军人更加年轻。他和他们站在一起时，顿时就会情绪激动，呼吸急促，仿佛在体育场上喘着粗气一样，这种犹如骏马用前蹄踢蹬着的跃跃欲试的劲头，倒是令人感到很痛快，因为这其中也有鼓舞人心的因素，他并不力求把这一点搞得很清楚，也不想看到在德国人某一天发动进攻时，那些被派往前方的部队和装甲车以这种动人的场面，从他们面前一一经过。配备机枪的装甲车、运输履带装甲车和摩托兵的车辆，络绎不绝地在朝着比利时境内缓缓上升的那条长长的山坡上鱼贯而行，像巨兽一般奔跑跃动，上下起伏，装甲车的履带在新铺设的碎石路面上滚动

所发出的巨大的嘎嘎声，几乎淹没了马达高速运转的隆隆声。格朗热时而喜欢闭上一会儿眼睛，细细地体味一下就在他生命的最慵懒的时刻，战争的警报究竟对他心灵的震撼会有多大，这种声音听在耳朵里，始终比他看到那些军车像巨大的耙土机那样，从这片新翻的土地上晃动着前进时的情景更亲切。在这支粗鲁、傲慢、喧闹不堪的队伍看来，这座森林里似乎险象重重，危机四伏，这一点也使格朗热感到很惊讶。狭长的林中小径遥远的前方空空洞洞，大树林里的树枝纠结成的拱形树荫在林中形成了一个个的洞孔，有时候，这些拱形的树荫会扩展到几公里以远的地方，与那种神秘莫测的一线天光相接，这种天生的自然环境并不是为樵夫和烧炭人的庸俗而平凡的生活提供方便的，在这道帷幕还没有拉开之前，他们一直要在这里默默无闻地生活下去。这座森林在呼吸着，它显得更加辽阔，更加生机勃勃，到处戒备森严，就连在它的最深处，在那些被突然搅动、显示出不知是属于何种历史时代的种种诡秘气氛的地方(也许是大规模野蛮的狩猎和外族大肆入侵的时代)，也都露出了那种密切注视着的神情。它仿佛是墨洛温王朝时期一座古老的野猪窠，里面的野猪还在空气中嗅着某种重新散发出来的早已被遗忘了的香味。

格朗热和奥里丰缩在路边的后面，坐在空汽油桶上，望着一辆辆装甲车从他们面前驶过。他们对这种场面并没有很浓的兴趣，因为这种场面并不新鲜，但他们也不会感到厌倦。他们就像人们在夏日的夜晚所看到的那些看门人那样，在车辆行驶的路边的人行道旁，跨坐在一张低矮的椅子上。他们也以自己的方式来避开那间缺少新鲜空气的卧室，这些部队在向远处快速行军的时候，从遥远的地方刮来的微风就会吹拂到

路上。格朗热对这些坦克感到很好奇，他心里琢磨着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未知的力量，把这些笨重的机械推到那些骚动不安的人们的跟前。有一天，他的一位同伴曾和他谈过坦克上那种奇异的安全装置，只要在坦克开动起来发出轰隆隆的巨响时，用头盔上的环形软垫顶住那块钢板就没事了，他这样一说，格朗热顿时就觉得这实在令人不可思议。坐在被征调来的车辆里的军官们，不断地越过行驶在大路两边人行道上的队伍，一眼望不到首尾的装甲车队被一层浓重的灰暗色的烟尘所笼罩，不断地向前滑行着，装甲车上齿轮的转动发出嘎嘎的响声。那灰暗色的烟尘在林中的小径上飘荡着，装甲车那厚厚的履带上就粘附着一层如同我们在去石灰窑的路上所见到的那种灰褐色的尘土，滚滚向前的履带不断地将那些纤细的小树枝抛撒出去。眼前的一切都在这条道路上向前滚滚流动着，宛如一条水位暴涨、极其污秽、甚为幽暗的河流，河道被堵塞，漩涡上下翻腾，被裹挟的石子相互撞击，在水中打转的树枝拍来打去。然而，部队在行军时所出现的这种景象，可以说也是很自然的：人们感到，在这种景象中打仗，就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无拘无束，只有一点儿疲惫之感，这些挤在一起的房客会不断地看到他们的行李箱纷纷到来。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奥里丰一言不发地看着这些喧闹不堪的行军队伍，已有好长时间了，现在他终于开口说话了，“装甲兵这样做并不好。履带不宜在这条道路上滚动。”

“这绝不可能将路压坏。”

“哦！不是指这个，准尉。”奥里丰又摇了摇头，“我说的是履带。履带会磨损……”

格朗热疑惑不解地看着他。奥里丰经常弄得他无言以对。

他想：很明显，人们对战争的一切动向都是非常留神的。他们甚至对军事力量的调遣安排也非常关心。

“你去给咱俩弄点喝的吧，”格朗热说道。他明白，奥里丰很想说点什么。这一天，也是他心里想着战争的日子之一，正如他所说的，装甲兵部队从这里经过的情景，使他脑子里所思考的战略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他把碉堡的钥匙递给了奥里丰。在这个小堡垒里，那条以备撤退之用而现在却被当作地窖使用的地下小坑道里的阴凉处，他存放了几瓶酒。他俩一旦端起酒杯，每一部说话的机器都会吞云吐雾，都会开足马力，鼓唇饶舌，高谈阔论起来，不时地还会说着一些粗俗的笑话。当奥里丰时时用手高高地举起酒瓶向装甲车队敬礼时，装甲兵们的叫喊声就会随之而增高，犹如基涅尔[①] 掀起帘幕时所出现的情景。

格朗热半真半假地喃喃自语着：他们并不感到口渴。于是，他俩又向这些战争的偶像举杯敬礼。

“正是这种场面把他们搞得昏头昏脑，准尉！”奥里丰神色黯然地又摇了摇头……“这种部队里的人，唯一在行的就是喝酒。”

“在某些日子里……”奥里丰耸了耸肩膀，“……他们的生活是不安定的，这一点我不想说。有时候他们会想到……”他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拿起酒瓶在小石子上面摇了摇。

“……这些装甲兵神气十足，趾高气扬。他们扬言，一旦发生意外的情况，他们就能飞快地开到列日。他们只需四个小时

① 基涅尔：法国十八世纪木偶剧中一个深受观众喜爱的人物，他性格诙谐，说话粗俗，善于嘲弄权贵。

就能到达那里。”

“这完全有可能，”格朗热说。

格朗热总喜欢扫别人的兴，不愿意人们去多管闲事，但他首先是不让自己去胡思乱想。他不愿听到战争的消息，他对那些硬塞给他看的有关战争或许有一天会打起来的种种零零星星的材料，很是反感，他一见到这些东西，身上的汗毛便本能地一根根竖起来，仿佛迎面有根威胁他的十分锋利的钉子扎过来似的，身上的皮肤即刻绷紧收缩起来。人们在这些人为造成的虚张声势的战争地带，倒是可以居住的，甚至住在这里还觉得非常的惬意；不过，人们住在这里却似乎觉得空气中的含氧量减少了，光线也仿佛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为暗淡了一些：在这个世界里，不可能会听到什么好消息，人们生活在这里面，缩成一团，四周阴险莫测的情景时刻都在发生变化，心头总是提心吊胆，生怕会随时发生什么意外的事，只有到了黄昏时分，心里才会感到轻松一些。这个世界患了一些不痛不痒的病，但令人恼火的是，这些病正在不断地恶化，而对这样一些病症又都**难以作出明确的诊断**。

“法里兹地区有几家农场，前天村长到各家各户转了一下。他建议村民们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农场里去。”奥里丰重新开口说道。他总是避免盯着格朗热看，而是把目光注视着路面。车轮源源不断地在这条道路上疯狂地滚动着，把那些新铺设的石子辗压得愈来愈碎。

“可并没有发出撤退的命令，”格朗热说。

“没有？……”奥里丰在认真地思考着格朗热刚才所提供的这一信息，不过，他对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完全相信……“但不管怎么样，昨天倒是有一些大人物来过莫里亚梅的。艾尔维

埃在工地上已知道了这件事。”

“一些大人物?”格朗热问道。

“是的,一些大人物,一些将军,”奥里丰回答说,他显出了萎靡不振、兴趣不浓的样子。“他们是来视察的,甚至还到了边境线上。他们是从布泰地堡那儿经过的。”

格朗热一向对这种反应异常灵敏的情报网感到很惊奇,它像**阿拉伯人的电报机**那样,通过无数的渠道,把消息传播到部队里去,它像那些置身于土著人群中的孤单的殖民地移民那样,小心翼翼地越过各级军官,直接向外面发布消息。

“这样也好,我们不必去接待他们。”格朗热说。

“那当然!”奥里丰说,这次他倒是转过身来朝格朗热微微一笑,他那副板着的面孔也随之舒展了一下。“然而,不管怎么说,”他的神色又变得阴暗起来,“这是一件坏事,一个星期以来,他们把那些重型武器都调到默兹河的那一边去了。这很可能就在这个礼拜会……”

“会怎么样?”格朗热问道。

“啊!喏,准尉……”奥里丰说着,很不自然地转过头去,这一次他有点儿生气了,“……有重大的行动,就是这么回事。”

“这事儿虽然还说不出个名堂,但它已来到了我们这里,”格朗热心里琢磨着。一个小小的夹子似的东西突然窜进了他的脖子和衬衣之间。他这人对事物的看法一旦形成,那就很难更改了,就连某种合情合理的观点也不可能动摇它,但是别人对某种事物的预感往他脑子里灌时,他却几乎无法招架。瓦兰的那种做法只不过使他感到有些怏怏不乐,而现在别人的这种预感却以更加巧妙的方式刺激着他的神经,使他感到惶恐不安,就像在暴风雨袭来的前夕,牲畜们闻到了大气中雷电的

气息，吓得惊慌失措，而且这种恐惧还在互相感染着。

“德国人不是疯子，”格朗热耸耸肩膀说道。“眼下已是十一月份！一旦下起雪来，这里的道路全都……”

格朗热用他的手杖的一端，信心很不足地在马棚的垫草里翻找着枯叶，这些枯叶原是被风刮来贴紧在路边的。那些已经干枯的、灰褐色的树叶，每当车子经过时总要在车辆所掀起的气流中飞旋一阵子。那条林中小径此时两边的树枝已是光秃秃的，从小径的两边看去，那些射进树叶稀疏的森林里的浅蓝色的天光，已处处隐约可见。在极远处一片起伏不平的矮树丛的上方，有一条细长、曲折如蛇的尘柱正在从树枝的上面徐徐向空中升起：装甲兵部队在韦希森林里的那条路上，也在进行军事演习。战争还不会很快就打起来，但是从一些小小的摩擦来看，它已如同这个灰蒙蒙的季节一样，正令人难以察觉地慢慢降临到大地上。在他俩沉默不语的当儿，耳边响起的仅只是从河谷那边传来的马达的轰鸣声，和在远处雾气腾腾的默兹河上空缓缓摆动的航校飞机的隆隆声。天气晴朗，但气候已经转冷。这些马达的轰鸣声和飞机的隆隆声传得很远很远。

“德国人是很狡猾的，准尉。”奥里丰神情忧郁而固执地摇了摇头，他那种样子就像是对自己所知道的东西理解得十分透彻似的。“……他们诡计多端！”

他俩把瓶子里的酒喝光之后，也就找不到什么话可说的了。现在路上的装甲车已愈来愈稀少，冬日黄昏之际令人抑郁烦闷的寂寞气氛重又降临到森林的上空。在他们起身正往碉堡走的时候，他们听到身后有一辆车子的发动机发出了劈劈啪啪的响声，发动机猛烈地连连跳动着，但它的引擎却点不着火。那是一辆作侦察用的坦克车，它停在路边，车身庞大，几乎

与他俩差不多高，夜色已下降到坦克的灰色的炮身下面。车长和驾驶员从里面走了出来，在发动机上乱拨弄了一会儿之后，又测了测油箱里的油，然后就朝站在树荫下看着他俩的格朗热走去。

“我们的汽油已用完，车子开不动了，”那个少尉说道。“这里有没有电话，可以让我们去打一下吗？恐怕这时不会再有人来了。”他说完之后皱起了眉头，接着便转过身来望着那空寂寥廓的前方。

电话现在还没有安装到法里兹。格朗热赶忙派刚刚回来的古尔居夫骑自行车到莫里亚梅去，可是排除故障的车子在两个小时之内是来不了的，于是，他就邀请这些处于困境中的全体坦克兵到碉堡里去，并叫人再拿一瓶酒出来。这支装甲兵部队经历了三十年的变化，才换上了新貌，它的创始人正在重新恢复一切已被人遗忘的军衔制。眼下的这几个装甲兵，头上罩着赛跑运动员式的头盔，眼睛上戴着一副大眼镜，衣裤相连的军服上油迹斑斑，不管怎么样，他们的这种威风凛凛的气派却使格朗热肃然起敬。在这些英雄时代里的装甲兵面前，在这些从雷鸣般轰响着的坦克车里下来走到陋屋里歇歇脚的装甲兵面前，格朗热委实感到自己是一个土头土脑的乡下佬。

“你们的这个小平房像个贝壳，”在他们登上那张小梯子时，少尉一边说着，一边舌头打着转儿，发出嗒嗒的响声。“你们在这里面干什么呢？采蘑菇吗？”

这些装甲兵在这个房间里先是举目四顾，接着又从被树枝遮掩的窗口向外看了看，一个个都现出了些许愕然的神色。

格朗热对这座碉堡的情况作了说明。这座要塞本不是什么秘密，已是尽人皆知，但是那支疲倦不堪、很想睡觉的部队

却对它不感兴趣，这样一来，反而对它稍稍起了点保护作用。他心里明白，默兹河那一边没有一个人或几乎没有人会听他说这番话。他说完之后，房间里顿时寂静了下来。

“这地方妙极了，”少尉不无冷淡地说。显然，他心里是想说点什么。但他走到窗边时，却又改变了话题，转到了打猎的事上去，谈起了他那个小分队里有一个人上个星期去装车的时候，在乌希森林里用手枪打死了一只野猪。

“但愿不会有更大的野兽要你们去打，”格朗热彬彬有礼地说。

接着，他们彼此又说了一些极为常见的事，把一瓶酒喝得一干二净。格朗热此刻感到很不自在，因为那个少尉一直站在那里，游移的目光注视着窗户：他就像一个探望病号的人那样走进了病房，使那个病人骤然感到十分可恼，因为病人很想到室外去呼吸点新鲜空气。

“您要是能让我看看您的碉堡就好了！”少尉突然说出了这句话，那声调就像是一个人希望和某人单独谈一会似的。

那张小梯子的踏板又潮又滑。随着夜幕的降临，天空中下起了毛毛细雨。这座碉堡在几只手电筒亮光的照耀下，比白天看起来更令人感到不舒服，像从洞穴里渗出的水似的，在闪闪发光的宽大石板砌成的墙壁上流淌着，在黑暗中移动脚步时，到处可踩到蜗牛的壳，这些蜗牛是乘着夜间的湿气，从林下的灌木丛中爬出来，再从碉堡的射击孔里爬进来的。从林中升腾起一股粘糊糊的沉闷而呛人的气味，就像从被封闭的地下室里和蘑菇房里散发出来的那股霉味。

“这碉堡破败得不可思议！……”少尉说，随即扮出了一个怪相。他在这凝滞不动的清凉的夜气中已冻得浑身哆嗦，于

是便用鼻子吸了吸碉堡里那温暖潮湿的空气。他用手摸了摸那根细长的炮管，又把炮门上面的护套掀起来看了看……“这倒很像一个家庭里的小地窖，你不觉得很像吗？请您原谅，我不该开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玩笑。”他有点儿不太自然地微笑着。

“大家已经习惯了，”格朗热耸了耸肩膀，木然地说道。他感到他开头时的那种浓烈的兴致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对自己邀请这些装甲兵到碉堡里来感到后悔莫及……“当油烧热的时候，在你们的坦克里那就……”

“当然，当然，那要如何去看这个问题了，”少尉语气温和地打断了格朗热的话。接着，他用一种诡秘莫测的目光从射击孔里看了一眼。他的鼻翼和上唇不停地微微地抖动着，宛若兔子似的，满脸露出了鄙夷的讥讽神情。他这种像动物那样不断地用鼻子嗅的举动，使格朗热感到很恼火，因为他如同在浓密的森林地区追踪某一可疑的行迹，捕捉某种比气味还要更无形体的东西。少尉时而以一种很得意的眼神从侧面对格朗热瞟上一眼，但此时此景他的这种眼神却使人看起来似乎有点儿凄凉。

“这是个什么玩艺儿？”少尉用手指着地下坑道口上的那扇翻板活门问道。格朗热将翻板活门掀了起来，用手电筒往下一照，坑道里头的几级台阶顿时从黑暗中隐隐约约地闪现出来，随即从洞口轻轻吹出了一股树根和湿土的气味。

“就这样，您以为能挡得住德国的装甲车吗？”少尉继续说着，他把手插进了衣袋里，面颊微微鼓起，他仿佛觉得人们若是有这样的想法，那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我认为德国人的坦克怎么也不会从森林里穿过，”格朗

热扬了扬眉毛反驳道。“如果从森林经过，坦克会遭到重创……”他用鞋尖指了指炮闩。

“你们大概没有坦克吧……”

少尉说话的声音变得清晰起来，奇怪的是，从他的话中却又使人感到他是公正不偏的。

“我送给您一条最新的内部消息吧。第一批装甲兵部队从这里开过之后，你们就会有俘虏可看管了，接着很快就要运送步兵去，那是一支士气旺盛的部队。那些狡猾的德国人是不会从路上来的。他们转着圈儿，然后再来到你们这个保险箱的旁边，很有礼貌地敲敲门，不过，那是来给你们送两包炸药，而你们这些人很可能到那时相互之间正在道晚安呢。”

少尉重又抬头看了看碉堡的顶板，尔后便一边并拢手指摸摸墙壁，一边用口哨轻轻地吹着一种小曲调。

“在碉堡的四周应当埋设一些地雷。不过，您想我有什么办法呢？”格朗热耸了耸肩膀说道。

“您是预备役军人吗？”少尉问道。

格朗热点了点头。

“我脑子里想的只有一件事，我亲爱的同志……”

少尉把一只手轻轻地放到了格朗热的肩上，用一种严肃认真的目光凝视着他。

“我给您出一个好主意吧，以酬谢您的那瓶美酒。我来设法给您换换这儿的空气。人们把林中的这个小玩艺儿租给了你们，您知道我把这玩艺儿叫什么吗？我并不是存心要使您不高兴，我管它叫愚蠢的陷阱。你们就像猫似的呆在里面。”

接着，他便沉默了一会儿。

“……我之所以这样说，您知道……”他接下去说，嘴角边

露出了一丝近乎谦恭的微笑。"……总而言之,你们是被死死地关在一个密不透风的地方。你们可能一直在祈求上苍,让德国人不要到这里来。"

这时,林中的那条小道上传来了汽车喇叭的响亮的声音。他俩随即从地下室里走了上来。赶来排除故障的那辆汽车已经停在那里。不久,那些装甲兵们就告别他们继续赶路了。

"我真想在碉堡里点起炸药,"格朗热心绪恶劣地、狂怒地想着。幸好他身边没有别的人。他深深地感到了那种被人蒙骗了的难受劲儿,他此时的心情,就像是一个人刚刚把他所有的钱借给了一个骗子那样的懊恼。

格朗热没有料到,秋日的景象会在法里兹高原上停留得那么长,连日来秋雨绵绵,林下的灌木丛中积满了雨水,人们穿上了在雪地里才穿的鞋子在林中行走时,鞋底上粘满了枯叶。雨水停止之后,晴朗的天空中突然刮起了干燥的东风,把天空清洗得特别明净,道路也被吹得干硬起来,那些小橡树的支条上仍然挂着的枯叶在风中沙沙作响。这种天气就像圣马丹德地区的那种阳光强烈灼人的夏天,但这里已到处出现了霜冻的迹象,这种奇特的天气要一直延续到 12 月中旬。清晨,格朗热喝完了咖啡,从小梯子上下来,到林中的小径上去抽第一支香烟时,他看到了一根根草上已有了银白色的霜珠,小树枝尖梢上的沉重露珠一滴一滴地落在道路两边的沙土上,而在树叶依然繁茂的森林的上空,却现出了一片明净如镜的蓝幽幽、阴森森的天空,寒风飕飕,天空变得愈来愈沉稳而凝重。格朗热很喜欢这样的霜冻,因为它使道路变得更加地坚硬,有时在要塞周围还可听到法里兹村的小锯木厂里所传来的吱吱

嘎嘎的响声，以及被斧头砍着的树木倒下时发出的沉闷的断裂声。穿上鞋底打着钉子的高帮皮鞋在路上行走时，路面上的小石子会溅出点点火星，于是，他在清晨的空气里便可嗅到树木的清香和火石的气味。从这拂晓时分凛冽的空气中，格朗热在几分钟之内无意中呼吸到了这种令人微微陶醉的欢乐气氛，它是战时的清晨所特有的一种气息，它是从再次解除疲劳的双肩上，从星光灿烂、令人精神振奋的寒夜中，从重新打开的自由之路中升腾起来的。严冬来临的种种迹象使格朗热感到心花怒放，他喜欢这种受到了保护的季节，那时白昼短，会给人们带来长长的睡眠时间。因此，这也是一个时光容易流逝的季节，晚上虽然睡不踏实，但却是人们学习文化知识的最好季节，其他任何一个季节都不可与之相比，这个季节就像是中学生在学校发生火灾或流行性疾病蔓延时，所获得的那种迷人的假期。

在尚未到达法里兹村的时候，格朗热便离开那条通往林中空地的小径，踏上了一条土路，这条路从矮树林的边缘和小花园的荆棘篱笆之间穿过。自清晨起床以来，他一直是消遥自在的，此刻，没有任何东西比他带着清晨潮湿的气息一大早叫醒莫娜更令他神往的了。他来到这里时，天色还很早，草原上的一处池塘仍然被大雾笼罩着，只有房屋、篱笆的顶端，以及一簇簇圆形的苹果树依稀可见。一缕清烟已从烟囱里悄然升起，间或雾中会有一个女人涉过浅处的河水，踏上一条肉眼辨不清的小径，一大早就把待晒的衣服摊在方块形的菜地上。在格朗热看来，人生欢乐的感觉，在这里总是和这些穿行在小花园之间的小径紧密相连的，而战争又使这种幸福感变得更为强烈了。这条被夜雾清洗过的、弥漫着植物清香、沿途可吃的

东西取之不竭的小道，此刻对于格朗热来说，那就是通往莫娜的道路。他在走近树林的边沿时，如同来到了幸福之岛的岸边似的。莫娜家的门从来是不关的，这并不是因为要让她的朋友早晨自个儿走进来而不必叫醒她，而是因为她是沙漠游牧民族的后裔，这种民族一听到扣锁的声音就会感到心神焦躁不安，他们不论走到哪里，总是要在露天里扯起帐篷。当格朗热走进那处被从敞开的门洞里射出来的黯淡光芒映照着的方形地面时，他首先看到了莫娜在就寝前从口袋里掏出来的种种东西，乱七八糟地扔在那张铜面桌子上，其中有钥匙、涂着面包屑和蜜的薄荷糖、一颗玛瑙弹子球、一小瓶香水、一根用嘴轻轻咬过的铅笔头，以及七八张票面为一法郎的钞票。房间的其他部位则完全沉浸在一片漆黑之中。格朗热没有立即打开百叶窗，他悄无声息地靠着那张从黑暗中隐隐显现出来的床上坐了下来，床面很宽大，黑糊糊的，底部在壁炉里的火炭和铜制柴架的朦胧反光的映照下，显得清晰可见。当莫娜在亮光中入睡(她像那些年幼的孩子似的，在读到书中的某一个句子时睡着了)，而在黑暗中突然醒来时，格朗热就会突然感到不知所措，像被人猛抽了一鞭子，被什么东西咬了一下似的，狼狈不堪，仿佛四月份在瀑布下经受了一场淋浴似的，整个的一天都会失去自控。不过，他刚才看着她尚在酣睡中的那一段时间，神情是比较庄重的，他感到他是在保护着她。尽管壁炉里的余火还未熄灭，但寒气已经溜入了房间里，青灰色的曙光从关得不太严的百叶窗缝里渗透进来。片刻之后，格朗热感到犹如置身于一个被凶恶的星辰摧毁的、光华顿失的黑暗世界的深渊之中，他的脑子里一片昏暗。他举目环顾四周，仿佛在寻找某种将清晨变得如此苍白、使这间凄凉的卧室显得如此清

冷死寂的严重创伤的根由。“但愿她不会有什么不测，”他颇为迷信地喃喃自语道，这句话在这间百叶窗关着的卧室里无力地回响着。她被这个世界遗忘了，人们并没有给予她任何帮助，她即使在沉睡时也仿佛有一只耳朵仍处于警觉之中。

莫娜周身裹着被子，趴在床上睡着，臂膀伸直，双手塞在长枕头底下，从两边紧紧地抓着床。当格朗热向她俯下身时，便不由自主地微微笑了起来，他总是感到很奇怪，这个娇小的身躯即使在沉睡的状态下，他也把它看成是幸福的源头，因为他的精神世界是如此的空虚。莫娜睡觉时常常是一丝不挂，当格朗热稍微掀起一点裹在她肩头的被子时，心里立即就明白了：睡意突然袭来时，她招架不住，像孩子似的倒头便入睡了。这使格朗热惊叹不已，就连在她进入梦乡的最后一刹那，她对自己所设下的那种诱人的陷阱的回忆同袭击她的强烈的困意，竟然还在她的脑海里翻腾，纠缠在一起。她躺在那儿，就像是有人在冬日的长夜里急急忙忙地把她护送到格朗热身边来的，他的心顿时狂跳不已，于是便不声不响地迅速脱去了衣服，躺到她的身旁。有时，他把一只手塞到她的身子底下，另一只手却悄悄地伸进她腰部的凹陷部位，把她在怀里抱一会儿，而她却没有惊醒过来，仍然裹着内衣睡在那儿。过了好长一会儿，他感受到双手上的热量渐渐地从他那麻痒痒的胳膊上升到肩头，他惊奇而又胆怯地注视着她，仿佛她是一个被人偷来塞进被窝里的孩子。当他把嘴贴到她的肩膀上时，她突然醒了过来，用双手紧紧地抱住了他，随即把她那倔强的额头伸过来让他去吻，她也像雨点般地狂吻着他，在这阵激荡着青春活力的、异常亲切温柔的暴风雨过后，她从没有感到过像现在这么疲倦。格朗热光着身子跳下了床，把百叶窗扉打开，此时迎面

而来的是清晨一派明亮的天光，薄雾已升腾到小花园的上空，从雾中透射出来的一束艳丽的阳光，几乎落到了床铺上。他俩虽然已精疲力竭，但却仍是双双抱在一起不愿分开。他们两人一连几个小时都沐浴在那金黄色的阳光之中，在被阳光映照的墙壁上，有一条树枝的影子在轻轻地晃动着，她紧紧地贴着他，就像是依着一垛树篱小墙而生存的花木一样。突然，有人机灵地用一根手指在门上刮了一下，朱利娅不等叫唤就端着热气腾腾的早餐的托盘走了进来。格朗热的身子猛然一抖，随即拉起被单盖住自己，而莫娜却仍然光着身子，她坐起来时甚至还光着半个身子探出那张混乱不堪的床外。朱利娅俯身把托盘放了下来，当她看到莫娜丰满的酥胸和那从绉巴巴的被单里露出来的、犹如从海里升起的年轻女人的肚腹时，脸上窃窃地漾起了一丝轻微的笑。"她的管家，"格朗热心神慌乱地想着，一想到这个词儿时，他的整个身子突然如同消溶在某种波荡不定的醉意之中：她那一对无所畏惧的大眼睛，这从另一个年轻女人的嘴边绽出的微笑，使他想到和她接吻时，会有一种万种风情交织在一起的极度兴奋的感觉。然它而，他对莫娜正怀着一股强烈的欲火，已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他分心了。她从没有露出过厌烦和疲倦的神情，然而她最初那种令人不安、使人不快、极少性感的形象，却是颇为叫人扫兴的。但愿她能够攫住他，总能以疯狂的速度把他扔到她的床上去，使他折服于她，让他累得气喘吁吁。他把她看成是温柔的天使的化身。

"在爱情方面，"格朗热对莫娜说，"你像拿破仑那样，手段高明得很：先是作出一些姿态，然后就等着上钩。"他用一根手指拨弄着挂在她脖子上的那个小小的金质十字架，他想起了她那天晚上在就寝前做祈祷时的情景，她就像一个庄重的修

女似的，和朱利娅一道读着《圣徒传》里的章节，这本书是她从菜单上了解到的。他回想起他第一次和她睡在一起的情景，他俩在黑暗中躺下时，她以一种孩子般的兴奋劲儿突然给他讲起了圣徒伯努瓦和他的妹妹斯科拉丝蒂克的故事，这位做妹妹的幸运得很，一场暴风雨把她的哥哥留在她的身边，并且还使她从与哥哥的交谈以及聆听哥哥的教诲中得到了巨大的乐趣。屋外，从阿登地区过来的大雨在方圆几十公里的森林里下着。这场雨虽然来得如此地出人意料，但却令人非常地开心。她用一种极其甜美的孩童般的声调说着故事，这声调宛若一些念小学的稚嫩的小姑娘，藏在某个旮旯里一边等着暴雨过去，一边讲着故事的声调。

"然而，你怎么会知道的呢？……"格朗热有时会半是惊奇半是困惑不解地追问一句，接着便把她那个长着蓝眼睛和金头发的小脑袋往自己的肩膀上压一压。

"你又不是呆子，"她像一个年轻的妻子那样巧妙地回答说。然后，她就在他的一只胳膊肘上坐下，把一只手指放在唇边，摆出一副十分机灵的样子，细细地端详着他。"你不是呆子，但却有点儿傻里傻气的。"

甚至在他俩用午餐的时候，莫娜还要用她的双腿夹住格朗热，像小狗似的用她的嘴，轻轻地咬一下格朗热那只搅动匙子、去拿糖罐子的手。"你就像是树上的鹦鹉，"他笑了笑对她说着，便把一只手插进她那恍若瀑布一样飘垂着的长发之中。"你总是要用一只爪子和那张嘴缠住人不放。"他的语音刚落，她就不是轻轻地咬了，而是狠狠地咬痛了他；他猛地搂紧了她，有点儿像是火气上来要发怒似的，用手指甲抓了她一下；就在此时，他抬头看了看那个映在墙壁上的金黄的阳光斑点

已开始下降，很快就要移到床上来了。“时间不多了，”他心里惴惴不安地自言自语着，“我的时间不多了。”他跳下了床，急急忙忙地穿着衣服，因为这时那辆小卡车正在开往法里兹的途中。至于莫娜，这场战争已弄得她始终处在一种惶恐不安、疑惑莫解和宽恕他人的复杂心态之中。

“亲爱的，你在那座令人讨厌的要塞里会有什么事要做呢？”在格朗热穿衣服的当儿，莫娜有时会这样问他。她把臂肘支在床沿上，下巴颏埋在手掌里，双目注视着他，眉头微微皱起，在集中心思想着某个疑难的问题。格朗热刚才所说的那句话突然间将他俩拆开了，将他从她的岸边带走了：她似乎感到，有一艘被波涛起伏的海水所托起的巨轮，正载着他漂流而去，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

格朗热回到法里兹之后，他成天都像是失魂落魄似的，仿佛在空中飘荡不定。即使他不去莫娜家和她幽会时，他和莫娜相见的可能性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因为她会不时地出现：她有时会顺便搭一辆从小村庄到莫里亚梅去的车；有时她会带着朱利娅在森林中散步，格朗热会突然听到她那小小的脚步一阵风似的急速登上要塞的那张小梯子的声音。他感到，那种凝滞不动、死气沉沉的日子，已经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甚至在他见不到莫娜的时候，他的心里也会感到轻松愉快：他每天都会在时间中前进，好像在风儿呼呼的海滨林荫大道上行走那样，这样的林荫大道比别处的道路更富有生命的活力，因为每走到一个转弯处时，他都要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来，看看前面的一段路是否会又一次地拐到大海边去。

那辆小卡车从莫里亚梅运来物资和邮件时，也随车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报纸。格朗热下午在要塞里等待莫娜的时候，他

常常呆在窗前，以便从较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她。他俯身倚在窗边，从这儿可以看到前方路上的情景；他还把一捆报纸解开放在自己的面前。他对报纸颇有兴趣，但到底是什么原因，他自己也不很清楚。他对阅读报纸之所以感到有兴趣，那是因为报纸是一位能促使他打呵欠的好伙伴。报纸仿佛能把三伏天里的酷热气息吹送进最恶劣的寒冬腊月里去，但又不知从铜管乐器的哪一个隐秘的入口处吹进来的；它能把人们对露天体育运动的较为强烈的兴趣和情书上的最感人的悲叹结合在一起。诸如：一位小岛上的首领外出巡视时，在洛里昂港溺死。一部流传了三十八年的爱情小说，三十八年之后成了一部辉煌的杰作，它的命运同科斯琴于斯库充满英雄传奇色彩的一生极为相似。斯庇尔斯准将质问下议院，说为什么奏完了《国王万岁》之后，不再接着演奏几节《马赛曲》？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报纸用这些病房里喋喋不休的胡言乱语，掩盖着空洞无聊的内容，而这些毫无意义的虚言诳语却几乎又成了引人入迷的笑料。有时候，在某一段落的末尾会有一个十分神秘的暗示性的句子突然缺了一部分，使人想到与这一页相连的那一页可能是被撕去了。战火在四处燃烧着，像森林里发生了火灾似的很难熄灭下去，风向一旦发生突变，火势就会迅速蔓延到几百上千公里的范围之外，就会疯狂地把火星抛撒到卡雷里的偏僻的森林里。那么，战争在芬兰可能会意味着什么呢？在这个极其遥远的自由的地区，人们感到世界一如既往，依然迈着漫不经心的步伐朝前走着，世上的种种新闻同平常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区别。甚至在仔细地想了一想之后，人们还会惊奇地发现，这种战争对于人的生存是非常适宜的，但却不是从嘴里说出来，而只是以比比划划的哑剧方式表现出来，如同我们从

厚厚的舷窗里所看到的那样：这种情景给人的感觉是，就像一个巨大的潜水钟降落到欧洲的中心，降落到世界的中心，人们被这座大钟罩住感到很不舒服，里面又热又潮的空气挤压着人的太阳穴，耳朵里是一片轻微的嗡嗡声。格朗热不时地从这些废话连篇的报纸上抬起头来，注目凝视着森林。他想起了那些在 1914 年出版的已经发黄的报纸，当时他还只是一个孩子，有时喜欢把一些报纸收集起来放到阁楼上去，这些报纸不断地跺着脚急速地涌进阁楼里去，那种势头就像是发出起跑号令的人在雀跃不止的观众面前鸣枪的一刻，运动员猛一下从那条白线的后面冲出去似的。目前，这场对这个患了同样的颓唐症的世界进行痛击的战争，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一片片枯叶时而从树枝上掉下来，静悄悄地飘落到路面上，这一片片掉下的落叶，在明净寒冷的空气中并不令人注目，时下所出现的情景还不是那种庸懒沉睡的严冬的景象。人们脑子里所想的倒是这个在公元 1000 年前后已在心灵中摆脱了死亡阴影的世界，它把钉耙和耕犁到处乱扔了之后，却在等待着种种神秘的征兆。格朗热心想：这一次，人们并不是在等候着观看那个可怕的怪物策马奔驰的姿态，说实在的，人们什么也不等待，但人们在恶梦中已隐隐预察到一些纷纷掉落的碎块划破肚皮后的感觉，如果要弄清楚这些碎块到底为何物——不过世人觉得并没有这个必要——它或许可以叫做**一截截滚棒**。的确，现在人们最好的办法便是去沙滩上倒头睡大觉。法国正在遭受着恶心的折磨，但它从没有用它那只狂怒得发抖的手，拉一下被单把头蒙起来。格朗热看完了这些报纸之后，就在炉子上的带柄平底锅里倒出一些咖啡，然后点燃了一支香烟。他并没有立即去看书（他从饭厅里拿来了几部侦探小说，他早已

如饥似渴地读了一遍，现正在重读，还拿来一部袖珍本莎士比亚的作品全集、刚刚出版的纪德的《日记》，以及斯威登贝尔的英语版《难忘的人》），而是试图用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这场正在到来的战争，也就是说，他想竭力勾画出一幅相差无几的有关会发生的一些事件的草图，其中还包括一些或许要在森林里无限期宿营下去的设想。他所担心的，倒并不是仗真正打起来时势必会有的种种危险，而是不断的军事调动；最糟糕的一件事，便是可能要被迫离开要塞。不过，总的说来，种种幸运的机会细细推想起来，也是有根有据的。但把部队开进比利时，这一点应当要竭力避免，否则，一旦开进去，那就够受的了。德国人也许会从瑞士发起进攻，或者是围攻马奇诺防线，但这是很费时间的，因为若要围攻马奇诺防线，就必须采取稍许刻板的炮战，这跟用七十天的时间来围攻巴黎的情景差不多，在巴黎被围期间，一家家穿着节日盛装的人们在做完弥撒之后，还跑到防御据点那儿去转一圈，捡一些炮弹片带回去。或者，有可能采用空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有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双方的哨兵分别呆在自己排炮密如丛林的一边，始终只是站站岗，放放哨而已。格朗热想到这一点时，心里高兴极了。他想起了哥萨克人的生活情景，心中顿时漾起了某种诗情。他们过着一种原始人的生活，经常聚集在一起，长久地纵酒作乐，皮货商人的行会组织设在森林里，夜间四处都有野兽出没，他们设下埋伏以等待野兽的到来。因此，久而久之，某种有规律的生活节奏在他们那里就根本行不通了。然而，他们的生活却更加富有冒险性，更加富有灵活性，不论到什么地方，只要枪声一响，他们的话题必然就会从野物上移开。格朗热要是和莫娜一道生活在哥萨克人中间，那就好了。

“是的，可谁又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格朗热心里想着，他微微闭起了眼睛，好让这股没来由的、勃然涌起的兴奋劲儿平静下去，他至今从未经历过这样一种感情，因而心里不由得感到恐惧。于是，他便迅速把手指头放到那张白木桌子上，他相信神灵已有几个星期了。然而，即使他已有迷信思想，他的心里也仍然不得安宁，他长夜难眠，全靠那种似睡非睡的精神状态，来使这辆快速前进、微微摆动的列车保持平稳。

格朗热从他所守候的那个窗口瞧见了莫娜，她已来到了两公里之外通往法里兹村的那条路的入口处。这个小黑点呆在那里似乎犹豫了一下，然后才离开，沿着篱笆前进，走到河边之后，再向那所房屋走去。格朗热心里明白，这准是莫娜，因为在这条林中小径上，只有在某些时辰才有人走动，而且从这条路上行走的所有女人，他都认识。有时候，他还会看到另一个黑点和她一道走着，那就是朱利娅的身影。他从更远一点的地方就可以看到这样的黑点，然后就力图辨出哪一个黑点是莫娜的身影，甚至在任何细小的特征尚未看清之前，他就会从那种更为自由、更为轻盈的行路方式上认出莫娜，她在路上走起来的时候，总是身轻如燕，宛若一条小舟驶进了急流之中。在这条白色小径的两边，则是荒无人烟、连绵不绝的矮树林，此时在广漠的蓝天下，那些橙红色的矮树林一望无际，正呈现出一派波滚浪涌的景象，恍若骚动不宁的火海似的。格朗热觉得，他周围的世界也是这样的动荡不定，混沌一片，同这座扑朔迷离的森林的形象极为相似；但是，在他的眼前却有一条路，他恍恍惚惚地感到，莫娜正在从一条与海洋相通的路上朝他走来。

在这段日子里，并非夜夜都是那般风平浪静。从莫里亚梅那里已经传来了命令，要求驻守在这里的部队对在边境一带

各要塞之间秘密通行的人和车辆进行检查，各要塞的人夜间应进行巡逻，以保持彼此之间的联系。那辆在夜间巡逻的小卡车清晨回来时，常常会向法里兹的碉堡发出危险的警告。在夜间进行这类巡逻，人人都是心甘情愿的，这种比较活跃的值勤方式，使要塞里的人觉得很开心。夜间如同死寂一般的宁静绝不是什么好兆头。但是，他们在夜间进行窥伺，势必就会使自己处在一种非攻击性的战争状态之中。不过，这种方式倒使他们感到很放心。

艾尔维埃生性沉默寡言，但他却像不爱出声的猫一样，动作十分的敏捷，因此，格朗热很喜欢带他一道去巡逻。有一夜，他俩悄无声息地走出了碉堡，那是一个异常静谧的夜晚，以致他俩上了路远离碉堡时，远处山谷里的一座教堂所敲响的十一下钟声，他们都听得清清楚楚。尽管教堂离得很远，但那圆润凝重的钟声，却如同在耳际萦绕。接着，他们就清晰地听到了比利时境内离这里较近的钟楼所发出的略带嘶哑的钟鸣声。他们沿着这条林中小径往前行走了两公里，越过一个拐弯处，只见路旁的上空的树枝骤然紧紧地靠在一起，路面深深地跌落下去，周围漆黑一片，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苔藓和腐水的混合气味。这一片黑幽幽的树丛的外边，就是国境线。他们在这里停了下来，点上一支烟，在沉睡的比利时的边境线上默默地抽了一会儿，他们就像是沿着这条小路漫步来到悬崖的尽头而被阻住了似的。树丛里非常的黑，与格朗热相隔几步之外的地方，林下灌木丛的阴影在夜空中显得更加黑，从里面蒸腾出一股闷热的气息。格朗热只能看到他身旁香烟燃烧着的那个红点，他听到了艾尔维埃往手枪里装子弹的卡嗒声。此时此刻，这种万籁俱寂的气氛几乎同魔幻的境界没有什么差别。格

朗热每当在这种荒僻的林下灌木丛中点上一支烟时，就有一种奇异的感情突然袭上他的心头，他就像给自己松了绑似的，进入了一个已得到拯救的、被人类清洗过的世界，它通过在茫茫大洋上翻滚升腾的雾气，与繁星密布的天空紧紧相连。“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他在心里想道，顿时便觉得狂喜不已，难以自禁。

有时候，他们会默默无言地在这里呆上好长一段时间。从国境线的那一边隐隐传来了一些声音，他们不由自主地侧耳谛听着，这些声音就像是被海浪重新掷回到沙滩上的那些不可名状的小小漂流物所发出来的，散步的人走到这里，便会不知不觉地盯着这些漂流物看一看。这种处于隐秘战备状态下的边缘地带吸引了格朗热，使他感到很好奇，人们在森林里进行军事巡逻，而森林里却呈现出某种无以名状的异乎寻常的宁静气氛，那些侧耳谛听的树木正在轻松愉快地呼吸着。艾尔维埃扔下烟头，从军用水壶里喝了几口酒。接着，他便和格朗热离开了这条林中小径，踏上了左边一条离国境线稍远一点而又沿着国境线向前伸展的小道。从这时起，他们两人便停止了交谈。他俩微微弯着腰向前走着，来到一处被腐叶覆盖着的软土地带，脚步踏在上面听不出一点声音。他俩又顺着一处粗粗看来形如一头巨兽似的年代已久的缺口走着，这个缺口仿佛是在枝杈纵横交错的矮树丛中开出来的。在格朗热用手电筒往他的前方照的当儿，那些沉浸在黑暗中的彼此纠结在一起形成拱形的密集树枝，蓦地从手电筒的锥形光束中显现出来，这些低矮浓密的树枝在小径上空相互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由树枝搭成的拱穹。他们走到这里顿时就有一种晕头转向的感觉，犹如一只昆虫掉进了犁沟之中。当格朗热把手电筒熄

灭之后，在他头顶黑沉沉的夜空中，慢慢地、隐隐地现出了一条磷光微微闪烁的长长的光线，这道光线刺穿了那些浓密的树梢。他们两人往前走时，夜景也随之发生变化：那昏暗的沉沉夜气在林木的树梢上缓缓升起，已变得更为轻盈的梦幻般的空气，浸润着大树下那青烟缭绕的灌木丛；明月升起，照耀着一望无垠的大地，使大地变成了人们可以在上面行走的通途。这情景恍若暴风雨过后，暂时出现的晴朗天气将道路慢慢晒干的那种样子。在格朗热耳边响起的，只有从他身后传来的艾尔维埃的脚步声。艾尔维埃的脚有时踩在干枯的树枝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他在前进中，每当松开一下刺刀的刀鞘、从军用水壶里喝一口酒的时候，那剑鞘就会发出有规律的碰击声。他们把手电筒向左边林下灌木丛的深处照去，看到贴着地面有一些上面撒落着晶莹露珠的闪闪发光的铁丝，以及沿着国境线布设的铁丝网的小木桩。刹那间，好几双炯炯发光的眼睛一齐盯住了这道光束，从繁枝密叶中传来一阵低沉而急速的骚动声，犹如群兔狂奔乱窜时的响声。他们举目向右看去，一道长长的森林斜坡缓缓地伸向默兹河的河谷；黑黝黝的森林的上空，一轮孤寂的明月在极高的天宇里徐徐航行；凛冽的夜风将烧炭人烧炭的浓烟吹压了下来，并使这些低而重的浓烟变得更加沉重，浓烟在夜空中缓缓翻滚飘荡，将它那大如水塘似的灰色烟团，撒在平坦如马戏场的森林的上面。有时，这些烟团的边缘部位还稍稍升起一点，形成一个如同水母似的微微波动着的圆环。格朗热全神贯注地抬头凝视着这一景观，胸中荡漾起一股奇异的感情，自己恍若悬浮在空中。这块广袤无边的贫瘠的沼泽地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明净如水的薄雾，犹如沉浸在梦幻一般迷人的朦朦胧胧的汗水之中。此

时，那蒸腾着的烟雾正从林中飘散出来，它仿佛是从神灵的世界里飘出来的。在这块土地上，每一座教堂里午夜的钟声都响过许久之后，他们仍被森林里的那种巨大的魅力所吸引，久久地不舍离去。当格朗热向艾尔维埃招着手，在他俩一时还没缓过气来的当儿，这片包围着他们的巨大的森林里，某种恍若低回悠扬的音乐似的声音，飘到了他们的耳边，那是从弗雷杜尔那边的枞树林里传来的，这声音沙沙作响，低沉庄重，绵延不绝。沿途中，猎人们为标出野兽出没的踪迹而在夜间折枝所发出的咔嚓声，泉水的丁冬声，以及由明亮的月光时而激起的狗吠声，都时不时地在这烟雾缭绕的大盆地似的森林上空升腾起来，尔后又落在这沙沙之声的上方。一道异常纤细、幽蓝色的烟雾，在那片朦胧模糊、一眼望不到边的禁猎区的上空飘荡着，它并不是那种缺乏活力、缓缓游动着的烟，而是一种从林中散发出来的、具有刺激性的清洌的气息，它使格朗热头脑清醒，精神振奋，并使夜间的条条不眠之路在他的眼前舞动起来。这种大声喧哗的无雨之夜，即便在沉睡时，也是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这片隐而不露、正处于戒备状态下的土地，重又现出了许许多多的战争预兆，就像从前人们把盾挂在橡树枝上的那个时代的情景一样。

他们走到弗雷杜尔枞树林的后边，穿过一条小溪流，重新回到了那条大路上。然后，他们就在路边人行道的草地上坐了下来，静静地抽着烟，一直呆到沥青路面上响起了脚步声，那是一些巡逻的人越过道路的拐弯处之后，正向布泰的碉堡走去。格朗热感到自己的精神异常地空虚；拂晓时分从地面上升起的寒气冰冷刺骨，于是他便裹着军大衣在草上躺着，但他却闻不到拉沃中尉刚刚从热水壶里给他倒出来的那种热乎乎的

咖啡的味道。拉沃中尉可真是一个精细的人。格朗热对自己在战争期间所出现的种种相互不同的感觉，并不感到厌恶。有时候，当他巡逻迟归时，虽然感到很饿，但他仍然要在霜冻的草地上躺一会儿，而且他每每还能很快地进入梦乡。不过，他所做的梦几乎都是有关行军打仗的事。他曾梦见过一些装甲车从他们炮眼前面的一个个缺口处，向他们的碉堡开来。战争中一切有可能会发生的事，他在梦中都能见得到。

在月光明亮而且路面不潮湿的夜晚，当他巡逻归来，走到那条通往大橡树林的小径路口处时，他就要和艾尔维埃分道扬镳，让艾尔维埃一个人回要塞去。他自己则会踏上另一条小路，径直地朝前走去。这是一条穿越那片小枞树林，直达法里兹村的最近的道路。他往这个方向走，先是穿过一些樱桃园、一块块方方的苜蓿地，月光下，在这些苜蓿地里可以看到人们用可移动的滚石支撑着车辕；然后，再来到林中的那片空地；接着，就跳过一道道篱笆，翻过一个个小花园；最后，便来到了莫娜所居住的那座小屋子的门边。在推门进去之前，他用手帕将门上的那道农家式样的铁插栓包起来，以免吵醒莫娜。他跨进门槛之后，就蜷缩在家具的黑暗阴影之中。月光照到他护胸甲上的反光刚好射回到这个阴影之处。他谛听着莫娜深长而轻柔的呼吸声，这声音越发使他感到困乏。薰衣草的气味从那些宽大的衣橱里源源不断地冒出来。他从敞开的门里看到了那条小径上的头几株梨树，树上的枝条繁多，而且非常地挺直，它们沉浸在月光下，看起来犹如海洋深处的珊瑚一般。

格朗热紧靠着莫娜坐了下来，把那条已滑落到地上的红色三角短围巾捡起来围到自己的脖子上，以抵御夜间寒气的侵袭。因为莫娜在睡觉的时候就像是一只小猫睡在筐子里的

碎布上那样，在梦中还要张牙舞爪，所以格朗热心里明白，她只有在大厮杀一番，把床上搞得乱七八糟之后，在早上再次感到困乏时才能睡得安稳。他并不叫醒她。她蜷缩在黑暗之处，沉浸在一种连他也说不清楚的令人丧失理智的甜蜜之中。他甚至连看也不去看她了。他只听到在他的臀边响起的那种长长的、轻轻的呼吸声，以及从敞开的门里溜进来的骚动声，那是从此刻仍隐没在远方雾中的弗雷杜尔那边的海上传来的。他感到自己的生活已消除了障碍，与他的生活有关的一切事情，都已通过这扇自动关闭的门统统聚集到这里。这扇门把夜间睡觉的时间和白天活动的时间弄得颠三倒四，混乱不堪，把他从战时戒备森严的黑夜里抛掷到莫娜的身边。他闭了一会儿眼睛，在黑暗中谛听他俩的呼吸声在森林那绵延不绝的低沉的沙沙声的上面，来来往往地回旋着，这种声音就像是洞穴深处的微波声似的，它在浪涛拍打海边礁石而产生的喧哗声的上面，轻轻地嘘气。这种扫荡着大地的海潮般的林涛，用它那巨大的肩膀将他俩微微托起，给他俩带来夜间的不眠和睡意。格朗热在离开之前，只是用他的手指头摸一摸莫娜在酣睡中伸展开的那只微温的手掌心，她的掌心朝上，隐没在黑暗中，他这样做，那是出于某种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的盲目的承诺，可是这种承诺却又使他感到宽心。

当格朗热从那条林中小径返回到碉堡时，他从森林的缺口处看到，在默兹河谷的上空，那些强光灯所放射出的玫瑰红色的光芒，仍然在和微微初现的曙光较量着。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在默兹河谷一带的工厂里，工作是从不停顿的。在那里，用混凝土浇铸的预制品正不断地增多。在布泰附近，一支工兵先遣部队已经驻扎下来。莫里亚梅业已宣布，准备在下个月将

森林中的小道统统毁掉，并在要塞的周围布下地雷。

时近12月末，阿登地区首次下了一场大雪。格朗热一觉醒来时，从外面渗进来的难以断定是何时辰的洁白的日光，使天花板上现出了一道道纵横交错的阴影。不过，给他印象最强烈的却是这种令他难以决断的非同寻常的时辰，而不是那种奇异的光线。他首先以为自己醒来得迟了，他的卧室和整个的要塞仿佛在一片长长的、静悄悄的溜冰场上滑动似的，这种宁静如同修道院里的气氛一样，虚幻飘渺，甜美诱人，永不消逝。他从床上下来，走到窗口凭览着那无边无际的白茫茫的林海，尔后，他又重新上了床，在这静谧的卧室里躺着，自得其乐地眨了眨眼睛。这时，他四周的那种更加令人难以捉摸的寂静气氛，在这富丽堂皇的光华中微微地荡漾着。时光仿佛暂时凝滞不动，对这些在高原屋脊上居住的人们来说，这场会把道路封死的、近乎梦幻似的大雪，会给他们带来漫长的假期。

通向莫里亚梅那一边的几乎所有的交通线路，很快就被切断了。这辆征调来的负载过大而又马力不足的小卡车，曾有一两次陷进了雪堆之中，之后，尽管在轮胎上加上了防滑链，但还是不敢再去翻越艾克拉特里那儿的、结了薄冰的山坡路。古尔居夫每隔两天，都要装上一小瓶子烧酒带在身上，背着挎包，“下山”到营部去一趟。他回来得很晚，而且回来时总是醉意甚浓，满脸绯红；他背上的挎包鼓鼓囊囊，里面有邮件、罐头与盒装饼干。在暮色降临时，碉堡里的人从很远的地方就可看到他背着挎包，像先知一样在那条林中小径上踉踉跄跄地走来。他们一个个都像占卜者那样敲着军用水壶，奏起了协奏曲，鼓励他走完最后的几百米路程。

“好样的，古尔居夫，加油啊！”艾尔维埃叫喊着，那个黑色的圆球随即便在雪地上晃动着，古尔居夫像着了魔似地加快了脚步。在默兹河一带的驻军中，人们只用“摩托车”这样的行话来称呼他。

古尔居夫到达之后，大家就用绳子把他从铁梯子上拉到上面那间方形的卧室里；接着，奥里丰就让他“解冻”，也就是说，让他坐下来，背朝着火焰熊熊的炉子，再给他大口大口地喝上半瓶放了糖的热乎乎的烈酒，以代替此时正在炉子上煮着的咖啡。古尔居夫身上很快就散发出浓重的水蒸汽，他所坐的那把椅子底下的一汪淤水在渐渐地扩展开来。过了一会儿，他神情威严，犹如国王似的打了打喷嚏，各种各样的乙醚怪味便立即在屋子里扩散开来。

“这简直比火车头还要糟糕，他在喷出蒸汽，”奥里丰一边不无惊叹地高声说着，一边又用手轻轻地拍拍吉尔居夫的背。“不过，话又说回来，他灌了那么多酒……”

这场大雪将瓦兰上尉困在莫里亚梅的办公室里，使他的心情变得越来越抑郁。恶劣的天气最初出现的时候，这支萎靡不振的部队的活动范围就被钳制住了，他们干脆将那些为夏季军事行动作准备的不太好的旧车马达统统关闭。由于地面上积了三十公分厚的雪，因此军事工程施工、车辆运输、军事操练、马车运输、集合点名、打靶射击，以及一切在平日里吱吱嘎嘎作响的机械，全都像中了魔法似的停了下来。高原屋脊上的那块部队驻地已变成了大兵团的冬季宿营地，被严寒冻得已经麻木的大批军人，分成小组躲进了生着火炉、稍微温暖一些的山洞里，或是藏在像爱斯基摩人居住的那种雪屋里。各种各样的规章条例已无人提起，全都躺在瓦兰上尉的办公桌上

睡大觉。他曾经一度想求助于“滑雪板”和“登山器具”来摆脱这种困境，然而又信心不足；之后，他无可奈何地向老天伸出了双臂，以极其沮丧的厌恶情绪谈起了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下去”的艰难情景。接着，他又以上尉的那种语气谈到了俄国人的大撤退。俄国的军队以为人们已经给它松开了身上的绳索，于是就高兴得发狂了。它不愿去思考一下迎面而来的到底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总之，很可能会出现一场大厮杀，可它却像佩尔什地区那些无精打采地驾着车辕的马似的，毫无斗志地走向战场；而一感到缰绳松动一点，就立即把鼻子插进路边的青草里，期望能在里面找到像鸵鸟在沙漠中所找的那种梦一般迷人的东西。它试图钻进使大地变得平滑、能把足迹搅乱的那种松而软的大雪底下，以实现隐藏自己、改变自己命运的虚幻的梦想。

白茫茫的大雪赋予了阿登地区这片低矮、荒蛮的森林以一种独特的魅力，就连山岭地带那高大的乔木林和孚日山区的枞木林，在天寒地冻、全身披上银白色冬装的时候，也都没有这般迷人的魅力。大风对于这些矮树上浓密、短小而挺直的细枝，是无可奈何的。白色的毛毛虫挂在树枝上，一连几个星期都掉不下来，它们被一层薄薄的菱形硬糖似的寒冰牢牢地粘在树皮上，那些在白天融化时一滴滴往下滴水的薄冰，又被漫漫长夜的酷寒重新塑造成它们原来的模样。在白天，天色因为冰冻的缘故而变得十分清朗，高原屋脊披上了雪白的罩衣，背负着厚重不等的大雪堆，闪烁着洁白如蛛丝一般的光芒，以及霜冻的清晨才会有的那种细长而耀眼的金银般的光辉。碧蓝的天空在清明爽朗、风光如画的背景的衬托下，更加艳丽辉煌。风儿呼啸，但吹在脸上却使人感到有一种近乎微温的感

觉。到了晌午时分，日头渐渐偏西，阳光映照下的白雪流光溢彩，鲜艳夺目。当人们在林中开出来的小路上行走时，就会听到从每一条林中的小径上传来的那种冰雪融化时的模糊沉浊的声音。但是，当默兹河那一带与天际相接的地方，在短暂的黄昏时刻呈现出玫瑰红的光泽时，寒气森森，高原屋脊上重又出现了一种神秘莫测的奇幻景象：封冻幽闭的森林变成了静寂无声的陷阱，变成了一座冬日的大园林，它四周的栅栏关闭，各式各样的幽灵就可以在里面来来往往地游荡。因为森林里的白雪同更为遥远地带的朦胧夜光浑然相连，因而默兹河边的高地便在夜幕中充满着蓬勃的生机；近来在月光皎洁的夜晚，防空的探照灯常常从制作混凝土构件的工地上空那圈光晕的后面升起，用它们的四道光束扫射着直至国境线以外的天空和森林；一道道磷光一闪而现，犹如那种突然勃起、能把一团棉絮映照成焦黄色的柔和的光芒，尔后，这道光芒便在远方燃成焦炭的树干之间起伏不平的雪地里顷刻消失。那些在北方出现的苍茫的微光，以及这种在茫茫的夜空中旋转、似乎使严寒变得更加冷峭的光束，使这里的大地和季节呈现出一派奇幻莫测的景象。有时候，这些光束会在半夜里射到格朗热房间不挂窗帘的窗口，使他从睡梦中惊醒。这种情况就像他从前在布列塔尼那座岛上所遇到的情景一样，在那里，灯塔的光束直射到他的玻璃窗上，弄得他夜不成寐。他起身下了床，把臂肘支在窗户上，凝视着这些在冬日的夜空中诡秘地缓缓旋转的光束；此时此刻，他突然忆起了童年时曾在读物上所看到过的一种情景，即威尔斯[①] 笔下的那些火星上的患了病的

① 威尔斯（1866—1946），英国著名作家，世界杰出的科幻小说家之一。

巨人，在阴森恐怖的旷野上面，发出一种犹如鹿鸣似的令人莫名其妙的号叫声。

但是，一旦晨曦来临时，种种奇幻的景象就会从空中消隐，高原屋脊又重回到它那原始荒蛮的状态。在曙光升起之前，格朗热就已听到窗下熊熊燃烧的柴薪所发出的劈劈啪啪的爆裂声，奥里丰每天清晨都要在洗衣桶的下面点燃柴火，将冰雪融化；碉堡里的人一大早就可聚集在洗衣桶的四周取暖；有时候，法里兹村的某一位伐木工人，在去工地的途中也会顺便在这里停一停，在火边烤烤身子，暖一暖冻僵的手。格朗热很喜欢清晨听到从他的窗下所发出的那种咕咕哝哝的响声，因为从这时开始，这种声音就会成天在他的屋子里响个不停。自从下起大雪以来，他和莫里亚梅的联系就渐渐地变成了像封建时代的诸侯同君主之间的交往那样，已和它拉开了距离，心血来潮时，他会放下城堡主塔上的吊桥，到那里去走一走。碉堡里的人已不再依靠那条河谷过日子，古尔居夫从莫里亚梅背来的罐头和饼干已聚积成堆，这在碉堡里形成了一种类似于以防被围困而将食品秘密贮存起来的景象，格朗热和奥里丰不时都要对这些库存食品进行一番检查。

“我们要有所防备，”格朗热站在贮藏室里一大堆食品的前面，摇了摇头说。他说话的语气，就像是一艘被两极地带的大浮冰阻住的商船上的船长在检查食品贮藏时说话的那种口吻。他把实现某种难以言明的心愿都寄托在这些食品上，因为他们长期呆在这里已被人们遗忘了——也许是永久地被人遗忘了。

格朗热突然到莫里亚梅去了一趟，他用自己的钱包带来了一大笔钱，那是碉堡里的人几个月以来积在一起的生活费

和薪饷。因为眼下法里兹的村民们已取代了军需处，向他们提供给养。在他们驻扎的地方，虽然已经见不到面包铺和食品杂货店，但这里的农场却为驻守在高原地区的军人度过漫长的冬季贮足了粮食，农场里还为他们烤面包，向他们提供一切生活必需品，而且还有酒供应他们。因此，这段时间他们的钱很快就会花掉，但也花得很痛快。“省什么钱，去他娘的！”格朗热耸了耸肩膀，喃喃自语着。“以后再说吧。到春天……”他半是恐惧半是心情激动地感到，他脖子上的皮肤下面在微微发痒。这种感觉就像是一位游客乘坐在游乐场里的小火车上，看到在他前方不远处弯曲的小铁轨突然俯冲到陡谷深渊时的心理反应。

就格朗热今年冬天在高原上居住的这段时间来说，他还从没有感到过他的生活像现在这般的新鲜、这般的温馨，他觉得他的生活已摆脱了一切束缚，同他的过去和未来都切断了联系，仿佛是一本被严重损坏了的书，里面的页码散落后已各不相连。他感到，他对生活的了解十分肤浅，但总算是涉猎了一点，他与生活所建立起来的那一点点联系，而今都被战争切断了。上一次战争是 1914 年，人们奔向前线去的时候，可能心里还存有回乡**收葡萄**的一丝念头；而到 1939 年时，人们所向往的只是能将夜晚在茅屋里的闲聊改换成去影院看电影而已。然而，他们却长期回不了家园：他们的心里很清楚，他们日后能看到的或许只是被战火焚烧过的一片焦土；他们刚刚离开家园的时候，生活正在向前进展，他们还沉浸在热火朝天的生活之中；而今，这种生活却仿佛迅速进入了一种无可挽回的衰老阶段，它的盎然的活力突然枯竭了，已到了濒临死亡时的那种苍白无血色的地步。那道掩饰的帷幕还在他的前面垂挂

着，但这道帷幕已被风儿吹得动荡不定，已被光线穿透，那些急盼着射出强烈光芒的成排的照明灯已经近在身旁。在这种要死不活的严峻形势下，眼下的时间倒是要好好地利用。地上的泥土重又变得疏松了；随着冬日时光的流逝，收容所撤离之后，病人和老人都接二连三地纷纷从林中的小村庄逃走，钻进默兹河附近的那些烟雾重重、气喘吁吁的小火车里，向大后方奔跑。高原重又显得年轻了，就像一座即将被围困的城市，刚刚把**那些光吃饭不能干事的人**统统扔到城外那样，感到轻松自如。格朗热尽管已意识到自己很缺乏英武军人的气质，但他仍然情不自禁地感到，人们在用这把破扫帚猛烈地清扫大地的过程中，那充满战争气味的寒森料峭而又激励人的春天来临了，这种感觉不是隐隐约约的，而是非常强烈的。现在笼罩着那些前沿阵地的空气，比先前人们在那种轻松愉快的空气中所呼吸到的更为凛冽逼人。

冬日的大雪虽然把默兹河与要塞之间的来往切断了，但却使它和法里兹村庄更为亲近。战争早已将高原上身强力壮的人全部劫走。现在，这个部族里的那些年迈的长者也都从高原上逃走了；从清早起，人们就可以听到雪地里的小道上妇女们那格外尖厉而又放肆的笑声，一切事情都显得纯朴而自然。碉堡里的人所感兴趣的，就是能使碉堡处在安稳平静的状态之下，圣诞节的景致、漫漫的长夜、难以预料的未来的前景，以及从奥里丰和艾尔维埃身上明显表露出来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农民习气，都使碉堡里的人产生了一种犹如**家庭妇女**似的伤感情绪。奥里丰常常光顾悬铃木咖啡馆，古尔居夫也去那儿帮他往瓶子里倒酒，但说实在的，他是每隔很长时间才去帮一次忙，因为冬季来临之后，咖啡馆的生意十分清淡，格朗热几乎

成了这家咖啡馆的独一无二的客人。当格朗热下午一走进悬铃木咖啡馆里时，他会惊奇地从印有比尔公司字样的日历下面发现奥里丰，日历的四周饰有一串美丽的花絮，这个季节里的最后一些苍蝇在花絮中飞来飞去；奥里丰身上系着一条黄麻布围裙（格朗热心想：这条围裙肯定是那个死者的，咖啡馆的老板娘已是一位寡妇，虽然体态略嫌肥胖，但她那盈盈的微笑却仍然令人心神摇荡），他坐在桌旁，眼前放着一份晨报，他在给特拉纳夫人讲解报纸上登载的内容，这纯粹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消遣而已，因为奥里丰好不容易才给她读完第二页上登载的省政府的一些公报，这些公报在这种混乱不堪的年代里，在饮料销售的各个环节上大做文章，设下了一些深不可测的陷阱。艾尔维埃在一户人家取代了从阿尔卑斯山来的一位猎人，他和一个身材非常娇小、面色异常苍白的农妇呆在一起；这个女人在家庭人口众多的重压下，在时代的种种灾难的打击下，已到了精疲力竭、不堪重负的地步，法里兹村的公众舆论已经表明，因为考虑到前景不妙，已不主张再对这个家庭给予援助。艾尔维埃来到这里，在这些玛佐尔人看来，犹如是从天而降的一位中世纪的游侠骑士，是专门来保护孤儿寡母的。这种暂时代理这家男人职责的模范行为，有时会弄得格朗热不知所措。但是，当他想到上面曾在这方面作出过明确的指示，总之，规定部队在执勤之外，应充分地满足农业生产上的需要，他的心情此时又平静下来了。人们看到，艾尔维埃一大早就忙着干起了一些重活，他敲破池塘里的坚冰，在这个家庭的成员还远未起床时，他已在清扫门前的积雪，用斧头劈出一天所需的木柴。总而言之，这一职责是非常重大的，而且他也是颇为称职的，他在履行这一职责时，表现了某种高尚的天

性，这种责任远远超越了那种不够严肃、含有色情挑逗的举动，因而人们可能会想到，这里的社会秩序已进行了自我整顿，艾尔维埃以自己的行为证明了自己是胸怀坦荡的。格朗热在想着他那个小小的世界所发生的变化时，也隐隐受到了感动，总之，他并不是根本没有看到他手下的人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安排**。使他心存挂念的人倒是古尔居夫，由于艾尔维埃已不和他总呆在一起了，因此他有一种丧魂落魄、不知所措的感觉，他成天喝得醉醺醺的，举止傲慢，摆出一副不肖为伍、异常清高的神情，在要塞的周围转来转去。人们看到，他在空闲时间里，常常是独自一人在一条被大雪覆盖的很难走的林中小径上踽踽独行，面孔总是那么红红的，并且还微微淌着汗；他憋着一腔怒火，用拳头捶打着自己的脑袋，那顶头盔已被他打扁了；他把脑袋藏在被翻起的军大衣领子里，嘴里不停地嘟嘟囔囔，用布列塔尼地区的一些粗言秽语咒天骂人。

"他在打猎……"奥里丰神秘兮兮地说着，朝格朗热眨眨眼睛；他犹如一个已变得规矩的一家之长，在他说话的语气中，含有一种同情的味道。

格朗热感到惊讶的是，这种种偶然的组合所出现的情景，与行为不端、放荡不羁却完全相反，要塞里那种良好的家庭般的秩序，要塞里所形成的那种非常灵活的纪律，都没有因这些新的组合而受到丝毫的影响。碉堡里的人正在填补这里的某种空缺部分；他们使这个各家的牲畜因在女人们的照料下而四处游荡的小村庄里，恢复了由男子汉治理的有条不紊的秩序，这样一来，这个小村庄在治安管理方面就出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严肃性。因为他们自己都有睡觉的地方，所以在晚报到来之前，在那家人尚未穿上拖鞋时，他们就都停止了工作。每

当冬日的黄昏急速地显现时，这支小小队伍里的人就赶忙扣上腰带，走到女主人家的门口抖掉军大衣上的尘土，就像是加勒比人居住的那种无拘无束而充满着活力的村庄里的情景一样。到了夜晚，他们就要重新回到**男人们居住的屋子**里，在男人们居住的屋子里，那又是另一种不同的秩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脾性、话题和玩笑。在这里却有一个脆弱的世界悬在虚空之中，四周空空茫茫的，不过，奇怪的是它的齿轮系统却仍在运转着。

格朗热有时会想到那只已经停了的时钟，然而一场地震却又使它重新走动起来，不过它只是每到四分之一小时的时候才鸣响一次，他对这些缓缓地一天天地走动着的微妙而又不可思议的机械结构，一向就具有很浓的兴趣，一种意想不到的变故倏忽间却使它获得了生机，自然而然地走动了起来。当他在胸怀非常坦荡的时候，也曾想到部队驻地所出现的这些几乎是动物式的爱情，反而使他的心里感到踏实，这样的爱情是在严冬孕育出来的，然后又在农家热烘烘的屋子里一一吐放出鲜艳的花朵：这样的爱情将他从对莫娜的依恋中拔了出来，使他进入一种宁静平稳的生活氛围之中，使他变得坚强一些，也让他看到了某种未来的景象。

格朗热现在总是很早就起床，在天色比大地还要灰暗、像污水一般黑的黎明之前，在阳光还远未渗透到森林里时，他就能迅速地处理好碉堡里那种缓慢的生活需要他去做的一点点事务。清晨，在天色尚是一片黑暗的时候，要塞里所响起的那种骚动不宁的声音唤起了格朗热的情趣。于是，他给奥里丰下达了命令之后，就上路扬长而去了。在外面，他几乎一整天都是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白色的路面上重又结了一层薄冰，

他从上面走过时，脚下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空中没有一丝儿风，夜色渐渐地从林中消退，犹如被白雪吸去了似的。在他还没有踏上那条通向法里兹村的道路时，一轮宛如烧红的烙铁似的巨大的红日，正从这条路的遥远前方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这种时刻总使他感到非常的新奇，令他赞叹不已：空气更加地凛冽，像鞭子抽在脸上似的，令他感到刺痛，因为他醒来之后，血液的流动已活跃起来，并使他摆脱了麻木的状态；他似乎觉得，照亮这个世界的太阳还从来没有那么早地升起过。倘若在霜冻的清晨他狩猎回来，一大早喝了烧酒使他精神振奋、情绪极佳时，他来到这里之后，就会用他手中那根包了铁头的棍子的尖端敲敲莫娜家的门。莫娜身穿羊皮紧腰短上衣，脚上套着一双大橡胶靴子；时当清晨，因此她的头发散乱不堪，野性十足，仿佛是在野外露宿而造成的，好像她头发上的草屑还在颤动着；此刻，红艳艳的霞光照射到窗户上，将屋里辉映得亮堂堂的。她闻到了一股农民过礼拜天时的那种清新而又浓淡不匀的气味，就像是在牲畜的饮水槽里，用大水冲刷狗牙草根刷子、马刷子和梳妆用品时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气味。她从屋外听到的，只有屋檐四周融化的冰凌大滴大滴地往下跌落的劈里啪啦的响声，以及公鸡在阳光下引颈啼叫的声音。莫娜总是按时作好了准备，她每天清晨总要在夜色尚未消退时就起床，把自己梳洗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就像是一块即便激流碰上去也会绕开的圆石。

“你贵庚几何了？”格朗热有时会这样问莫娜，同时又用他的一根手指熨熨她的眉毛。在她盈盈微笑着，用纤纤的手指轻轻抚摩他时，他顿时就被她那种比一阵强劲的风还要难以招架的美击倒了，他震惊得目瞪口呆，只能在异常强烈的光线下

眨着眼睛。不过，他的心里清楚得很，他所提出的这一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在她身上，青春的朝气和年龄的大小并没有什么关系，她很像一个诸如独角兽之类的神奇的尤物。“我是在森林里发现她的，”格朗热心里想道。接着，一股奇异、甜蜜的柔情便流进了他的心田。她身上的某种特有的气质，使他想到那是海浪将她漂流到他身旁的一座石槽边来的，他感到这是大海暂时送给他的，她停在这里是极不稳定的，海浪既能把她送来，也会随时将她卷走。

格朗热和莫娜在那些光秃秃的花园和冰冻的方块菜地后面的一条小路上走着，这条小路一直通到弗雷杜尔地区的桑斯村。当他们离法里兹稍远一点时，地面上就一无遮拦，变得空阔起来；在这里，那条林中小径状如飞檐，它沿着一大片陡然直下深入比利时境内的森林边缘向前伸展着。眼前是一片无边无垠的白茫茫的雪原，直至天际的尽头，见不到一座房屋和一缕炊烟；他们从雪原上那片没有烧尽的黑黝黝的森林末端，看到一座坐落在山巅上的小城市，它的房屋全是白色的，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灿烂的光芒，在冰冻时节的淡紫色雾霭中晃动着。雪光又使它带上了一种犹如笼罩在紫禁城和希望之都的那种磷光似的光泽。太阳在不断地升高，一根根树枝上融化的冰雪像雨点似的纷纷落下，在他们的行程中，这种景象还要延续好长一段时间。他们朝弗雷杜尔走着，在远方的天地相接处，那座位于弗雷杜尔狭谷凹陷处的小城镇，在蓝、白两色之间放射出耀眼夺目的光辉。莫娜确信，这座城池便是斯巴。自从她在候车室里的广告上看到这个名字以来，它像一种神奇的魔力似的，一直对她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她从没有想过比利时的阿登地区还有没有其他的城市。

“为什么不带我去那里?”莫娜晃动着臂膀问道,每当她认为她的愿望似乎能给人生带来新的内容时,她总是这样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她摇了摇头,又以一种早熟而又审慎的明智口吻继续说道:

“……要是朱利娅同我们一道来就好了。你知道,去比利时花不了多少钱。”

他们来到了弗雷杜尔那条沟壑的后面,就开始清扫一座被遗弃的烧炭人居住过的棚屋门前的夜雪,尔后便从屋里拖出了**小雪橇**。事实上,那雪橇只不过是一种非常粗劣的小拖车,同孚日山区那种在冬天用来从森林里拉木柴的**运木橇**相类似。本地的让伯·德·伯瓦说过,法里兹村的那个小皮奥罗心灵手巧,他在电气设备乃至陶器的修补方面,无所不能;他对这种雪橇进行了一番改造,在上面加了一个藤座。这具雪橇非常结实,而且也有点儿过重,因此,他们就用搬运工人用来负物的皮带拖着它往枞树林里走,一直拖到通往弗雷杜尔的交通信号标志处,即用一些没有去皮的树干建造的塔门,它高高地耸立在一个圆形山顶上的林中空地里。上午十点钟,骄阳照射到结着冰的雪地上,到处是一片金光闪烁、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他们两人气喘吁吁,呼出的气息在各人的面前同时形成两大串热乎乎的气流,他们为此而纵声大笑起来。他们到达交通信号标志处时,就开始分享食物,那是朱利娅给他们准备好、由莫娜装在一只野营袋子里带来的。莫娜把雪橇系在塔柱上,如同拴一匹马似的。这种举动也是她的怪僻之一,就像她总喜欢让家中的门敞开着,她老爱用拇指划出一些粗犷的十字符号一样,格朗热对她的这些不可思议的行为,总不敢冒昧地去问个明白。但他在极度兴奋的时候,也并非绝对没有想到

她还保留了野蛮人生活中的某些半是魔术的神秘习性。他纵然与她相处得亲密无间，但他还远没能在一切方面都征服了她：她令他感到恐惧的场合并不少见。

在这座山丘一侧的斜坡上，有一片林木已被采伐了的地带，在林中打开了一条沿着那边的宽阔、笔直的斜坡向下伸展的通道。雪橇在这白雪皑皑的斜坡上滑动着，接着，它前进的速度越来越快，那气势就像发生了雪崩似的，笔直地俯冲而下，在冲到斜坡上那些没有清除干净的黑色树桩丛中时，那雪橇就像开膛破肚似的，直驱而下。阳光、雪尘、潜伏着危险的暗礁似的湿树桩，以及与黑魆魆的枞木林相毗邻的悬崖峭壁，这一切的一切，在格朗热的眼下都一股脑儿地疾如飓风似的堕入这条深渊之中。那种迅猛异常的气势，仿佛在撕扯着他的耳朵，似乎它要用它那雷霆般的力量清洗着大地。莫娜躺在那里紧靠着他，他感到她那碰伤了的乳房轻轻地靠在他的背上。接着，他觉得雪橇每颠簸一次，她的重量便会减轻一些。她紧靠着他的肩膀，他感到她的身子一会儿轻，一会儿重，他仿佛在背负着一位仙女涉水过河时，那仙女有时会突然加重压力，他的两腿顿时就会像灌了铅似的，感到非常的沉重。有时候，这种游戏还会变得更令人不可思议：他感觉到莫娜用她那清凉的牙齿咬着他的脖子，尔后再把嘴唇闭上，而她的双手却沿着他的胳膊一直伸到他操纵雪橇的手腕。雪橇猛烈地颠簸了一下，将他俩一个跟头栽倒在一处不太坚硬的峭壁上，这道峭壁是由河水在河谷的深处冲刷而成的。他们双双在雪地里翻滚打转，纵声狂笑着，彼此扭在一起，用手和膝盖相互打闹着；刹那间，格朗热感到莫娜又在用牙齿追踪他的脖子，她猛一下子轻轻地咬住了他的脖子，这动作就像人们蓦地抓住猫脖子上

的皮，把它从地上提起来一样。一些被扬起来的飞雪钻进了他们的肩部深处，再沿着臂膀往下滑动，他们觉得这白雪反而使他们产生了一种舒适的灼热感。每当他们抖掉身上的雪，坐在雪橇上略微休憩一下的时候，他就会偷偷地端详着她：身材非常的苗条，外面裹着一件紧身茄克衫，面部隐隐现出某种不太舒心的神色；他联想到了那些出于防卫本能而天生善于蜇人的胡蜂，人若是被它们蜇一下，就会有瘫痪的可能。在他们沉默不语时，只要一闭上眼睛，耳边所响起的唯一的声音，就是这茫无际涯的森林里冰雪融化时微微发出的汩汩的流水声。有时从很远的地方会传来一声雄鸡的长鸣声，那上午的艳阳似乎顿时就变得更加明丽一些。格朗热把他的脑袋靠在莫娜的肩头上。他感到，周围的世界有一股浓烈的温情向他源源不断地涌来。

格朗热和莫娜回到棚屋之后，两人就并肩坐在雪橇上吃着剩下的干粮，此时已是午后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了。在森林里天地相接的远处有一道淡紫色的光环，它的色泽正在渐渐地加深，寒气在慢慢地降临大地；一条难以察觉的、令人惶恐不安的阴影从西斜的阳光下掠过。身著短筒皮外套的莫娜，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她的心头就像山岭上面的天空一样，旋即就罩上了一层阴云，她浑身上下都感受到了严冬的季节和此刻夜幕降临时所发出的警示。

“我不喜欢日落黄昏的辰光，”当格朗热问莫娜为什么打寒战时，她晃了晃脑袋说道。当他又问到她心里在想些什么的时候，她说：

“我不知道。也许想到死……”有时，她会把脑袋转到他的肩头，把身子贴紧他，顷刻间急促地嘤嘤啜泣起来，这种犹如

4 月份的骤雨一样突如其来的抽抽噎噎，令他感到非常纳闷。格朗热蓦地感到一股冷气攫住了他。他不愿听到从这个突然被夜色笼罩着的幼稚的女预言者的口中说出什么话来。在格朗热和莫娜回到法里兹村时，青灰色的凛冽夜雾已降临到房屋墙垣的半腰间，屋子檐槽边缘重新结成的纤细的冰柱纷纷掉落，铺满了一条条寂静的小巷子。白雪甚至在太阳落山之前就已染上了一层灰蒙蒙的色泽。他们周围的大地仿佛突然一下子就变得这般的死寂，这般的阴冷，以致莫娜的种种预感顿时也袭上了他的心头：他感到白昼猛一下子倒转了过来，跌进了漆黑的井底，井底下阴沉冰冷的水不断上升，他在那里挣扎着，嘴里泛出一股令人恶心的井水的气味。朱利娅刚一给他们送来热茶，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脱去了身上的衣服。这间阴暗的大卧室，完全沉浸在冬日夜晚农家的凄凉气氛之中，他俩呆在里面默默无言地紧紧搂抱在一起。格朗热有时会把身子伸进冰凉的被子里，背靠着枕头半躺着，这时他会松开莫娜的手指，瞪大双眼，不由自主地把视线移向那些在房间里蔓延扩展的巨大而浓重的家具的黑影。“我这是怎么了？”他心头郁闷地呻吟着，“谁又能知道呢？或许这便是**黄昏时分的伤感**。”然而，令他感到奇怪的是，这种感觉他还从未体验过。当他在黑夜降临踏上归途时，心头涌起了一股沉重的孤独之感；他同往常一样，在途中总要转到马佐尔家，叫上艾尔维埃和他一道回去。格朗热和艾尔维埃在满是积雪的道路上悄无声息地走着，他们的脚步声被松软的厚雪吸进去了。他俩一走到那条在林中开辟的小道时，默兹河一带的工地上所放射出来的灯光已取代了昏黄的暮色，它犹如一种病恹恹的曙光——一种虚幻的曙光似的映照着雪原。格朗热感到，大地的颜色已变成了一种

难看的蜡黄色，仿佛这是时间使它患上了一种持久不退的高烧而造成的，他在大地上走着犹如在一具已开始发臭的尸体上行走一样。

格朗热每当回到他的卧室里时，常常会看到他的桌子上放着一些邮件。这些邮件是古尔居夫带来的，有时候是小卡车从营部捎来的；映入他眼帘中的信件也给他回到要塞时的心情增添了一层不愉快的阴影，因为他不愿知道各种各样的消息。他和那些生性孤独的人完全一样，这类人和他们年迈的母亲或姐妹走在一起时，总是把她们抛在后面的某个地方，因为每天独自一人散步时，就能敏锐地发现邮递员会带来些什么。如果他回来得晚，还没有走进卧室时，他心里就会琢磨着，从莫里亚梅来的邮件是否会在他还走在路上的那段时间里就已经放在了他的那间宁静的方形卧室里，可千万不要在他入睡的过程中再送来；他回来之后，要不了几分钟，奥里丰照例要来敲他卧室的门，表面上是进来向他**汇报情况**（他故意用皮鞋的后掌发出诡谲的异乎寻常的咯噔声，好让格朗热开开心），其实，他只是想在"准尉的情绪似乎还不赖"的时候，再给他送来一些抚慰人心的好消息。

但是，目前似乎还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表面上看来，在所有的官方文件中，还没有任何迹象能使人推想到高原防区会出现什么新的变化。人们甚至还能渐渐地从些许乐观的角度，看出某些确实令人放心的迹象，例如，有关工程兵的通报就已令人感到前景很不错，就像春季里暴风雨结束后，天空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晴朗天气；这则通报规定，解冻结束之后，立即把埋设在路边的防坦克地雷拆除，对这些地雷进行检查之后，将

其存放入库。然而，从这类每周俱增、毫无生气、废话连篇的文件中，却泄露出了某种令人稍许担忧的信息，这种信息有时使人感到就像在酣睡过程中大脑的正常活动中断了一样，但是某些滞留不去的顽念还萦绕在脑际，它们像蚂蚁一样，慢慢地麇集到神经的末梢。目前使格朗热感到心神不安的一件事，似乎便是严冬即将过去，这同装甲兵调动的情景一样，每个人都知道（装甲兵们对此也不严守秘密）这些装甲兵是准备在德国人一旦发动进攻时，就立即越过比利时，开赴到遥远的战线上去。但是，当人们试图尽可能地弄清楚那些传到法里兹来的非常零散的指令的含义时，却出现了一种令格朗热感到莫名其妙的情景：显而易见，人们所担心的并不是那些装甲部队会不会越过边境开到远方去，而是生怕他们会假借这种调动的方式，把部队往回开。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每个星期都有不少琐细的指令纷纷传到林海雪原的深处，引起了默兹河边驻军的指挥官们的警觉，这些指令给他们明确规定了撤退的路线，各纵队分散撤退的进度，以及授命部队指挥官炸毁军事设施的指令。特别是各要塞在装甲兵司令部的指挥下，进行撤退或重新越过国境线的路线，都有十分精确的规定。格朗热从一些供军官们传阅的有关撤退的大致路线获知，这无非就是指挥部用红铅笔在作战地图上标出了前方的大炮按规定应该达到的射击范围，以掩护装甲兵往默兹河的后面撤退。

往默兹河？格朗热在心里琢磨着。默兹河就像黑暗中的一条长长的朦胧模糊的光束似的，向前延伸着，一直流到密林深处这座要塞的后面，又使要塞发出了一种不祥的磷光。默兹河吗？它和这些部队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格朗热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用手指头冬冬地敲击着幽

黑的窗户，一时陷入了茫然不知所措的境地。他自从思想上产生了这种令人不愉快的想法起，就转入了沉思默想之中，试图构想出一整套应急的办法。待到战火一旦烧到莫里兹要塞的时候，他就很难想出一套周密的应急措施了。这支部队就像一架机器一样，它是被各种铁钉牢牢地固定在地面上的，可以想象得到，它在运动起来时，那种架势可能会是怪模怪样的，必须经过长时间的组装，它才能移动，才能前进。

"再说，谁敢去谈论这样的问题呢？"他暗自想道，随即耸了耸肩膀。

"在这种问题上，谁也没有作过认真的思考。就连在莫里亚梅的交谈中也没有涉及过……"他想到这里时，思绪突然停了下来，因为瓦兰突然闯进了他的脑海里。嗨，瓦兰呵！……他思潮翻滚着。他只是耸耸肩膀那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突然，某种东西闪进了他的脑子里，他的心念顿时又是一动：在夜间，虽然办公桌上总是摆着一些"文件"，但是总有一种局促不安的情绪在折磨着他，这种情绪既说不清楚，而又驱除不掉，搅得这支部队里的人总是长夜难眠。格朗热在读完《小阿登纳人》以及从巴黎弄到要塞来的所有杂志之后，他有时会想到，他现在认为"所有的报纸都是十分拙劣的"这一根深蒂固的印象，可能都是因为看了这些杂志之后而产生出来的。眼下的形势却是风平浪静。在芬兰的战争已近尾声，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东方，它曾是世人一度谈论的热门话题，现在那里的一切情况似乎都已平静下来了：高加索的油井让不让它们自行燃烧，这件事似乎永远也没有个决断。人们为截断森林的火灾而放的火，在远方的天际慢悠悠地反射出一段时期的淡红色的光芒之后，现在已渐渐地变成了炭黑色，一处处的火焰正

相继熄灭下去。稍许有点儿喧嚣不宁的东北战线上，此时也已开始静寂下来；不过，在这种寂静中却时时响起轻轻的咳嗽声和移动椅子的吱嘎声，有时人们会以为有某个天使从这寂静中经过，那些应邀的来客就会从这种寂静的气氛暗自想到进餐的时间拖得略长了些，并且在端来冷盘和送上比较实惠的主食之间相隔的时间也把握得不太确当。因为此时此刻这种寂静的气氛刺激着客人的耳朵，寂静本身变成了客人的一种饥饿感，因此，客人们张开嘴巴打呵欠的举动，既不会令人想到他们是厌倦难熬所致，也不会想到他们是有意拉开上下颌试图赶紧结束这种意味深长的寂静气氛。眼下，时近冬末，人们已感到那种悄然静谧的隆冬世界已现出了裂缝，它犹如儒勒·凡尔纳笔下的那座浮动的冰岛，在融化过程中会一天天地变小。

格朗热竭力同种种不愉快的思想进行了一番斗争，这些思想都是他夜间呆在碉堡里聚集到他的脑海里来的，他把这些思想称作他的**灵魂**；在上床就寝之前，他有时会瞥一眼那张用大头针别在床头上的比利时地图；这是《小阿登纳人》杂志上的一张**免费的**彩色**附图**，它的四周饰以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的国旗，读者如需要，就可以从虚线部位把它剪下来。格朗热对着这张地图陷入了深思。他心里似乎有点儿不愉快，他那微微皱起的眉头，宛若人们把干酪罩拿走，干酪四周顿时围上一圈苍蝇似的。格朗热按照地图边角上的比例，用自己的那把锉指甲的锉刀，从容不迫地量了量地图上某些部位的距离。总而言之，比利时的货色总是偷工减料的。从德国的边境线到默兹河，可能还不到一百公里，这段路程有三个小时也就够了，而且还用不着走得很急。幸运的是，这段路程中有几公里是从阿

登地区经过，那里的人对部队深恶痛绝，或许至今人人都在传说着：1914 年，霞飞① 在这里遭到了严重的挫折，这种教训人们是不会忘记的。格朗热以一种惊喜的神色注视着那个富有生命力的巨大的标志着森林的绿点，这座由一块块地段连在一起的森林，将它的触角一直伸展到列日省内的默兹河之外的地区；它的确如同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一座比较重要的森林。此外，格朗热还发现，任何一处地方的林木都没有法里兹村对面的林木那么茂密。"没有一处林中空地！"他喃喃自语着，情不自禁地从嘴角上露出了赞赏的神情。再说，在一些参考书上也提到过这座森林。米什莱② 写道：这是一座"无边无沿的矮树林"，部队在这种宁静而疏朗的广阔的矮树林里行军，是不会迷失方向的。但总的来说，在矮树丛里行军要比在森林里行军更为艰难。而且还应考虑到比利时的驻军，他们在那里布置了十七个师的兵力。他们还准备好了种种极其可怕的毁灭性弹药。"林中所有的道路，"他继续思忖着，随即又撇了撇嘴，"都被他们用木头堵住了！……"接下去，他又突然想到，令人感到可恼的恰恰又是这些非常矮小的树木，因为往哪一个方向走都讨不到任何一点巧。他躺到被窝里之后，脑子里还对比利时的军队、森林、摧毁性的弹药和历史上的教训，又思考了一会儿。如果有人给他指出地图上出现了一处不应有的疏忽，即把驻扎在默兹河一带的军队放进括弧里，他或许会觉得这种指摘委实有点儿令人惊讶。他不想再思考下去了，到这里就此收住吧，这都是一些古怪难解的问题，或许他不愿再

---

① 霞飞(1852—1931)，1915 年任法军最高司令，1916 年晋升为法国元帅。
② 米什莱(1798—1874)，法国著名历史学家。

深入探索其中的奥妙。他在最初的似睡非睡的平静状态中，谛听着生机勃勃的森林的气息。

临近 1 月中旬时，天空下起了一场大雪，所有的道路已完全无法通行；之后，便出现了明朗的天气。在一天的中午时分，德国的一架侦察机飞到了默兹河谷的上空。从远处看，它只是一叶很小的银白色的片状物，在空中十分缓慢地飞行着，时而在阳光中闪耀着银灿灿的光芒。它的后面拖拽着一长条宛若由一团棉絮连成的白雾，这一团团白雾在飞机的航迹中不断地相继吐放出棉绒般柔软的“飞花”。这样一种景象在格朗热的眼下，不但毫无好战的气氛，而且还具有某种装饰作用，使人看起来优雅而悦目：每隔一段时间就从飞机的航道中爆发出一些“飞花”，一片接一片，极其有规律，恍若有人用一把奇妙的小铲子，一铲一铲地把一朵朵鲜花抛到清晨明净的蓝空中。这架飞机在一个星期内几乎每天都要到河谷的上空来一次。格朗热思忖着，这场大雪一下，默兹河阵地上那些正在施工的土方工程就会看得更加清楚，德国人就可以利用这个时机拍下照片。正当大家都在碉堡里喝咖啡的时候，突然响起了一阵变化无常的奇怪的隆隆声，一个个不由得都一齐把目光转向窗户。

“嗨，这种怪声！……”古尔居夫一边低声说着，一边斜眼向飞机眨了两下。随即，他异常滑稽地用头盔把眼睛遮了起来，还大言不惭地说这是为了防太阳，其实，他是害怕一些时而会飞扑到小屋顶石板上的当当作响的小碎片。不过，他们的部队的对空防御也从来没有达到过预想的目的，因为他们所使用的高射炮的炮管都是一些陈旧不堪的 75 毫米的炮管，在

上次战争中曾用这样的高射炮来对付“飞鸽号”轰炸机。

“装备太陈旧了！……”不偏不倚的奥里丰一边很不满地说着，一边端起了咖啡杯。他们静听了一会儿从窗户里传来的细小而浓密的“飞花”声，这声音听起来非常的悦耳动听，它像隆重的场合鸣放的礼炮那样以预先规定的速度在静谧的蓝空中撒播开来。

“瓦兰的情绪肯定是非常地激动，”格朗热心想。在敌机进行了侦察之后，无疑，瓦兰一直在等待着进攻日子的到来。格朗热想象着瓦兰此时正在他的办公室里，双手抄在背后，大步地走来走去，他有时会在与他交谈的某个人的面前突然停下来，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鼻翼颤动着，嘴角稍稍扭向一边，他会按捺不住地说道：“您难道还不明白吗？”在某些日子里，在格朗热的眼下，要塞后面的地域，已完全消融在雾霭之中了；可是瓦兰却从不这样看，他认为那一带区域里恰恰是动荡不宁，异常地活跃。他的这个看法，可能一方面是来自于他的办公桌上的那架镀了镍的电话；另一方面，可能是来自于他那只骚动不宁的手，这只手比猫爪子还要灵敏，只要电话铃一响，他就会迅速攫住听筒，那铃声戛然而止。当他试图表现出**苦恼重重、难以忍受的心境**时，他的形象在格朗热的眼里就会变得朦胧模糊，捉摸不定，只有一次是例外。那一次，格朗热看得非常地清楚：瓦兰将他的一只干瘦的手搭在电话机上，俯身面朝着电话机，纹丝不动，只有嘴唇在神经质地猛烈地抽搐着。格朗热心里感到纳闷，为什么瓦兰的这一形象在他的眼下是如此的明晰，而同时这一形象却又使他感到那般地不愉快？有时，他又像孩童那样，自得其乐地遐想着那些可能会发生的事——总之，他想的是有关战争的事，他预计对方会用炸弹轰

炸，这并非是没有道理的。在这座被幽灵和意外事件所缠绕的地区边缘上的要塞之外的远方，在离它很远很远的地方，一旦发生战争，那么，瓦兰办公室里的电话线就势必会被切断。

在这一周快要结束时，高原上云封雾锁，这是解冻时节来临的征兆。德国人停止了空中侦察活动。接着，天空又开始清朗起来，凉风习习，碧空如洗；酷寒骤然降临，高原上骤冷了两天；路面上结满了薄冰，法里兹村和要塞之间的道路几乎不能通行。这支小分队的人被困守在碉堡里，一个个神不守舍，胸中窝着一股难以抑制的恶劣情绪。到了第三天，格朗热一大早起身正在哆哆嗦嗦地穿着衣服的时候，他突然从窗口看到，布泰碉堡里的一个人正从一条林中小径上走出来，大雪深及那人的腹部。他来这里，是要将布泰碉堡从莫里亚梅获得的消息迅速告知眼下外人还无法到达的法里兹要塞里的守军。他要传达的是一条紧急命令——**一号紧急令**。

“电报机偏偏出了问题，”那个人重又开口说着，但他却露出了疑惑不解的神情，“加之，又下了这场大雪！……”可是，这场大雪与他放在桌子上的那张小小的方形白纸相比，突然又变得不算一回事了；电报机闷声不响，但却使人嗅到了陷阱的气味；与战争有关的一道命令、一条消息以及一个普普通通的士兵，顷刻间使一切事物都蒙上了一种吉凶未卜的时隐时现的幽光，它们会把那个即将来临的季节搅得昏天黑地。那些被拆下来靠在白木上的枪闩，从隔板的后面（格朗热只是偶尔到里面去检查一下武器）突然发出了咔嚓咔嚓的撞击声，那些窝着一肚子火的兵士们的恶劣情绪刺激着格朗热的神经。至于有关战争的警报，他们并不怎么相信，但是这些战争的警报却使他们火冒三丈。这是儿童们在玩跳鹅游戏的鬼把戏：人们

一直沉浸在安逸宁静的梦幻之中，以为可以将省吃俭用，一周周地积蓄下来的资金，用来确保他们的安全，而这一下，所有的资金都会化为烟云，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不久，默兹河边的驻军就开始动了起来，一直开到河对岸很远的地方，沿着国境线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调动所有的神经来刺探情况。临近中午时分，格朗热他们看到，瓦兰上尉突然来到了要塞的前面。

“奥里丰给您去热咖啡了，”当他俩坐下来时，格朗热对瓦兰说道。

“布泰那儿的人给我转来紧急通令，”他继续说着，轻轻地咳嗽，很谨慎地稍稍抬头看了看。瓦兰上尉耸了耸肩：

“我知道的并不比您多，亲爱的。不过，这一次不管怎么说，我感到此事有些蹊跷。我们向埃克拉特里地区攀登了三次，每一次都受阻停了下来。”

瓦兰指着那条被厚雪覆盖的道路做了一个厌恶的手势。

“您这里，一切都正常吗？”瓦兰上尉几乎是用一种漫不经心的语气问道。

“碉堡炮眼上的框架仍然没有解决，所要的材料始终没有送来。”格朗热答道。

瓦兰上尉又耸了耸肩膀。驻扎在莫里亚梅的每个人都知道，自从做炮眼框架的材料找不到之后，三个月来，瓦兰时常暴跳如雷：碉堡上的炮眼没有眼睑作遮护，就像是残缺不全的肢体，他为此感到忧心如焚。

“我心里清楚，”瓦兰上尉说着，嘴唇剧烈地抽搐了一下。“但这些东西我无法制造出来。”

接着，瓦兰上尉便小口小口地喝着咖啡，一言不发。格朗热心想，瓦兰肯定会有办法解决这一问题；不过，要不要把这

些办法说出来，他心里还在犹豫不决。上尉把咖啡杯放了下来，举目朝窗外看了一眼，就像那些到这里来视察的人那样，往往会不由自主地举目四顾。霎时间，林中那种极难驱除的寂静气氛，重又涌回到了这间卧室里，宛如某种漂流物静静地卧伏在巨大的深渊上那样。

“我们下去吧，”瓦兰突然说道。解冻时的刺骨寒气，几乎使碉堡里的人难以忍受。有几只空酒瓶滚到了靠近地道翻板活门的水泥地上。从雪空中泻下来的黯淡阳光，通过炮眼折进来时，呈现出一种灰土色，落在粗糙坚硬的混凝土上，这种光同从气窗里透进来的天光完全一样。

“在解冻尚未来临时，就应当预先做好弹药箱下面的通风透光工作。”上尉不胜厌烦地说。“冬季到来之后，这些钢筋混凝土已锈成蜂窝。倘若在这道紧急通令的背后有什么名堂的话，天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

上尉继续往前走着，又从炮眼里瞧瞧外面的道路，尔后，仿佛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道：

“人人都在蒙头睡大觉。像这些事，大家做得越少，就越不想去做——就拿给枪支大炮上点润滑油来说吧，这事人们压根儿就没放在心上。在这条战线上的碉堡里，武器经过今冬潮湿的天气之后，两件中就没有一件能保证打得响。”

格朗热拉开了反坦克炮的炮闩，随即又关了上去，那炮闩在啮合时发出一种清脆而又猛烈的咔嚓声。

“我说这话不是针对您的，”瓦兰若有所思地说着。“总有若干数量的大炮是不行的。如果全都是一些生锈的大炮的话……”

上尉将他那只戴着柔软手套的手放到护腿铠甲上，用手

指头敲击着铠甲，发出硬梆梆的响声，他微微仰起了脸，朝着格朗热神情倨傲地翕动着鼻翼，说道：

“一支无法挽救的部队，老弟，它给我的印象是，它想把自己很快变成一支不堪一击的部队。得啦！这不是我们的事。”他戛然而止，面部突然又显出了一种异常愉快的神情，因此说话的声音也使人听起来颇为入耳了。“另有一件事，格朗热，”他双目朝下看着，边说边戴上手套。“将团里的人员调动一下，您看怎么样？”

“将团里的人？”

“其目的是想使勤务连好好充实一下，看来在准尉人员中，要从您开始，这样一来，我就成了一个暴发户了。虽说这要有一种牺牲的精神，但大家还是从心眼里愿意任凭我来挑选的。”

格朗热看了中尉一眼，突然面红耳赤，感到羞愧难当。在勤务连当兵，那是无人不知的最轻松的差使。

“这事使我有点儿为难，”沉默了片刻之后，格朗热毫不感恩地说，“我要是至少能了解我凭什么调到勤务连，那么……”

“不是这么回事，格朗热，”上尉一边说着，一边把手放在他的肩上搁了一会儿。“您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如果由我来选择的话，我就会把您留下来。”

“那我理解错了，”格朗热说道。尔后，他又刷地一下用手指作了一个驱除疑虑的动作。

“您心意已定了？”

“已定了。”

上尉皱起了眉头，轻轻地咳嗽了一声。他用脚尖转动着一只空酒瓶，让它往地道翻板活门那儿滚去。他显得局促不安而

又茫然不知所措。

“干这种事并不会影响您的名誉，”上尉转身突然对格朗热说道，“丝毫不会影响您的名誉。这种调动是合乎规定的，就这样吧。您在这里的岗位对您是不合适的，让一名士官生来接替您吧。”

“不行，”格朗热再一次表示了不同意上尉的决定，但说话的声音却有点儿低沉。

接着，又出现了片刻的沉默。

“是为了一个女人吗？”瓦兰问道。随即，他又做了一个奇异的鬼脸，这无疑使格朗热想到，上尉要说的是**好色之徒**这个词。

“不是的，”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格朗热继续说道，“绝非如此。”

“那为什么呢？”

“我喜欢呆在您的麾下。”

“这不行，”上尉回答说，他用手指头轻轻地拍着手枪套，以一种诡秘而又带着嘲讽的眼神注视着格朗热，这种神情使格朗热紧张的心情略微宽松了一些。“不行，不能这样，……您这种想法使我感到很奇怪。”

察看了碉堡之后，他俩重又到格朗热的房间里呆了一会儿。上尉拿出一些文件给格朗热看；格朗热随而便之地匆匆溜了一眼，这些文件的内容几乎全都是老生常谈，他把这些玩艺儿叫做“海关工作条例”，所谈的无非就是一些有关对碉堡里的设备进行维修、加强对边境地区的警戒、布设地雷、给敌军以毁灭性的打击，以及拉起带有铁蒺藜的铁丝网。不过，其中还是提供了一点新奇的东西，即附有一本绘有德国各种装甲车型号和

外形特征的小册子。格朗热将这本小册子翻看了一会儿之后，突然神情一转，陷入了沉思状态。看来这一次所涉及的问题，已不只是西格弗里德战线上的事了：透过这些一成不变的官方俗套语，可以看到战火很快就要熊熊燃烧起来—— 自今年一开始，战争的矛头就已令人难以察觉地发生了转向。

“嗨，答应我吧！”上尉说着，便将目光从格朗热的肩部看过去。他俩的神情重又变得稍稍严肃起来……他俩交谈时，总是采用上尉惯用的语言进行，从不明确指出德国人的情况，只是提到那个强国所控制的那些动荡不定的地区，以及上尉在心里深恶痛绝的那些**大头目**。格朗热心想：其实，上尉是一个魔王派的信徒。然而令他感到奇怪的是，他内在的同情心却驱使他向上尉靠拢，说到底，上尉只不过是通晓魔王派教义的专家：他能在布满星星的袖管里看到他心目中的上帝。

“我相信，您是了解当前的时局的，”格朗热很不自然地微笑着说。他俩之间的那种相持已久的**小小的争执**重又开始了，这惹得上尉很不高兴。

“大致上了解一些……”上尉一边说着，一边点燃了一支香烟，佯装出一副心平气和的样子。然后，他便用手套的指端拂了拂那本小册子，继续说道：

“……唉，相信我吧，我不会贸然行事的。您瞧着好了，战争会随着春燕一道来临的。”

他俩神情沮丧，百无聊赖地朝窗外看了一会儿，然后又喝起了咖啡。此时，中午的阳光已恢复了些许的活力；那条在林中开辟出来的小径的路面上，这里那里地闪现出一片片棕色大理石般的花纹。碉堡的顶板上所融化的冰雪从檐槽里落到鸡棚上的声音，一滴一滴地不绝于耳。

“那么，您为什么愿意呆在这里呢?”瓦兰上尉突然问道。“您不要说，”他用手势制止了格朗热的回答，“请让我说下去，我不喜欢那些自愿留下的人，我心里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您对我说，您留在这里是想能战斗在第一线，那我就不怎么看重您了，您这样说，我是不会相信的。”

“我不会这样说，”格朗热接上去说，“我要说的是另一回事。我喜欢这个地方。”

格朗热表面上似乎是在专心听着上尉说话，但内心里却在对上尉如此了解详情而感到惊奇。

“是的，也许如您所说，”上尉沉默了片刻之后说道。他又重新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远处的道路。“您真是个怪人!”他说着，笑了笑，那神情使人感到他的心里很不踏实。

瓦兰上尉站起身来准备告辞，他紧了紧钢盔上扣在颌下的带子。他刚才的那种不自然的奇特的面容倏忽间重又变得冷峻而又英武，并因苦苦思索而带有几分文雅的神色，高高的鼻梁犹如猛禽的嘴似的咄咄逼人，双目的四周呈现出一道浓重的黑圈。

“那么，就这样说定了，”上尉作出结论说，随即把手伸给格朗热，他这种举止是从未有过的，仿佛同推心置腹、诚恳待人的味道颇为相似。但他的意见就像是法官在预审笔录上所写的结论性评语那样:“重读之后，原先的看法不变”。

“您坚持自己的意见，”格朗热说道，“我不相信您这样做心里会十分满意。”

“您错了，老弟，”瓦兰一边神情严肃地说着，一边点燃一支香烟，“我并不讨厌和那些选择开小差的人一道打仗。”

夜幕降临之后，格朗热到外面散了一会儿步。他和上尉之

间的谈话搅得他心潮澎湃，难以平静，他很需要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使他感到震惊的是，在他和上尉谈话的过程中，他骤然意识到，莫娜的地位在他那种粗俗的、近乎动物式的欲求中是多么地微不足道，但他先前却为此而强烈地希望能够留在这里。

“难道就为了在这里活下去吗？”他几乎大声地叫喊了起来。他的目光注视着那座夹在纵横交错的、光秃秃的树干之间的简陋不堪的小屋，上面那些长条形的犹如泪痕的锈迹，在钢筋混凝土上划出一道道斑纹，那一条条锈迹不断地往下移动，现在已延伸到带刺的铁丝网上。他又看了看那个布满了空罐头盒的小花园，以及那间壁板上斑斑点点犹如患了麻疯病的养鸡棚，他不由得耸了耸双肩。不论把部队驻扎在哪儿——这里或者是别的什么地方——对他来说，似乎都没有什么不合适。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其中是有区别的。他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居住的法里兹地区所勃发的那种狂热的情绪，他觉得在这里生活得轻松自如，因为他从没有经历过这种生活；确切地说，这种感觉倒有点儿像他幼年度假期间下车走到狂风怒吼的沙滩上时的心情：在火车距海滨还有好几公里的地区，他就可以从窗口看到路边的树木在渐渐地萎缩，慢慢地变小，这时心中就猛然涌起一股激奋昂扬的情绪，然而，当他一想到旅馆房间的门可能不是朝波浪滔滔的大海开着时，旋即又从心底里产生一种难以抑制的怅惘之感。他又想到，或许第二天那些用沙土垒起的城堡还留在海滨，他只要能在那里站一站，他的心就会比在别的地方跳得更加地猛烈，但他心中有数，海潮会很快将那些用沙土垒成的城堡冲垮，可他同时又不相信会出现这样的情景。

晚上，当格朗热寄出几封信，在每日的工作汇报上签了名之后，就早早地上床睡觉了。写信对他来说已渐渐地变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他要越过无数的障碍才能让他人听到他的心声。在这种严冬的漫漫长夜里，他喜欢躺在床上看看书，战士们的清晰响亮的呼吸声，穿过一层薄薄的隔板，在他的耳际萦绕。碉堡的钥匙挂在他的床头上，他喜欢从心灵上感受到他置身于其中的这座密不透风、自我封闭的要塞，有条不紊地在茫茫的黑夜中飘流，就像一艘舱口关闭的船只在浩瀚的大洋中航行那样。不过，这一夜他并没有看书，他伸手从小木板上拿起了上尉留给他的那本装甲车型号手册，他翻看了很久。这些形状粗笨、色泽灰暗的装甲车，他至今还从没有看到在什么地方重新生产过，但却使他看起来别有一番浓厚的异国情调——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产物，它们的外形从一侧看上去，既带有巴罗克风格，富有戏剧性，而又给人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德国人根据技术急需改进的要求而制造出来的这些武器，还能使人想起命运三女神之一的法芙纳。格朗热思索着："命运三女神之一"，这个词目前在法语里还见不到。他以一种既厌恶而又着迷的奇异的目光，紧紧地端详着这种装甲车的图形。屋外下着大雨，这雨是从阿登地区蔓延过来的，在夜幕降临时就已经开始下起来了；但哗啦啦如击鼓般的雨点落在雪地上，听起来并不太响亮。他时而不由自主地侧耳谛听着从那间方形卧室里传来的声音，他生怕自己此时的举止神情会突然被人发现，就像他过去偷看淫秽照片那样，总担心会被人当场抓住。

冬季临近结束时，格朗热获得了一次外出休假的机会。他

在一个潮湿的拂晓时分来到了巴黎，在他的眼下，巴黎愁云密布，肮脏不堪，毫无一点儿欢迎来客的气氛。在他下榻的旅馆里，抹上了一层蓝颜色的灯光，将那种犹如荒漠地区的天光那样的光芒射到了床铺上，使人感到阴冷，就像进了医院那样，使人的触觉失灵，仿佛是在黑暗中迟疑不决地摸索着行动似的。只有到了酒吧间和剧院里的亮着灯光的地洞里，许多人你挤我、我挤你地紧靠在一起，他才真正感到身上有了热气，好像又回到了远古的冰川时代，生活的活动范围在不知不觉中退缩到了地底下。

格朗热胡乱地东奔西跑，在咖啡馆里和几个心不在焉的朋友重新取得了联系，但是他们的心却不在咖啡馆里，都在牵挂着这座城池：巴黎仅仅变成了一个火车站，站在两列火车的中间只听到砰砰拍击车门的声音，夜间，在战壕沿线的一排排色泽如乌煤的房子里，一些微弱而又晦暗的灯光信号时隐时现。在这初春的日子里，虽然仍是春寒料峭，但是那些在户外散步的人依旧坐在广场中心的小公园里，他们一个个双手交叉，用阴郁的目光望着这座城池，神情慵懒而又焦虑不安，犹如在搬家的前夕，用一种无可奈何的眼神扫视着他们的旧居似的。此时，城市上空的灯光暗淡下去了，城市已失去了他那羽绒似的柔和的光芒，人们触摸到了它那坚硬的内核：城市交通枢纽的情景依然如故，但此刻它在军队驻地和乡下别墅之间的范围内，已经显得寒酸而不中看了，如同地势低下的帝国旧城区的情景一样。它的脉搏在缓缓地跳动着，因为它的血液不多，只有一些临时雇员和被官方征调来的一些平民在为它工作。它时而会听到从它的一条条道路的尽头传来的边境线上爆发出的暴风雨般的隆隆声。

格朗热在巴黎呆腻了，于是他便乘火车返回乡野去。冰雪骤然融化之后，路经维埃纳河时，河水正在上涨。泛着泡沫的冷冽的河水淹没了那些已经吐出绿茵的低洼的草地；但是在希诺奈山谷地带，都兰城那浅蓝色的光泽，在一座座山丘上已清晰可见：在石灰岩的斜坡上，那些树皮已经脱落的矮树丛中，飞溅喷发的火星、暗绿色的烟火在冬日干涸了的小树枝上四处乱窜。

格朗热一大早就离开了小客栈继续赶路，他的右侧是维埃纳河，目光穿越那些仍旧是光秃秃的白杨树林，可以看到维埃纳河隐藏在长披纱似的薄雪之中。越过一处河谷的拐弯处，只见一座形如《日课经》似的小城，在桥那一端的黎明的曙光中突兀而现，它坐落在一座坡度不大不小、恰如其分的小山的半山腰上，四周道路环绕，路面上布满了白色的尘土，就像被磨坊主撒了一层面粉似的；鳞次栉比的屋顶宛如蓝幽幽的玳瑁，正从那比鲔鱼群的色泽还要耀眼的珠光似的晨雾中显现出来；城堡上两个碉堡之间的又高又宽的护墙，高高地横空伸展在屋宇的上方，好似被人伸开双臂拉直的一条壮丽而辉煌的彩带。格朗热跟随着最先几辆农家赶集的大车过了桥。有时，他一大早就来到一只只装着木炭的柳条箱后面的幽暗的小咖啡馆里，空着肚子一边喝着用维埃纳山坡上的葡萄酿制成的玫瑰红酒，一边听着从渐渐升高的小街上传来的加上铁箍的双轮小推车的吱吱声，以及那些在鹅卵石铺成的路面上滚动着的酒桶的隆隆声。

这座城市并没使他感到不愉快。在他看来，它仿佛是从时间的流逝中飘逸出来似的。市容新奇悦目，令人想起了风貌奇特的埃比纳尔市的形象。一道他从未看到过的奇异的光芒，在

十五世纪就已形成的一个偏僻街角的上空摇晃不定。希农城堡的狼牙闸门高高地耸立着：他仿佛看到阿坤廷国王像打一张张塔罗纸牌似的，在喇叭声中由盛大的仪仗队护送，从一道道拱门里走出来，来到了那座久已废弃的城楼上。城楼的一侧是一位圣女，另一侧是蓝胡子。他眼前的景象有几处关键性的连接点在刹那间松开了，他的心在剧烈地跳动着，他的心灵里突然闪现出了这样一种获取成功的可能性：一条条宽阔的大道总是会倏忽间展现在那些"不受欢迎的伟人"的面前。

这个地区的石块也使他很感兴趣，那是一种多细孔的石灰质白垩石，有时它们被烈日一晒，会变得干硬起来，并发出呦呦的爆裂声，而在芦苇丛生的水潭四周的潮湿地带，它们却又变得质地松软，像脱皮似的一片片地脱落下来，石面犹如非常细小的新铸的铅字熏黑后的印样，就像吸墨水纸似的粗糙不平，因为它们经过了腐蚀之后，石面上布满了蜿蜒曲折的细纹，浑如羊乳干酪上那种已经干硬了的一条条纵横交错、十分纤细的霉迹。这种石块又好像是女人那柔软、肥厚而又敏感的肌肤，石面上布满了绒绒细毛，对周围的空气反应特别敏感。当格朗热从希农返回的途中，在维埃纳河有建筑物的那一岸边停留了下来后，他在那里吃下几顿可口的早餐，喝了一些美酒，用了一些熟肉酱，重又显得精神饱满，心情愉快。他凝视着那些隐蔽在紧闭着的栅栏后面的无拘无束的乡间房屋，屋前古老的花坛上栽了一些被修剪成纺锤形的花朵亦已凋谢了的蜀葵。这些房屋与花坛相映成趣，在这个季节里比在别的季节里更显得和谐协调，喜笑颜开地、静静地沉浸在一种微微颤动着的柔和的阳光里，犹如一位女子置身于花园之中。

再说，这里的人并不谈论战争，甚至也不装出对战争似乎

很感兴趣的样子。他在巴黎所感受到的那种有点儿令人窒息的气氛，那种十分明显而又非常强烈的焦虑不安的心情，此时到了这里却大大地减轻了，随着这些如期必然会出现的反复无常的气候而漂流出去了。这里的人自有其乡下人的智慧，他们自然都有自己的人生阅历和衡量事物的尺度。在这场既无热情、又无歌声激励的战争中，从未出现过万众一心、激动人心的场景，每个人都是在心底里悄悄地想着**我自己**，而从没想到过**大家**会怎么样，人人都幽居在无数个自我的狭小天地里而闭门不出；不过，乡下人在这场战争中却远不像城里人那样感到惶惶然不可终日，因为战争并不防碍他们固有的思想行为：他们目光短浅，心里所想的是一己私利；天性浑浑噩噩，有点儿不可思议地听凭于未来的摆布。这里除了劳动力显得特别稀少之外，其他情况似乎丝毫没有改变。这种情景倒是很像一个人在即将受到武器的致命一击时，还在想着要对某一场所的基础部位进行长期加固的工作，需要把大批的年轻人慢慢地转移到一些稍微开阔一点的台阶上，让他们在那里稳稳地安顿下来。"奇怪得很，"格朗热在心里琢磨着，"在这种闪电战的时代里，在边陲地区安置下来的已不像是一支军队了，而是一批移民。再过一两年，这支军队就要在那里扎下根来，其最近的象征便是在莫里亚梅或别的什么地方，已有三分之一的军官把他们的老婆带到兵营里来了；而我也是……"格朗热下榻的这家旅馆，房间朝向维埃纳河畔的杨树林，室内明亮而舒适，他坐在一张柳条编制的小桌子上，神情慵懒而悠闲；他重又陷入他在高原上所经历过的那种令人神往的沉思遐想之中。这次战争的情景和以往的战争没有任何相同之处，眼下所呈现出的乃是一派萎靡不振的衰退气氛，犹如死气沉沉的日

落黄昏时的景象。这种平静的景象仿佛在永无休止地持续着，它持续得那么长，以致人们在这种不可思议的春、秋季节过后，还能情不自禁地在不眠之夜的星光下幻想着它会继续延伸下去，它会日复一日地紧密相连，绵延不绝。这个国家或许会长期地把大量民众迁移到边疆去，久而久之，他们就会在那里形成一个既懒惰而又性情粗暴的军人集团，他们每天的面包要靠当地的老百姓来供给，最后，他们就会走到强夺民食的地步，就像沙漠地区那些持枪的游牧民族那样，集结全部落的人冲到沙漠边缘的农耕地区，将那里洗劫一空。像这样的一些在边缘地区四处徘徊窥伺的人，像这样的一些穷凶极恶的游手好闲者们，全都养成了铤而走险的习性，他们会胡作非为，一心想着如何去抢夺别人的财富来养活自己。他们所熟悉的仅只是各种各样的征候和预兆，只根据某些暧昧不明的、可能会引起灾难的、极其不可靠的迹象来判断吉凶，就像人们在海滨古老的观察台上观察天气的变化一样。“总之，”愈来愈深入幻想之中的格朗热自言自语道，“这大概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吧。”

格朗热时而略带孩子气地给莫娜写封短信。很显然，莫娜所拥有的那一块阳光明媚、草木葱茏的地带，她那种在人生的旅途中如此顽强不屈地一直往前走的坚韧的步伐，也使他在不知不觉中驱除了心头的阴影。在莫娜的光芒下，他除了想到这种沐浴着阳光的枝杈弯曲的树木之外，他对自己的心灵深处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已没有什么羞耻感了。他只有这种无拘无束地往下跌落的感觉，这种飘荡不定的恶心感已成了他的一种恶僻；这种感觉他从没有对莫娜谈起过，因为她对这样的感觉是绝不会容忍的，然而，这种感觉可能又是他身上最主

要的东西。每当这种轻飘飘的头晕恶心的现象重新出现的时候，他便把它称做“往碉堡里跌落”的反应。至于其他的事，只有一件使他感到很不是滋味，他一想到部队里会偶尔检查他的书信时，就会感到全身无力，动弹不得。他的心里清楚得很，他和莫娜在一起厮混时，是毫不遮遮掩掩的。

在离开这个城市的前一天晚上，格朗热做了一场奇异淫荡的梦。他被吊在绞刑架上，或者被吊在一根高高的树枝上，总之，他是被吊在一个很高的东西上。此时天气晴朗，阳光灿烂。这种处境至少会令他感到很不好受，但他却并没有感到会立即给他带来什么不测，这是由于他以一种极其愉快的心情正在观看着那一派灯火辉煌的景致，正在遥望着他下面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些幻变成圆形的树梢。不过，那种能使他产生肉体上的快感、令他难以忘怀的最主要的东西，离他却非常地近。莫娜被吊在他的下面，——与他相隔的距离非常的小，以致他赤裸的双脚几乎时时可以触到她的金发——她的脖子上套着一根细绳子，那根绳子系在格朗热的脚踝上，和风吹拂到他俩的身上，他俩在清新而又宜人的空气中缓缓地摆动着。莫娜由于被绳子勒得难受而在不断地晃动，尤其在她微微地抽搐而双肩不断地耸动时，她摇晃得就更厉害一些，格朗热从他的被系紧的脚踝和被绳子逐渐勒紧的脖子上，就可以极其灵敏地感受到他那赤裸着的、充满着活力的驱体的重量，这重量在把他拉长，穿越他整个身躯，使他感到非常地舒适，他还从未体验过如此令他满意的肉体上的快感，这种险象环生的恶作剧，是在人们特意为上绞刑架的人设计的最后一幕猥亵的情节中结束的。

这种怪诞奇异的梦境，整个上午都一直萦绕在格朗热的

脑际，使他感到自己就像是在某种搅得他疲惫不堪、而又焦躁不安的热浪中漂流着。他心里思量道：这是一个令人颇为伤心的奇怪的爱情之梦，它确实把人的内心深处搞得动荡不宁，茫然不知所措。静穆、高渺和大海的喧嚣，所有这一切都使他忽而仿佛置身于已是怪石嶙峋的山峰之巅，大风开始刮起，将山峰顶上的树木纷纷刮倒；忽而又恍若伫立在高插云霄的悬崖之顶，他的目光在俯视着一座城池的心脏地带。

格朗热在回到莫里亚梅之后，他觉得高原地区的景象已和过去大不相同了。默兹河沿岸刚刚浇铸的混凝土工程，前不久已拆去了模板，这些最近完工、一无遮掩的青灰色水泥工程，映入他的眼帘，使他感到很不舒服，刺得他心烦意乱。聚集在这座小城里的军队，现在的人数比以往要多一些；默兹河战线上驻满了军队，稀稀疏疏地撒落在各处的部队营地上，打破了高原地区的寂静气氛。装甲兵部队已经过了河，它的先遣部队已经挺进到那一带碉堡的防线区。高原上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显然要比都兰地区来得晚一些，但眼下已是一派风和日丽、草木葱茏的春日景象。行人走在通向碉堡的道路上，被西风洗涤过的空气清新凉爽，令人心旷神怡：道路两旁的护坡上，新长出来的青草紧紧地贴在碎石子上，行人往前走时，就会渐渐地隐没在枝繁叶茂、百鸟啁啾的丛林之中。不过，这却是潜藏着隐患的春天。当行人看到盎然的春潮在解冻后的湿淋淋的高原上翻涌时，就会感觉到它已遭到了先前某个酷热的夏天的严重摧残和欺凌，森林里火焰熊熊，林木被烧得劈劈啪啪响成一片，坚硬的土地上的草木被焚烧一空。

格朗热提前回到了这里。他置身于这种寒冷过早到来的天幕下，顿时产生了一种仿佛来到了异国他乡的感觉。他举目

环视，对春回大地时的这种如同暴风骤雨似的迅猛来势，感到惊诧不已。他恍若来到了一座陌生的花城里，到处可见到屋宇的阳台上百花吐艳，曙光刚一露面时，大街上就铺开了绿色的地毯。

格朗热回到了他那些神情抑郁的同伴们的中间，此时稍许浓烈的春光开始涌动。默兹河那一边师部的打靶场上，几乎出现了豪华的场景，在场地里配备了可在轨道上滑动的活动靶子。艾尔维埃和古尔居夫现在每周两次要到这个靶场上，和碉堡里的那些反坦克炮的副炮手们一道受训。

"现在大家都很忙！"奥里丰怏怏不乐地说。格朗热刚一回到营地时，边境地带一连好几天重又处在紧急状态之中。德国人正在进攻挪威，这一次那个国土上可谓是真正的解冻了。现在电话线已接到了法里兹要塞，格朗热常常被电话叫到莫里亚梅去。一到晌午，从人行道上散发出来的阵阵热浪，迫不及待地喷射到沿街屋宇的黄乎乎的墙壁上。这座小城在山谷深处忍受着炽热的煎熬，沉浸在一种发酸的哈喇油味的湿热之中。莫里亚梅现在已使格朗热感到不堪忍受。这里驻军的办公室里各种嗡嗡作响的声音乱成一片，一些不祥的谣传层出不穷；这座城市正在孕育着一场瘟疫。他只有在通往高原的山坡道上，才能重新呼吸到些许新鲜的空气，只要一走到那里，道路就突然隐没在绿树的浓荫之中。他每当到达埃克拉特里时，都要离开那条道路在附近走一会儿，一直走到那座悬崖的边缘。在重新上路时，也要借着已是昏黄的阳光在那张石头长凳上坐一会儿。这片广阔的圆形森林呈现出青灰色，里面热气蒸腾，渗进林中的日光浑似柔和的玻璃鱼缸般的光泽，格朗热在这片密林中所看到的仅只是这座小城和默兹河。这座小城

隐藏在谷底，被一种从浅灰色的砖墙上所辐射出来的热浪笼罩着；默兹河水在低洼处暗绿色的微光中缓缓地流动着。

“在这里有什么可期待的呢?”格朗热喃喃地自语着。他非常熟悉这里的水的味道，它和别处的那些水的味道完全一样，也是那般的淡而无味，温乎乎的，喝到嘴里时，同样是令人恶心的。他突然觉得这块地方有一种无以名状的陌生感，它冷漠无情，与他相隔得十分遥远。他似乎感到它眼前的一切都在融化，都在消失，都在把它的那种依然完整的表象，悄悄地排泄到混浊如油的河水里去，那河水拼命地、滔滔不绝地奔流着，奔流着。

5 月来临了，最初的炎热很快就形成了暴风雨的雨势，不过这雨势不太凶猛，也没有很快降下来，而是一到下午，那些密林地带变得朦胧晦暗时，它就在高原的上空旋转，四处徘徊。瓦兰上尉现在手执电话线的一端，牢牢地控制着他安插在各个岗位上的头头们，就像钓翁似的，把钓竿猛然一提，刚刚把鱼钩住，随即又把钓竿放下，让鱼儿在水中游动。他有时甚至还故意放长线捉弄他们。虽然瓦兰随时都会在电话里叫唤格朗热，但格朗热现在已不愿老呆在碉堡里了。这座要塞沉重地压在他的肩上，他不堪重负，只有跑到外面自由的空气里，他才感到轻松自如。午后，他常常要到弗雷杜尔工地上去溜一眼，那儿已竖起了一道带刺的铁丝网。当他登上那座俯瞰着最近的一片浓密松林的小圆丘之后，顿时就有一种如临阿登高原上荒芜辽阔的小沼泽地带的感觉。这里和风习习，云雾弥漫，他就像海员登上了桥头那样，突然感到非常的轻松愉快。阿登高原上的那种小沼泽地带，土地贫瘠，在沼泽地的边缘

上，由于受到荆豆燃烧时不太强烈的黄灿灿的火焰的炙烤，因而土地已微微隆起，那上面可见到一些只适宜在低洼地带生长的泥炭藓和茶树。沼泽地低洼处的混浊的水面上，微波荡漾，它所反射出的那种犹如北极地区的死气沉沉的浅灰色光芒，使这里那里的一些不毛之地罩上了一层锡箔色，看起来仿佛是地衣或腐烂的麦秸的颜色。在这片沼泽地的尽头，一些依然是低矮的树木密密地连成一片，将这块沼泽地封得死死的，形成了一道屏障。几个脱去了外衣的战士分散在这块偏僻的荒原上，在这儿那儿地打着木桩，不急不慌地将卷成团的铁丝拉出来。格朗热从远处看上去，他先前所熟悉的人们在稍稍忙乱了一阵子之后所出现的那种景象，仿佛又跃然于眼前：人们不断地挥动着十字镐、铁锹和大剪刀干了一阵子之后，现在已筋疲力尽，感到厌倦了；在夏日的黄昏，甚至在明月当空的夜晚，这种疲疲沓沓地干活的情景，在乡镇周围的小园林里随处可见。在寂静无声的浩渺的天空中，雾气腾腾，犹如从锅炉里蒸发出来似的，使人产生一种重压的感觉。那些星期天在园林里干点零活的人们，就像是置身于一个万籁俱寂的奇异的虚空之中。他们在这块魔鬼纵情狂舞的荒原上，给一排排的葡萄园打桩标界。

格朗热心情抑郁，他低着头，久久地注视着在这片无足轻重的工地上干活的人们那种像顽童似的懒懒散散的样子；他的前方是广漠的长空，天际尽头辽阔的地平线压得那儿的森林喘不过气来；他的心灵深处突然升起了一种难以抑制的莫名其妙的疑惑，搅得他心神不宁，就像一个人正在用计算尺测量某个东西时，突然明显地发现他完全搞错了计算尺的刻度，因而出现了某种令人无法理解的荒诞现象。“总之，人们正在

冲破阿莱齐亚被围的困境。但到头来还是一个样！”格朗热茫然若失地自言自语着。接着，他耸了耸双肩，又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瓦兰，他的心灵深处重又出现了一个解不开的疙瘩，顿时种种不愉快的预感在他的心头纠结在一起，他仿佛成了一个急不可耐地去向某人报告危险在即的人，成了一个急匆匆地去拉响警报的人。在离工地稍远一点的地方，有一挺轻机枪挂在荒原中心的一个木桩上，那个名叫吉拉——乌莱特的机枪手躺在草地上，两手插在脖子底下，双脚弯成扇形，乐悠悠地吹着口哨。

“这些人心里胡里胡涂的，”格朗热心想，他感到既担忧又愤慨。紧接着，瓦兰、装甲兵的那位中尉、挪威和碉堡射击孔上的框架，这些已从他脑海中消失的人和事蓦地又从他的脑子里涌起。刹那间，又像拉了一下抽水马桶的水箱似的，把这些萎靡不振的乱七八糟的想法，一股脑儿地从他的脑子里冲走了。

5月份，第一个星期临近结束的一个黄昏时分，晚餐早早用过之后，格朗热和艾尔维埃一道去403号标高点的一处林中空地上进行察看，工兵最近在那里砍伐了一片树林。傍晚时分，天色虽然是明亮的，但天气却非常地沉闷，林中没有一丝儿风。他俩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林中小径往前走着，小径两侧的边缘上长着一些野生的草莓。他们停止了谈话，两人都不由自主地细心倾听着周围的动静，他们对眼下亦已消逝的一天的景象感到惊讶，天空仍然开阔，它就像是一个人在野兽窝里被吓死，但尚未被吃掉，还在瞪着一双大眼睛似的。艾尔维埃沉默不语，他们不假思索地从眼前一片非常高大的静止不动的乔木林里穿过，一些状如太阳似的沉甸甸的巨星，将它们的

光华撒在已是漆黑一片的草地上；当他们重新像往日巡逻时那样，迈着慢悠悠的步伐一言不发地行走时，耳朵里所听到的唯一的声音，就是冷冰冰的青草碰在膝盖上所发出的嚓嚓声。格朗热的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了一个奇怪的想法：他在这片异乎寻常的森林里走着时，就像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跋涉一样。这个世界如同一个橄榄园似的，业已进入了梦乡，它对那种惊恐不安和不祥预感的情绪已不堪忍受，忧心如焚，筋疲力尽。但是，天光却没有暗淡下去，这种阴冷、清澈透明的、丰富多采的天光依然如故。它不受世人的焦虑不安的干扰而继续存在着，它仿佛在这个已流逝的世界上为自己而燃烧着——这个夜间的孤寂的弃儿提前微微睁开了双眸，似乎是神思不定地在遥望着某个地方。黎明到来了。这是被恐惧和愿望浸染过的奇异的一天，天光明净，因尚未受到烈日的炙烤，这种天光就像是照射到死寂的月球上去的那种清冷的光辉。

格朗热和艾尔维埃来到了这个圆形小山丘的近旁，人们正在砍伐山丘上的矮树林。此时，天色仍是非常的明净。由于最近下了几场暴雨，那条小径上的车辙里都积满了水，倾斜的阳光射进了积满着浑水、状如两条铁轨似的车辙里；刚刚翻出来的泥土的气味、生长着水芹菜的池塘里的清凉气息，沿着青草初生的护坡渐渐地升腾蔓延开来；从那块林中空地尽头的绿树屏障里，不时地传出一只杜鹃的孤寂的鸣叫声，那声音叫得非常响，直插云团翻滚的长空。艾尔维埃指给格朗热看一只在空中缓缓盘旋的鸢，它那样子就像是缺少生命的活力似的；这种鸟喜欢在从炎热的森林里升腾起的热气的上空转来转去，就像是一张燃烧的纸片在火焰的上面飞旋一样。鸢在森林上空那种平稳静止的窥探姿影，给林中令人不堪忍受的寂静

气氛增添了一层令人伤感的色彩。格朗热瞧见艾尔维埃的肩膀突然一抖动，他枪上的背带就滑到了手上。

“不能做傻事！”格朗热碰了碰他的胳膊说道，“要是把它当作猎物，向森林里放上一枪，那么，莫里亚梅这座纸做的危城顷刻间就会崩塌。”

艾尔维埃耸了一下肩膀，重新把枪背好；接着，他从容不迫地往道路上的车辙里吐了一口痰。

“那儿全是一批无用的乡下警察！”他说着，随即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鬼脸。

“战争结束后，你想怎么开枪，就怎么开枪。可在这里，你总不能说，人们不会找我们的麻烦。”

“我可不这么看，”艾尔维埃说道。他显得心慌意乱，茫然不知所措，眼神无光，犹如一只挨揍的狗似的……“我的看法倒恰恰相反。”

“您想打仗？”

“我们不用急，准尉。”他耸了耸肩，两眼直视着格朗热。

“只是在这里，唉，真叫人纳闷……”

他说罢，对着那片空旷的森林指了指，随即又摇了摇头。

“……我们不会这样长久下去的……”

他俩迅速扫视了一遍眼前被砍伐下来的树木，这些树木都非常的小，已经砍削成的木桩没有一根符合既定的尺寸。再说，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项工作进展得十分缓慢，极其马虎。在一堆堆光秃秃的圆木料旁边，有一间临时歇息的小茅舍斜依着一处矮树丛。他俩走了进去。里面有三四个被砍削成方形的树桩权作凳子，其中的一张凳子上放着一副纸牌和两只空酒瓶子，这两样东西差不多就成了这些懒懒散散的人的象

征，就像现在正艳阳高照而这场战争却处在冬眠时的那种死气沉沉的状态一样。格朗热把手插进衣袋里，他没有在里面坐一坐，而是神情厌恶地向这间简陋的小茅屋撇了撇嘴。

“这是国家工场……”格朗热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句话。“总之，他们要为自己的这块天地付出代价的！……”

格朗热作了一个拆除这间茅屋的手势。他认为，对这支部队晌午在这座沉睡的森林里睡大觉的现象，他多少还是有点儿责任的。他甚至在自己的思想深处的某个晦暗的角落里，隐隐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同谋犯。在这种彼此心领神会的默契中，他们犹如躺在一只醉意朦胧的船上似的，心情激荡，神魂颠倒，他们先是把船上的舵，接着又把划桨抛进了水中，在船儿自动顺流而下的行程中去领略某种奇妙的美。

格朗热和艾尔维埃在树桩上坐了下来，各自默默地点燃了一支香烟。此时太阳已经落山，在空中形成的浓重的暴风雨的乌云，正向着西方翻滚奔腾而去。在小屋的那一边，只有一只时而回到窝里孵卵的鸟拍动树叶的瑟瑟声传到他们的耳际；在他们身边很近的地方，偶尔会有一只野兔从洞里突然窜出来溜进矮树丛里；向比利时那边望过去，在目力所及的那些暗绿色的远处已是夜色苍茫。状如穹隆似的沉滞的云峰在空中缓缓地移动着；在远方森林与天空相接的边缘区域，一道道划破长空的无声的闪电，已开始在黑暗愈来愈浓重的夜空大肆发作，横行无忌。傍晚时分的寂静气氛和夜间的沉睡状态是不一样的：闪电在遥远的天际蓦地一扭动，大地便旋即从黑暗中露出了它的形貌，仿佛它唯一留神的就是那只罩住天空的、时而不断往上掀动一下的盖子。有几滴稀稀落落的雨点掉到盖着铁皮的屋顶上，少顷，那雨点突然停止，随即就有一种夹

带着热浪的被炙烤过的尘土气息，从地面上骤然升起，直刺鼻孔。

“这个春天怪得很，”格朗热一边说着，一边解开上衣的搭扣。“要是在草地上躺一躺就好了。”

“确实如此，”艾尔维埃回答说，“我还真不想回去。”

“我们走到布雷山庄再说吧，去瞧一瞧那里的铁丝网。”

当他们一踏上那条刚刚开辟出来的通往边境的羊肠小道，即一条名副其实的走私者们出没往返的通途时，立即就闻到一股夜色逼近大地时从地面上散发出来的呛鼻子的新鲜气味。那气味比新割下的牧草还要浓烈，使人感到晕乎乎的。一阵阵清凉的气息不时吹拂到面孔上，使两鬓顿时感到冷飕飕的；最近下了几场暴风雨，路面上所有低洼的地方仍沉浸在水潭之中。两旁的树枝在他们的头顶上勾划出的一道狭长、昏黄的天光，顷刻间就被大块的雷雨云所吞没。他们沿着这条回环曲折的小径绕来绕去时，很快就迷失了方向，分不清东西南北。此刻，格朗热感到有一股他所熟悉的柔和甜美的情感充斥着他的心田；每当他潜入到森林的夜色之中时，总有一种仿佛进入自由境界的洒脱之感。

“大概已到山庄了，准尉！”艾尔维埃说。

他俩听到了一只罐头盒发出的叮叮当当的响声。在这里所竖起的一道铁丝网，恰好在拐弯处将这条羊肠小道截成两段。他们都撞在铁丝网上，因为根本没有料到会在这种地方拉起一道铁丝网。

这条小径穿过国境线之后，便往下跌入一处不太深的山谷里，一条粘糊糊的光润的雾带宛如抽雪茄时所吐出的青烟似的，在山谷里飘荡着。到了比利时那一边，谷坡陡然升高，就

势形成一个圆形的山丘。山丘上的林木已经被砍伐光了，上面的青草长得十分繁茂，这里那里还插上了一些枞树的幼苗。月亮已经升起，月光虽然黯淡，但尚未被乌云遮蔽，它仍和并未完全消失的日光交织在一起，流泻到这处平滑的斜坡上，使坡地上那些黑黝黝的圆锥形松林的后面，一处被浓雾封锁的池塘对面的林中空地，变成了一块略带魔幻色彩的、半是爱尔菲精灵们的游廊，半是巫魔夜间狂舞的禁地。长满青草的地势缓缓上升，直至坡地的顶端，就在这坡顶后面的树丛中，露出了一座十分低矮的房屋屋顶的轮廓——或许这是山中烧炭人或樵夫们居住的小屋。

“眼下的工作正在慢慢地进展，”艾尔维埃一边说着，一边抬一抬下巴颏，示意格朗热注意那座屋顶。“然而，不管怎么说，这道铁丝网对他们是有妨碍的。”

“对那座小屋里的人吗？”

“对那些帮助别人偷越国境的人。这座小屋就是走私者们的藏身之所。”

格朗热已渐渐地弄明白了他为什么在夜间巡逻时总喜欢带着艾尔维埃的原因。国境线对艾尔维埃颇有吸引力，他对那些简陋而又巧妙的隐蔽所、夜间出来活动的狗和狼、捕捉穴居动物的碎步奔跑的小猎犬，了解得一清二楚。当他俩一道巡逻时，总要各自用一只戴着手套的手在黑暗中摸一摸那道带刺的看不见的铁丝网，就像是触摸楼梯上的栏杆似的。格朗热感到，他俩之间那种时断时续的低声交谈，那种在夜间敛声屏气的长时间的窥伺，使得他们两人紧紧相连，息息相通，比任何东西所起的作用都大。这是一条在浓重的夜色里伸展出去、并将他俩连在一起的独一无二的生命线。

“干这种行当再也捞不到什么油水了，”艾尔维埃做了一个鬼脸，又补充说道，“再说，他们在别的地方也是很忙的。”

“ 是响应了军事动员的号召吗?”格朗热问道，他对此几乎惊讶地抬起了脑袋。他已从莫里亚梅那边了解到，偷越国境线的行为现在已是非常罕见的事儿了。

“是的，”艾尔维埃答道，“先是住在边境上的人，然后是其他地区的人，都响应了号召。很可能他们已经感到眼下的情景有点不对劲。最近一个时期，他们召回了许多人，仅是瓦雷尼埃村就已召回了……”

“可并没有经常发出警报呀，”格朗热疑惑不解地说道。

“我的看法是，他们可能还是了解到了某些情况，准尉。”艾尔维埃摇了摇头说道，“他们比我们离得近，况且这也是势在必行的事儿。眼下正是时候。”

他们两人默默无言地抽了一会儿烟。此刻，天色已经好起来了，大块的乌云正在消散。从比利时境内地平线的远处，滚来了一、两声不大的雷鸣，那是暴风雨行将结束时的平和的雷声。明月已露出了云层：在森林缺口地带的深处，林中空地的斜坡上寒光闪烁，宛如蒙上了一层矿物似的，在草地上那些幼松的墨黑色阴影的反衬下，呈现出斑斑点点的星眼状。格朗热从没有像今晚那般产生过这种置身于荒僻森林里的强烈的感觉：辽阔的阿登地区在这块幽灵出没的林中空地上呼吸着，就像是一片神奇的森林的心脏在林地四周的泉水边跳动着那样。这处乔木林的空地，这支沉睡着的卫队，搅得格朗热心神不宁。他想起了艾尔维埃所说过的那句奇特的话：“我们不会这样长久下去的。”凡是人们在他们身后所留下的东西，都被天经地义地看成是他们必须要捍卫的东西，这话不管是多么

不确切，但大家总是这样看的。守在这里的人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了；在这神秘莫测的黑暗中，人的一切理智均已失去了它们的锋芒。格朗热心想：也许这是由于我第一次应召进入这支爱好幻想的部队之中的缘故。我在这里想入非非，我们大家都在胡思乱想，然而到底在想些什么呢？他周围的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全都在摇晃不定，令人难以把握得住，仿佛这个由人类编织成的世界的网眼，正在一个个地散开，只剩下了某种不明不白的纯粹的期待；在这种期待之中，繁星闪烁的夜空、荒僻的森林、从地平线后面不断升起又不断膨胀的团团夜雾，都会骤然间将你们的一切剥夺得一干二净，犹如沙丘后面汹涌奔腾的怒涛那样，使人想到一切都会荡然无存。

尔后，格朗热就即将要轮到艾尔维埃休假的事，和艾尔维埃聊了一阵子。格朗热心想：目前布里尔岸边的海水已经退下去了。他顿时思绪绵绵，脑子里异常清晰地浮现出海边盐田的小水渠之间那些宛如红棕色和青灰色地毯似的宽阔的海滩画面，这种画面在那种犹如从不会完全消失的泥煤燃起的火焰似的薄雾笼罩下，更显得辽阔、深远，仿佛是无边无垠似的。他回忆起了那种神秘的苦恼，想起了当夏天来临时，青草下面虽然没有火焰和热量，但地面上的热度仍在缓缓地升高、灼人的情景，甚至只要用一根手杖的尖端在一些火星闪烁的地方拨弄一下，只要在泥炭沼里刮一下，就会出现这种热气喷人的情景，就像是一只狗露出了獠牙，喷出热气似的。

“一切就是这个样子！……”艾尔维埃若无其事地得出了这一结论。他俩对这块地带并没有细细地看一下，而只是在议论着这块土地时，就像谈论非洲某一土著人居住的地区那样，美滋滋地想象着在那里旅游、但并不是很认真地加以观赏的

情景。

“你未能到马佐尔家去，不会感到很遗憾吧？”格朗热边问边轻轻地拍了拍艾尔维埃的肩膀。

“马佐尔家眼下已没有人了，”艾尔维埃说，他的眼睛并没有朝格朗热看一下。“他们前天已经撤离了。”

他耸了耸双肩，又补充了一句：

“现在的情景到处都是一个样子。至于女人，现在已不是顾她们的时候了。”

他们两人默默无言地又回到了那片被采伐的森林地带。此刻明月的周围笼上了一层轻柔的云雾，在月光的辉映下，那层薄薄的云雾又幻变成一片飘忽不定的丛林；在这块现已扩大了的林中空地的顶端，那道森林的墙垣恍若一位巨人似的一动不动地伫立在冷森森的月光下。

“你回去吧，”格朗热对艾尔维埃说，“我还得去一下法里兹。”

莫娜居住的那座小屋子里，现在依然亮着灯光。格朗热握住插栓，用劲碰了两、三下，铁栓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响声。那是他们两人约定好的通报方式，即当莫娜尚未就寝时，格朗热就晃动几下门上的插栓。莫娜身上只穿了一件蓝布裤子和一件朱丽娅的紧腰宽下摆女衫，她赤着双脚，趴在床上看书。

“你过来坐下……”她说着，并没有起身，只是转了一下身，把身体侧向一边，将腹部往里面缩了缩，给格朗热在沙发床上让出了一块地盘。世上再也没有比他俩之间那些不假思索、紧密配合、紧密地连在一起更为熟练的动作了。

“……你怎么啦，我的宝贝儿？”莫娜神色有点儿紧张地问道，她用胳膊肘支起了身子，双目注视着格朗热。

"战争……"格朗热说道，他疲惫不堪地喘了一口气，随即又以习惯的动作将他的帽盔挂到衣橱开关的大把手上去。每当他将帽盔挂上去的时候，帽盔的中心部位总会在衣橱上轻轻地撞击一下，带有扣带的帽盔的边缘总要来来回回地摆动一会儿，久而久之，便在上了蜡的木板面上划出了一道细细的曲线痕迹。

"你太傻了！"她边说边拉着他亲吻了起来。但他俩很快就分开了：她把她的嘴唇贴到他的嘴唇上时，立即就有一种令人不愉快的热乎乎的感觉，一种酸滋滋的、令人索然无趣的味道。

"你病了，我亲爱的。不用说，这是得了沼泽地带的疟疾病。"莫娜一边说着，一边抓住格朗热的手腕试了试体温，然后又以博学者的神情摇了摇头。"朱丽娅常常说，像你这样老是在夜间到阿登山顶小沼泽地带去巡逻，那是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害的。"

"我没有生病，莫娜，你大可相信我的话。确实是因为战争的缘故。你得离开这里。"他用一种不太坚定的语气一边说着，一边转过了脑袋。

"你太令人讨厌了，亲爱的！……"莫娜说道，随即发出了一声带有某种预兆的、格朗热非常熟悉的轻微的叹息。这是瞌睡虫正在袭击她的时刻，睡意会猛地将她击倒在床上，她毫无一点抵抗能力，就像一头四只脚被捆住的小山羊那样动弹不得。不过，这种睡眠有时候恰如那些温顺的畜牲在面临危险而**佯装死去**那样，倒是一种巧妙的自救方式。

格朗热抓住了她的肩膀，轻轻地摇了摇她。

"你必须离开这里，莫娜，你明白吗？"他语气严肃地说。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莫娜问道。

她挺了一挺腰杆子，站立起来，满腹狐疑地凝视着他，目光中流露出怏怏不乐的神情。

“告诉朱利娅，”格朗热说着，不由自主地握住了莫娜的手指。“从明天就……”可莫娜的目光却变得坚定，流露出一种心不在焉的神情。他感到时间紧迫，于是便摇了摇她的双肩。他想到了一大早火车站站台上的情景，那里的告别场面不但毫无趣味，而且薄明时晨风的寒气非常的浓重。他不敢对她说出这样的话：不管她是怎样地微不足道，但她仍然使他的生命得到了充实；而现在，他却一心只求让他孤身一人呆在这里。

莫娜不停地哭泣着。她那沉甸甸的小脑袋倚在格朗热的肩头不断地晃动着，满脸涕泪纵横；但是，格朗热并不觉得这是一种软弱和忧伤的表现，他反而感到这是一种狂放不羁的青春的活力战胜了泪水，犹如 4 月份骤然发作的一阵狂风暴雨那样迅猛异常，就像一株充盈着生命液汁的幼树那般生机勃勃。当莫娜停止了哭泣时，他俩便侧耳谛听着从敞开的大门外传进来的那种苏醒的森林所发出的声音；他感到她在他的身边就像夜间那样，她的呼吸重又平静了下来，仿佛是一棵树的枝叶上残留的暴风雨水已经滴干了。“完全就像更换季节似的，”格朗热心里想道。他在寻思着他是否爱过她。他多多少少总是爱着她的，因为他的心中所装的仅仅只有她一个人而已。

在 5 月 9 日至 10 日的那一天夜里，格朗热准尉睡得很不好。他躺在床上，头脑昏昏沉沉的；时下炎热来得比较早，他房间里所有的窗扉全都朝外打开着，即便是林中夜幕降临时，也未能使这种炎热的程度有所减缓。他在天蒙蒙亮醒来时，首先

感到他这一夜做了许许多多的梦：他的脑子里响起了一片异乎寻常的连绵不绝的嗡嗡声。他意识到，这是从离他很近的窗户里流到他身上的一股清凉、潮湿的强烈的气流。但是，这股气流掠过他的面庞时，却像是以一种奇特的手法触摸着琴键那样，发出了一种音乐般的颤音，宛若昆虫的鞘翅拍打出来的那种连续不断、劈劈啪啪的响声。他在睡梦中曾一度处于迷迷糊糊的境界之中，但却异常愉快地感觉到时间已出现了错乱不堪的局面，林中的黎明已和蝉声聒噪、酷热难当的晌午交织在一起。尔后，这种印象就在脑子里固定下来。他的心里明白，那是有一扇上面填实的油灰业已脱落的窗玻璃触到了他的面颊，那扇玻璃在窗框里不断地颤抖着，晃动着。“这是我窗户上玻璃的响声，”他心里想道，随即，便将脑袋重又埋进了枕头里。“我得把这事给奥里丰说一下。”但是，到了深更半夜时分，当他压根儿就没有将这种颤抖声和那扇玻璃联系起来的时候，他似乎听到了在晨风中鸣响着的某种惊惶不安的急促而又尖利的音调，那音量在一秒一秒地增大，同时他又觉得仿佛是白昼突然膨胀而处于骚动不安的状态下；奇怪的是，他也感到，他头顶上的那层姿态轻盈、形状怪诞的薄薄的屋顶，仿佛正在飞升：他在床上蜷缩成一团，心里七上八下，局促不安，犹如完全置身于那种自天而降、并在不断扩展的隆隆的轰鸣之中。此时，有人在门上扣击了两下，这一次他完全醒过来了。

“时间已经过了，准尉，”奥里丰站在房门边框后面说道。

这种说话的声音乃是一种奇特的喉音，音色冷漠，稍许受点儿压抑，介于疑惑与颠狂之间的某一部位。

碉堡里的人都已奔到了窗户边，他们一个个光着脚，蓬头散发，七慌八忙地扣着腰带。天空尚未破晓，但东方的夜色已

在消褪。比利时的那一边，在森林与天地相接的辽阔的地平线的边缘上，已经呈现出灰蒙蒙的天光。潮湿的黎明时分，天气非常的寒冷；双脚踏在坚硬粗糙的混凝土地面上，脚板底顿时感到凉飕飕的。一阵缓缓升起的巨大的轰鸣声正向屋顶奔来，并从敞开的窗扉涌进了屋内。这种轰鸣声不是从大地上升起的，它始终没有变化地在整个苍穹中鸣响着。尔后，便骤然凝聚成稳固的天幕，于是就像屋顶上的铁皮那样开始颤抖起来。他们首先想到，这可能是一种奇异的流星现象所引起的，或者也可能是亮光被声音所取代的一种无法解释的北极光现象所产生出来的。沉浸在黑夜中的大地对此所作出的反应，使他们的这一印象得到了加强。虽然并没有任何人在夜间走动，但大地却仍然处在骚动不宁之中。它异常慌乱，到处从野兽的吼叫声中去探测夜间的情况。在布泰那一边，各种各样的响声会在寒冷的夜空中传得很远很远。在明亮的月光下，仿佛有几只狗在吠叫，但是，有的时候若从这些狗叫声的和谐一致的低音部位来判断，他们听起来却像是从附近林下的灌木丛中所发出的一种沉闷而又狡黠的劈啪作响的警报声。一大片新奇的隆隆声开始从地平线上涌现出来，瞬即又扩展开去，继而向着平静的中天徐徐升腾，然后便在天空中雄浑有力地滑动着。这时，那些狗突然停止了吠叫，因为此刻只有这片新奇的隆隆声在占据着主导地位。之后，这片隆隆声便开始往下沉降，渐渐地失去了它那犹如平稳的浪涛似的雄浑有力的谐音，而让一些呜咽声以及一些飘忽不定的孤立的嗡嗡声尾随在它的后面。接着，在那空旷的森林里便爆发出了雄鸡的鸣叫声，那鸣叫声在这片仿佛是经历了暴风雨洗劫之后的空寂而又惊魂未定的土地上回响着：此时，天空开始亮堂起来了。

他们一个个突然感到浑身冻得发麻，但谁都没有想到要把窗户关起来，因为他们都在竖起耳朵谛听着种种轻柔的声音随着风儿开始在森林的上空飘来荡去。奥里丰已煮好了咖啡。他们之间展开了非常热烈的讨论。只有奥里丰一人具有自己的看法，他坚持认为这些声音是由那些从德国飞回的英国飞机发出来的。

"英国人所痛恨的正是希特勒的海军舰队，准尉。他们的心里只想着这一点，至于其他的东西，他们才不管呢。"当他们谈论到英国的政治问题时，那些士兵们彼此总要交换着眼神，无拘无束地朝着格朗热眨眨眼睛。因为在他们看来，英国的政治正是一切**幕后活动**的最精采的部分，是一种阴险狡诈、神秘莫测的典型事例。

"我们看看报纸上怎么说吧，"古尔居夫最后说道。他对这种事情根本吃不准，他一大早就已打开了一瓶红葡萄酒。

然而，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这一天不会很快就能平静下来。在远处天地相接的地方，某种隆隆的响声重又升了起来，不过，这一次的音量并不太大；很明显，它是在向北移动；那条由一些黑点连接而成的长长的黑线，在贴近森林的较为明亮的天空中飘流，它突然开始翻滚跃动起来：两下、三下、回声巨大的爆炸声扰乱了上午的气氛；接着，重新翻过的土地上便响起了哒哒哒的机枪声，机枪在向远方的装甲兵营地里疯狂地扫射着。这一来，这间方形的屋子里，顿时便鸦雀无声了。这一阵异常猛烈的喧嚣声过后，随即就有一条不起眼的、几乎是令人失望的灰色烟雾，在空中扭动着，之后便在森林上空极其遥远的地方消散成缕缕的烟丝。他们久久地凝望着这条烟雾，谁也不说一句话。

"我们得要适应这种情况,"古尔居夫最后从容不迫地得出结论说。

电话铃响了。

"是您吗,格朗热?"

那声音很低,话音略带含蓄,不像格朗热所想象的那般会充满讽刺挖苦的意味。来电话的人谈了一下这些不正常的响声意味着什么:今天早上,上尉的办公室里出现了一片惊慌失措的骚动局面。

"我向您传达一下**一号**戒备令……"

瓦兰上尉以令人开心的幽默口吻着重强调了这句话。

"我们会以书面的形式向您证实这一命令。"

瓦兰的声音已变得比较亲切,但也更带有讽刺意味:他可能已摆脱了某位官方拜访者的纠缠。

"是**一号**命令,您记清楚,不是**二号**命令,因为我们还会有命令的。我们会像宪兵一样赶来的。当然,这不过是先尝一点儿甜头。您有收音机吗?"

"没有,那架收音机坏了。"

"太遗憾了,亲爱的,太遗憾了,因为今天上午的节目非常精采,他们已经开进了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

上尉又以建议性的语气,接下去说道:

"……您派两个人到边境线上去吧。带着工具。从今天上午起,比利时人就要拆去他们的路障。他们或许需要人帮忙。"

"我立即派去。"

上尉仍没有挂断电话。

"事情进展得顺利吗?"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格朗热重又开口说道,声音里流露出一种犹豫不决的心态。

"怎么会不顺利?"

"我是想说……上尉,似乎突然有什么事您觉得很是为难,不知如何办才好……总之,就您而言,这种现象是很有趣的。"

格朗热发现,刚才从电话里所听到的这条消息,对他手下的人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场骗人的战争的云雾正在消散,某种完全可以预见到的令人扫兴的前景已露出了一半。但是,它还留下了一片未知的空白地带,眼下的一切都仍有可能被胶粘在这片空白的地带里,会在里面衰退下去。不过,人们仍然会在它的上面生存下去。比利时与荷兰,这些国家离它比挪威要近得多。但是,只要略花一点儿心智,人们仍然还可为自己编造出此类捉摸不透的骗局。

"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这里还是很自在的,"奥里丰一边说着,一边以屋子主人那种满带深情的目光朝这间方形的卧室环顾了一眼。

"我们和装甲兵不一样,"他以一种言不由衷的口吻继续说道,"至于他们,他们快要吃苦了。"

在上午最初的几个钟头里,这间方形卧室里的人说话的语调,已明显地开始升高了。艾尔维埃和古尔居夫从边境线上回到了住所,他们两人的水壶里装满了刺柏子酒,口袋里塞满了香烟和比利时的小旗子。瓦雷尼市的市长亲自来到那里打开了路障。那里还来了许多妇女。比利时人群情激昂的场面,使大家深受感动。但是,当他们一听到远方爆发出巨响时,却一个个都变得呆里呆气的:他们几乎是立即根据那声巨响反冲到边境线的力度,测定出了这声巨响所爆发的距离。

"德国人根本不会把他们放在眼里,"古尔居夫说道。他已

经喝得满脸通红，浑身冒汗，但却变成了一个乐观主义者。

将近8点时，那条在林中开辟出来的小路开始热闹起来。两辆带边车的摩托车和一辆摩托从这里经过，向着边境线风驰电掣般地疾奔而去。然后，又有一辆插上小旗子的小轿车和一支工兵小分队从小路上开过去。在要塞的后面，从装甲兵兵营那一边响起了隆隆的马达声，那声音越来越响。格朗热、奥里丰、古尔居夫和艾尔维埃，此时正坐在窗台上，两腿往下悬挂着，紧靠在墙壁上。此时此景，就像是7月14日那天的清晨一样。赤日炎炎，如火一般地燃烧着；上午的天空碧净如洗，没有一丝游云。快到10点钟的时候，从西边传来了发动机劈劈啪啪猛烈作响的嘈杂声，并且顿时汇成了一片声势浩大的隆隆声，接着，那隆隆的响声便平和下来，低低地、慢慢地回旋着；装甲兵开始出动了。

此刻，轰隆隆的嘈杂声响成一片，压倒了一切。钢板、链条、军用水壶、履带，以及扎在颈背上的不断晃动着的铁甲那沉重而又刺耳的撞击声，响声震天，不绝于耳。部队从这里经过时，一批批老百姓从荒僻的森林里神奇般地冒了出来；他们站在路边，当最先的几辆军车开过来时，他们发出了欢呼声；但是，他们很快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停止了欢呼：此刻他们正在等待着那列有点儿笨重的货车驶过去。坐在车上的那些人从这些老百姓面前经过时，一个个都默默不语，无动于衷，脸上隐隐约约地闪现出了一丝寓意深刻的讽刺意味，那神色就像是坐在梯子上的一排消防队员。装甲车上的甲板已被烈日晒得发烫，车上的士兵们已脱去了上装，只穿着衬衫，有些人已打起了赤膊——他们的头上被无脸甲的头盔压住的部位，患上了严重的淋巴结炎；从头盔里露出来的一张张面孔

上，汗珠滚滚；这些面孔看上去非常的年轻，然而这却是一种精力衰竭、焦躁不安、被内在的感情所吞噬的年轻，或者就像人们在堆积矿物的工地上所看到的那种被铁锹乱七八糟地扔出去的矿石顿时被机器突然咬住、已经动弹不得的样子。因此，人们看了这样的情景之后便会想到，这些装甲兵仿佛是一些把巨大的眼镜推到目光异常明亮的眼窝上去的动作敏捷的机械师，或是像煤舱里干活的码头工人，而不是像 1914 年的那些肩荷枪支的年轻人。同这种巨大的嘈杂声同时存在的，便是像面容沮丧、令人恐惧的工人们那样的沉默寡言；路边一簇簇老百姓看见他们沉默不语，也都僵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地目睹着那些身着油迹斑斑的司炉工作服、半身被钢甲攫住的奇异的人流从他们的面前经过。

这支队伍打这儿经过的时间很长，被它卷起的一股股浓重的灰色的尘埃弥漫在矮树林的上空，汽笛声、喝令暂停声、发动机被卡住的响声，以及那种神经质般猛然刹车时震得车身前后晃荡的响声，全都搅混在一起，乱成了一片。这座碉堡里的全体士兵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说话了，他们所感觉到的仅只是酷热的阳光、咽喉里淡而无味的干燥的尘埃、烫人的钢板所发出的嘎吱嘎吱作响的磨擦声和路面上的碎石被压坏的破裂声。临近 10 点钟时，车辆渐渐地稀少了：在后方来来往往供应军需和执行公务的车辆，可能只限于开到那些大型的公路枢纽地带。但是，时而还有几辆孤零零的带边车的摩托从这里经过，这种摩托车在此刻已无阻碍的道路上开得比较快。他们感到，这一幕戏剧性的场面已经结束了：一群群的老百姓纷纷散开，神情还是那般地麻木呆板，他们在路上慢慢地走着，愈走愈远；当那些落在队伍后面的车辆经过时，他们只是漫不经

心地略微抬一抬手打个手势，双脚仍在不停地走着，仿佛是在向那些被赛跑的队伍抛在后面的运动员们打打手势那样。

在接下去的两个漫长的小时里，没有什么动静。将近中午时分，一个步兵连登上征程，向着比利时的方向开拔。这些士兵分成小队，彼此离得很开，在路的一边贴紧树荫走着：他们使人突然更为强烈地感到，这是一种冒险行军的举动。飞机迫使这支步兵连队重新攀登上那条年代久远的狭窄的梯道，将他们重又赶回到私盐贩子的货车里，重新采用设置障碍、分散作战的方式，采用《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中所说的那种作战方式。

格朗热给那位同最后一个排走在一起的少尉以及他手下的士兵送去了一些解渴的东西，他们一个个已大汗淋漓。由于他那个地下室一切吃的东西都准备得十分充足，因而当他走到他们面前时，便突然感到有点儿羞愧。此外，今天上午他们还很想从路过这条道路上的人那儿打听一点情况。然而，这条道路却把这些人吸进了它那嗡嗡作响的声音之中。这个步兵连在装甲师的支援下登上了山坡，据这位尉官说，步兵连是把一些装甲兵送到比利时去，以减轻那里保护桥梁的重压。

“不过，他们有发动机，而我们只有两条腿，”少尉评论说。他手上端着酒杯，脸上泛起了玫瑰红色，并露出了微笑，但仍有点儿喘不过气来。“部队里乱糟糟的，您该相信我的话。我们离我们要到达的营地还远着呢。”

这些步兵又重新上路了。今天早上，他们在默兹河边的营地里就已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他们是以一种奇怪的行军方式离开这里，紧贴着矮树林走，头盔拉向一边，脖子稍稍歪斜着，不时地向着高过他们的那条道路上方一块无遮无拦的天空，

偷偷地看上一眼。

下午，道路上又出现了另一支队伍，它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那是法里兹村的最后一批紧急撤离的居民，他们正在向默兹河一带的那些火车站走去。列车里也同营地里差不多，到处都呈现出一种死气沉沉的气氛，但丝毫没有像在慌乱中被抛弃的那些农场里所存在的那种肮脏不堪的凄凉景象；在那些农场的院子里，撕破的鸭绒被的羽毛散落了一地。法里兹村留下来的人极少，入冬以来，老年人和孩子们都已带着大量的行李离开了。因此，人们觉得这些边境上的居民都是一些行事守旧的人，在他们看来，日历从本质上说来，就是一种把某些与霜冻或冰雹不同的偶然事物记载并保存起来的东西。假如他们在工作岗位上被辞退，就会立即走开，这毋宁说，他们是很自重的，从不指天发誓，也不露出厌恶的神情；他们习惯于雇主如要解雇他们，只需给他们一纸简短的预先通知书就行了，他们就像那些接受军事部门分给他们靶场上的几块小地盘的人们一样，毫无异议。这支队伍中的女人差不多全是年轻的，她们坐在衣服的包裹上小声地啜泣着，这些包裹是直接用被单捆扎而成的。男人们紧挨着马车，默默地走着，但神色非常地坚定。甚至连那个小皮奥罗也在牲口的旁边一瘸一拐地前进着，用他的那只木头假腿铮铮地敲击着路面。他用自己的马车带着特拉纳夫人；这位夫人用一块红手帕把头发扎在一起，她的身子靠在车子的侧栏上，由于汗水的洗涤和在路上颠簸时的摩擦，车上的侧栏已经褪了色。她的那种样子犹如一位神情惊愕的俄罗斯女人。这支稀稀落落、色如路面的车队，沉浸在一片愁云惨雾和尘土之中。一张张面孔突然间一下子变得苍老了，不过，这并不单单是焦急而引起的。突然，有一只强

有力的手将这种戏剧性场面搅动了一下，人群中顿时响起了短促的告别声，出现了模糊不清的别离场面。这列车队在缓缓地前进着，现在已来到了那些被回忆折磨得疲惫不堪、目光黯然无神的人们的面前。奥里丰拥抱了一下特拉纳夫人，不过，在这样的场合里，又是处在这样的众目睽睽之下，他却感到局促不安；到了最后一刻时，他就像乡下人似的仅仅在她的脸上重重地吻了一下。

“我把钥匙留在门的上面，”特拉纳夫人声调平和地说着，随即向奥里丰那一帮子人打了一个手势，“咖啡在哪里，您是知道的……”

他们和她一言不发地握了握手。

“战争结束之后再见吧。当希特勒被绞死的时候！”古尔居夫信心不足地大声说着，不过，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这句话，就像是一句粗话似的并没有引起别人的反响和哄笑。车队走远了。特拉纳夫人已把她头上的手帕解开了；她的手紧紧地握着车子的边栏，车子愈来愈远，她仍在不停地打着手势。那些男人们一直朝前走着，却没有转过身去回望一眼，他们的肩头是沉重的，他们以那种在长途跋涉时节省体力的行军步伐往前走着。今天上午，当装甲车队从这里经过时，那种壮阔的场面曾激起了驻守在这座碉堡里的人的巨大热情，但法里兹村民大批外出逃难的情景，却又骤然使他们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傍晚时分，他们听到在南方很远的地方响起了一连串沉闷的、几乎是潜入地下的爆炸声；这一次的爆炸没有能震动窗户上的玻璃，它仿佛是从混凝土的地面上升起来的，因此脚底下的地面就像是铁砧似的颤动不已；他们感到某些难以捉磨的、含义复杂的消息是和被震撼的大地深处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这些人聚集在那个方形的房间里吃着东西，以打发时间，他们一点一点地啃着面包，细细地嚼着巧克力糖块；人们可以认为，真正的战争是在上下颌的磨擦声中开始的，这声音正以不变的速度从此刻暂时的平静中升起。但是，当他们一受到爆炸声的冲击时，嘴巴便停了下来，蓦地抬起头，朝着爆炸声传来的那个方向望去，脸上显出了茫然而又焦急的神情，就像一匹易惊的马从草地上抬起了头，冷不丁地竖起了耳朵那样。在那一阵地面轻微的震动过去之后，室内重又恢复平静时，从紧靠窗边的矮树林里传来了叽叽喳喳的鸟叫声；那些在震动时滚到碉堡地面上的空酒瓶，还发出了微弱而又清脆的叮当声，他们仍然久久地在各自的内心里用这种不同寻常的耳朵分辨着一切，这种耳朵能够从更远的地方突然捕捉到难以捉磨的、焦急不安的骚乱声。

晚上，格朗热非得要到法里兹村去一趟，去寻找工兵存放在那里的带刺的卷状铁丝：莫里亚梅已下了指示，要求他们将碉堡周围那道小铁丝网火速加固。最后一些飞机的嗡嗡声已沉寂下来了；夜色中透现出柔和悠闲的气氛，白昼似乎在这种气氛中偷偷地解下了它的盔甲，好让它的那种异常紧张的精神状态松弛一下；从非常远的地方传来了啄木鸟叩击橡树的沉闷的得得声，以及它们在枝叶浓密的树林里飞行时所发出的鸣叫声。战争的浪潮已经退下去了；但是，它还将它那灰色的泡沫悬挂在灌木林上：在去法里兹的道路上，空酒瓶子、油桶和罐头盒布满了两边的路基，路面上被履带压过的软绵绵的沥青路上，到处呈现出一些线条细细的、乌光闪烁、凹凸不平的花纹图案。格朗热走进那片林中空地时，森林边缘的树木已将一条长长的阴影投射到草地上；卫矛条篱笆后面那座收

容所的所有的玻璃窗，在琥珀色灯光的辉映下，放射出火焰般的光芒。他来到林边最初的那几座谷仓时，停息了片刻，因身体不适，随即便在路边的一块翻倒在草丛中的滚石上坐了下来，稍稍地屏气凝神了一会儿。他在细细地品味着这种寂静的气氛，这是一种缺乏活力的、衰弱了的寂静，它仿佛是用柔软的棉絮把耳朵塞了起来，置身于烈日之下似的；它恍若松软的白雪，它就像是蝙蝠飞旋时天色犹如被毁的羽毛那般黯然无光的黄昏。若是有人从路上走来时，他就会突然一下子跌进这种寂静之中，就像是从篱笆的一边跌倒在另一边似的；他会感到有点儿晕头转向，失去了可以辨别的标记；他会隐隐约约地等着能有一只手放到他的肩头拉他一把。

“在这里只有我孤身一人，这可能吗？”格朗热愕然地寻思着，不由自主地转过身来，浑身不舒服地打了一个寒战，背上顿时就有一种麻痒痒的感觉。他环视着四周那些高高的、黑幽幽的、已透出凉意的青草；那块滚石隐没在草丛中；那条非常窄小的街道上空无一人，街道两边屋子的门前围着栅栏，窗户紧闭着，犹如怀着敌意似的；无声的夜风将小街上那些形如细小的镂空花边似的尘埃，吹拂得四处飘荡。收容所的玻璃窗上，灯光已经消失，仿佛是突然间一下子熄灭了似的；一些颗粒细小的尘土扑到灰暗的墙壁上，瓦面、百叶窗和门扉上的光泽都已隐没了。

格朗热离开了道路，走进一条向着这排房屋的后面伸展开去的小巷子；他穿过了一块块四方形的白菜田、一堆堆燕麦和一处处豌豆支架，一直走到莫娜家的屋前。自从莫娜离开之后，格朗热还没有到莫里兹来过。他下意识地将门上的铁栓碰了两、三下，一阵更为强烈的怅惘之感突然攫住了他，他又回

头看了一眼：六只白母鸡不再在燕麦捆上扒翻觅食，仔细地端详着格朗热，它们抬起一只爪子，发出咕咕咕的沉闷的叫声，用一双双红红的眼睛从侧面紧紧地盯着他看：这些介于狗和狼之间的小畜生，仿佛正在用一种压低了的、小心谨慎的窃窃私语的声调，为这位鳏居者而抱怨叫屈。他拉开门栓，推了一下门，门轻轻地打开了。由于百叶窗都关着，而且时间已经很晚，因此房间里非常的阴暗；只看到那张铜面小桌子在昏暗中闪闪发光；那些上了蜡的衣橱的木板，在从微开着的门洞里射进来的天光的照映下，放出的光芒则更加地微弱。在这间卧室里，先前那种不可思议的杂乱不堪的景象已经消失了：床已折叠起来，细绳子结成的复杂的网床也已叠放好；从那些朴实无华的家具和光秃秃的墙壁上，流泻出了某种月深年久的遁世的忧愁，一股久远的冬季所留下的阴冷的霉味此刻正从中渗透出来，它和堆放在衣橱里的那些粗布衣服所散发出来的带蜡的香味交织在一起。一只停留在窗帘上的大丽蝇，被天光一照，突然惊醒了，于是，它便开始在这浓重的空气中发出沉闷的嗡嗡声。

“怎么回事！这里曾经是……”格朗热心中惶惑不安地想道。他真想立即走开；这种寂静的气氛不可思议地压得他太阳穴发痛。这种不流通的空气，这种从百叶窗和气窗里溜进来的色如石膏似的苍白天光，使他感到恶心反胃。于是，他便把门完全打开来；一只母鸡来到了门坎上，伸着脖子察看着里面的那种半明半暗的景象。但是，那张地毯似乎令它困惑不解，因此它在那里发了一会儿愣之后，便轻蔑地发出咯咯的叫声，离开这里向燕麦堆走去。在这种液态般的空气里，格朗热还可听到鸟儿在夜幕中飞往悬铃木咖啡馆的那株栗树上相聚时的鸣

叫声，每隔一段较长的时间，它们便鸣叫一声。格朗热坐在床上，出神地想了一会儿；那张床在他的重压下微微低陷下去，床上的弹簧钢丝发出了他所熟悉的吱吱嘎嘎的响声。他突然间想要在这张床上躺下来，随即他便面孔朝着墙壁，试图把种种的念头和幻想从他脑子里永远驱逐出去。一个小时之后，林中的夜色带着荒野的气息和野兽的叫声，从敞开的门洞里涌进来，它对这个狂热而冲动的世界是宽容的。格朗热心潮起伏，脑子里浮现出了那个平静的池塘，以及那口黑井里的凉气在夜幕降临时渗进这座与世隔绝的房屋里的情景。他觉得，他的体内仿佛有某种东西正在拼命地要往外流出来似的。他感到自己的喉咙在发紧，于是便使劲地耸了耸双肩。门上的钥匙还留在锁孔里，他把钥匙转了两圈，锁好了门，便把它放进口袋里。屋外的天色仍然是明亮的，但气温已凉了下来；一种柔和的天光——一片网状的轻柔而呈黄色的光芒，穿过了桃树林、樱桃树林，流泻到那些方块形的菜地上。

格朗热并没有费多少劲，就在收容所后面一间上了锁的附属小屋子里，找到了存放在那里的带刺的铁丝。在法里兹，他已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了，但是，他还不想回去。夜色愈来愈深沉，愈来愈变化不定。一想到瓦兰上尉或许往碉堡里打过电话时，他的脸上顿时便掠过了一层阴云。他重又回到了那条巷子，步履蹒跚地沿着巷子朝悬铃木咖啡馆的方向走去。有好几处朝着街面开的窗户并没有加上护窗板，他默默无言地朝这些窗户望一望，他既感到局促不安，而又难以抑制，他从这扇窗户又拐到那扇窗户，踉踉跄跄地在这条寂寞无人的巷子里走着。当他把一只眼睛贴近窗扉时，透过那些在酒瓶子玻璃的反射下而像大宝石那样闪闪发光的小玻璃，看到了毫无遮拦

的红色方砖地和胡桃木的床架，床上的用品一无所有；在被烟熏黑的墙壁上，挂着一面比较明亮的长方形的镜子，上面布满了苍蝇，墙壁上的家庭照片早已被取了下来。有时候，在床的上上方会出现一个形如十字架的斑点；尚未枯萎的黄杨木枝条依然挂在钉子上，有的则往下垂挂到灰色阔条纹帆布的床绷上。尤其是墙上的那些苍白的斑点，给人一种特别深刻的破败不堪的印象：这些房屋看来已经被抛弃了，因而更显得神秘莫测，仿佛一盏小灯到白天刚刚熄灭了一样。格朗热不由自主地时时停下来听一听：叽叽喳喳的鸟儿已缄默不语，只有悬铃木咖啡馆那株栗树上的鸟儿在投宿时，才响起令人欣喜的嘈杂声；在这些房屋后面的远处出没的一些斑鸫，使他想起了那儿已是森林的边缘。山梅花、丁香花和紫藤的截然不同的芬芳，滞留在那些小花园前的纹丝不动的空气中，弥漫在街道上。当格朗热来到悬铃木咖啡馆门前时，他想起了特拉纳夫人在逃难的路上所说过的那句话。

"总之，她的话就是一种邀请，"他勇气十足地说。那把大阳伞已经不见了，但院子里的扶手椅和桌子却依然留在原地。那株栗子树的浓影投射到桌椅上，满树的鸟儿的聒噪声已经停歇。那处被填高了的小小的平台看起来就像是一幕戏剧场景似的。平台顶端的那扇门，仿佛只有等到月光来拨动开关，它才能微微地开启。格朗热推开了咖啡馆的门，打亮手电筒察看着装上玻璃的壁橱，摸到了一瓶白兰地。他蓦地感到非常地口渴，于是便抽身到小广场的井里去打了一桶水。井上的滑轮在这种荒凉的寂静中，像犀牛吼叫那样发出了巨大的、不堪入耳的响声。栗树上顿时响起了一阵不满的咕咕声，但声音低沉，因为已是夜晚。"如果我在这里呆下去，我会很想跟野兽们

说说话，”格朗热心中思忖着。但西方的日落处依然是明亮的，呈现出黄澄澄的光泽；在格朗热所处的下方，小学校的教室里此刻正亮着的灯光，像许许多多小镜子的反光那样，斜斜地掠过铁匠铺的玻璃门窗。他把腰朝向扶手椅的凹陷部位，固定好身子，大大咧咧地把双腿伸到桌子上。一只黑猫斜着身子窜到了街道上，它投足举步均小心翼翼，一下接着一下，从下面朝着格朗热端详了一会儿，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便向平台上走来。格朗热一把抓住了它的脖子；他刚刚把它放在膝盖上，那小畜牲就装出了一副要逃走的样子，放肆地呼呼噜噜地叫着，就像是一座被攻克的小城里所发出的轰鸣声。格朗热小口小口地喝着酒，他已处于那种激昂亢奋的状态，他从中领略到那种略带醉意，而又令人不安的“一切都敢做的”狂喜的滋味，他在自我克制着某种要砸碎餐具、激起夜间喧闹声的欲望，他体验到了从清凉的夜色中流泻出来的一种纯正的幸福感。说到底，这是一种隐隐的、兽性般的焦虑不安的心情，它是由渴望听到最后的裁判号声时那种沉默所孕育出来的。然而，那个在他的膝盖上沉睡着的热乎乎的小生命，却使他镇定了下来。

“准……准尉！……”

格朗热听到艾尔维埃在村口呼叫他的声音，这声音仿佛是从黑黝黝的森林里的深处所发出来的。他们在浓重的夜色中，时不时地借助于手电筒到一间间谷仓里翻寻着，终于发现了一辆陈旧的独轮车子，于是便把带刺的卷状铁丝装上了车。这个幽灵一般的村庄的宁静气氛，却使他们感到非常地愉快：他们觉得无拘无束，勇气十足，随时都可做出冒险的壮举，心甘情愿地把这里属于他们的一切都统统带走。出发之前，他俩在栗树底下又喝了一瓶白兰地。夜幕已经降临，四周悄然无

声，月光非常的皎洁。栗子树在他们头顶的上空清晰地勾勒出了一团边缘蜷曲的墨黑的浓云，它把一片更加浓黑的阴影投射到平台上；但是，从栗子树那流苏般的叶丛中，甚至从它的枝叶的缝隙里，仍可看到一些闪闪发光的繁星。他们两人相互交谈着，声音平和而又非常地低，时而会出现沉默的场面；孤独、林中的芳香、栗子树偌大的叶丛犹如天鹅绒般柔软的阴影，以及这个死气沉沉的村庄那如同幽灵般的威严，都给了格朗热一种奇异的、壮丽辉煌的印象。葱茏的野草和夜晚营地上的清香，使这片大地重又获得了饱满的青春活力。它正在变得野蛮，正在恢复那种变化不定的野蛮性情。夜气清凉，耳边寂静无声，他体内的某种东西已被清除出去，他感到精力充沛，精神振奋，仿佛夜空中又布满了新星似的。格朗热、艾尔维埃藏身于树木的阴影下，只有烟卷的红点在那里晃动着，他俩在这条青幽幽的、夜色浓重的小街上，凝视着那些已开始被月光浸润的屋顶。蝙蝠已不再围绕着栗子树盘旋飞舞。从附近的森林的边缘上，传来了灰林鸮所发出的“哪一个”的鸣叫声。

第二天早上，万籁俱寂。通向法里兹村的路上冷冷清清，森林重又恢复到孤独的状态。可是，高原上的那种宁静却与以往大不相同。气压很低，人人都感到肚子里好像有一根棍子在搅动似的难受，手、脚上的血脉骚动不安，大家都想面朝窗户站着用餐。这一天又闷又热，静止不动的树叶上，依然停留着前一天落下的尘土；仅只有一层炎热的雾气在碎石子的路面上颤动着。

下午快过去一半时，这一景象突然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阵沉闷的轰鸣声挟着一股炽烈的热浪，从默兹河那边升起；在

西边，目力所及的几乎整个半圆的范围内，都接二连三地轰响着这种声音，而且差不多是同时爆发出巨响，放射出烟火。不过，这一次有些灰色的浓烟是在森林远处、天地相接的上空缓缓升起的：先是响了三下，尔后又响了七下、八下、十下、十五下。这些浓烟并不怎么令人感到担忧，甚至它们也并不是真正的不祥之兆。但是，它们是存在的，它们对这里的景致抹上了一笔，会永远对它起着修饰作用，仿佛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季节。人们感到，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现在如果没有这些浓烟，你就难以活下去。刹那间，已有一只手刚刚迅捷地伸到了高原的边缘上，点燃了成排的灯火。

"战场……"格朗热思忖着，"这个词儿妙极了。"使他感到惊奇的，是这种突如其来的自负，这种喧闹不息、雷鸣似的安排布景的方式，是那种继而旋即出现的、已被人们遗忘的现象，是那种空荡荡的景象，就像一个酒鬼，先是猛烈地把桌子敲裂成两半，然后又在他那模糊不清的思想深处想竭力回忆起他到底是在向谁发火。

"嘿！只不过是向默兹河那儿炮轰一下，"稍停了一会儿之后，格朗热在心里说道；不过，他仍是有点儿心有余悸。这是一种再也没有比它更平常的爆炸声了。或许他们不轰炸，这一点倒是令人感到惊讶。比利时的公路、铁路都从那儿经过……他茫然不知所措地从窗口眺望着那烟雾升腾的远方，有两、三处浓烟已变成了一缕缕青丝，正在逐渐消逝。他在凝视远方的时候，脑子里仍有一个隐隐约约的念头在活动着。这是一个有点儿不祥的念头，使他感到像是闻到了某种令人头晕的气味那样不舒服。他异常吃惊地意识到，自从步兵营过去之后，压根儿就再也没有一支部队开往比利时。那时候，自从前一天晚上

起，在林中开辟的那条小径上，就一直没人走过，似乎步兵并没有跟在装甲兵的后面。

“奇怪得很，”格朗热陷入了沉思，自言自语着。“他们会等待什么呢？然后……也许瓦兰和那个步兵营已遇到了什么事。”他拿起指南针，力图弄清楚莫里亚梅的方位，在莫里亚梅那边的森林后面，似乎有一处最醒目、颜色格外浓黑的烟尘。但是，他又猛然省悟到，他这样做，几乎是一种心不在焉的举动，是想求得良心上的安慰。那处十分敏感的军事地带，现在正变得越来越狭小。不过，从这一现象可以看出，战争已经来临了。

法里兹碉堡里的人已将那道带刺的铁丝网加固好了。这次的轰炸使他们一个个都眉头紧锁，脸色阴沉，但是加固铁丝网的工作反而由于这一缘故进展得更快，因为他们干起活来的时候，就不会去思考别的。古尔居夫在气鼓鼓地、一下接一下地敲击大木槌的过程中，嘴里一直在嘟嘟囔囔个不停。此外，他们所用的铁丝并不是带刺的那一种：工兵们留在法里兹的东西，只是一些陈年旧货；他们所架设的只是一道**褐色**的铁丝网，这是一些很粗的、带有螺旋形的铁丝，上面镀了镍，伸开来还有褶裥；这道铁丝网，就像是以要塞为中心，给儿童们布置的一个体育运动会的场地。

“还缺了某种东西，准尉，您不觉得吗？”铁丝网安好之后，奥里丰说道。他往后退了几步，眯起眼睛，以便从总体上作出判断，他以一种滑稽的神情审视着这个可怜巴巴的玩艺儿……也许他们应当在这上面挂上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恶犬**。

傍晚时分，莫里亚梅打电话过来，了解架设铁丝网的确切

情况，并要求他们检查一下武器弹药的储备、引爆信管和粮食的储备是否充足。

“我让小卡车给您带来一支备用的信号手枪，”瓦兰上尉补充说道。“那些信号手枪从来没有用过。从来没有。”

格朗热在电话线的另一端，不由自主地想象着瓦兰那种鼻翼翕动起来时，别人无法模仿的动作。上尉也许正患着拉肚子的病，因为此刻由普里内中士接下了听筒。

“你们遭到了炸弹的轰击吗？”格朗热很有礼貌地询问道。

“有一点儿损伤，准尉。几匹马，还有一些房屋，以及玻璃器皿……”

“有什么消息吗？”

格朗热说话的语调，比他自己原来要采用的那种冷淡的语调要稍微热烈一些。

“什么都不清楚，”普里内犹豫了片刻之后，说道。“电台广播说，德国人已经越过了阿尔贝运河。”

格朗热感到非常奇怪的是，这些地名现在都显得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了。阿尔贝运河，那是在遥远的北方。那儿还有埃斯科山麓，以及种种别的地名。

“那我们这一边的情况呢？”

“还不清楚，”普里内说，“装甲兵已经到了比利时。”

“就只有装甲兵去了吗？”

“是……是的，我想是这样的，准尉。”普里内似乎对这种问法感到惊讶。不管怎么说，看样子他们还要呆在这里，不想挪动。

从普里内讲话的声音中，同时可以听到办公室里一台收音机的隐隐约约的响声，它正在播放比利时的国歌。突然间，

仿佛行星发生了痉挛似的，又传来了不可思议的汹涌澎湃的声音，就像人们把一只贝壳移到耳边，恍若听到了大海的喧嚣声。这时，一朵小云团的羽毛状的阴影，从敞开着的窗户里闪了进来，穿过道路之后，就像伶俐的动物那样，敏捷地扭动了一下腰，重又爬上了矮树林；屋外，响起了群鸟的不慌不忙的鸣叫声。

黄昏降临时，碉堡里所有的人吃过晚饭后，都在靠近路基的草地上坐了下来，抽抽香烟，聊聊大天。此刻，他们感到呆在那种封闭的房间里，个中滋味就像是一条挺直在沙滩上的鱼。格朗热回想起了他尚在年幼时，他那个乡镇上的居民在 1914 年 8 月 2 日傍晚，全部聚集到河岸上，大家把盘子放在膝盖上，举行盛大的野餐。家家户户都纷纷从窗户上把他们的椅子提出来。这样做是为了让这些**富有特征性的举动**发挥它们的作用。一些人在观看着月光下飘动的一面旗子，另一些人则谈论着逆流而上的怒潮；这如同是对一种神奇的烈性炸药——杜尔斑炸药进行试验。这是他一生中最令人神往的回忆之一，至今一直铭刻在他的心坎里。那一天晚上，家里的人忘了去送他上床睡觉；大家全都变成了一个样子，仿佛全都回到了天真烂漫的童年时代。

碉堡里的人所闲聊的中心内容，就是白天的轰炸一事。今天下午，艾尔维埃遇到了一个从默兹河沿线回来的布泰碉堡里的人，他说那里被破坏的程度比人们所想象的要严重。河边一些大型军事工程中的碉堡都受到了轰击。那个人证实说，飞机朝着轰炸目标俯冲直下，扔了炸弹，那飞机呜呜直响，就像气笛鸣叫似的。显然，这种气笛般的声音，给人们的影响特别深刻。它激起了人们的愤怒。这种愚弄人的把戏，这种残杀生

灵时制造恐怖气氛的吓人的恶作剧，触犯了他们心灵深处某种与荣誉有关的模糊不清的准则。这种恶作剧是一个堕落的神灵的象征，是为那种卑劣行迹、为袭击别人的行为作辩护的最精采的表演。

“这是一批十分歹毒的家伙，”古尔居夫摇了摇头说。

此刻，正是夜幕降临的时候，飞机重又来到了默兹河的上空。这一次没有轰炸，而是在那里悠然自得地飞来飞去，大概是在拍摄下午被战火焚烧的场景。他们用胳膊肘支着脑袋，躺在已经被露水沾湿了的黑黝黝的草地上，重又点燃了一支烟，默默无声地观察了一会战争的场面。那些炮弹的火光，就像是极其遥远的地区庙会上的最后几盏油灯似的，在寒冷的星光下的天际处熄灭了。接着，他们又看到了从河谷那边升起了几枚状如戽斗水车似的曳光弹，那些沉甸甸的、明亮的光泡一个接一个地升起，不慌不忙地互相追逐着。尔后，便被那种明如清水似的缓缓荡漾着的夜色吸了进去。最后，从歼击机上发射出一阵短促的机枪声，宛如摇彩机所发出的嚓嚓嚓的磨擦声。

正当他们回身往碉堡走的时候，从莫里亚梅开来的那辆小卡车熄灭了灯火，靠着路基停了下来。司机咒骂着这条被装甲兵部队经过时破坏得坑坑洼洼的道路。司机仍被下午的轰炸弄得垂头丧气，碉堡里的人从他零零碎碎无意中说出的一些消息来判断，可以猜到莫里亚梅的气氛已变得更加的严重。工兵们弄来的一些小船和驳船，靠在默兹河的左岸；一支炸毁桥梁的小分队已经组建好；逃难的人们露宿在火车站的前面和街道上，他们在等待着火车，可是列车却总是迟迟不来，他们都已处在饥饿之中。

“当那些老百姓正在离开时，……”司机撇了撇嘴说道，“从某种迹象看来，说不定他们并不完全是难民。准尉，您在这里是了解不到的。您没有看到那些装甲兵伤员走过去的情景。”

小卡车开到那条在林中新开辟的路上之后，重又亮起了车灯，车闸嘎吱响了一声，便颠颠簸簸地进入了那条通向布泰的林中小径。在这种宁静的夜晚，它即便奔驰到很远的地方，他们仍然可以听到它的车声。这道小小的灯光在黑沉沉的森林中颠簸着，林间的黑暗仿佛突然间变得更加的宽阔，更加地变幻莫测，犹如大海那样混沌一片，叫人辨不清方向。

格朗热正要去上床就寝时，莫里亚梅那边打来了电话。人们一再提醒他注意，每一个碉堡里的驻军现在均由装甲兵来指挥。

“我知道，”格朗热有点儿惊讶地说道，“当然。”

“您没有接到命令吗？”

“没有。”

电话线的那一端出奇地安静了下来。

“好吧，”那个声音终于说道，其语气是怏怏不乐的，而且显得非常担心，“如果您什么也接不到，明天一早就回个电话。切记。”

格朗热躺在床上，心里百思不得其解。电话里的那个陌生的声音却含有某种劝戒他不要脱衣睡觉的意思。“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格朗热寻思着，他的头脑在发涨。“倒底是什么事弄得莫里亚梅那里的人夜不成寐？”就在这时，“装甲兵伤员”这句话便在他的脑海里转动起来；这句话微不足道，但却具有强烈的刺激性，它就像喝过毒药之后所留下的余味。飞机和炸

弹都丝毫没有干扰过他的想象力，就连烽烟突然四起的高原，在他看来，它仍然保留了自己的某种自然风光。然而，“装甲兵伤员”这几个字，刹那间却深深地触动了他；这几个字启动了开关，打开了那扇踏上新大陆的门。“这里会怎么样呢？”他在思索着，他既有些儿愠怒，而又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向森林里瞥了一眼，耸了耸肩。“阿登会怎么样呢？”他自言自语地说道。他心中疑虑重重，却又仿佛阿登这个词会使他放心，能驱魔祛邪似的。“阿登！……”他那样子准是发疯了。

在凌晨两点钟左右，格朗热醒了过来。一阵清凉的夜气吹来，他打了一个寒战，接着那阵凉气便从窗户上降落下去，他起床关好了窗户。夜异常地宁静，但他却没有一点儿睡意。

在远方的天际处，那条界线刚一变得更加幽暗，就立即将那儿的森林封锁起来。当格朗热举目凝神眺望着它时，便看到在它的上空迅速地出现了某种不易察觉的亮光，它每隔一段长长的时间，就眨一下眼睛。这种眨动的目光是一种冷漠的、孤寂的目光，它丝毫不像远处无声的闪电抖动时的那种柔和的光芒，倒是很像地平线后面的一把重锤，在硕大无朋的铁砧上有规律地敲打着一块红铁。格朗热侧耳倾听了一会儿夜的声音：只有清风徐徐地摇撼着高高的树枝；从默兹河那边，隐隐约约传来了远方辎重车队急速奔忙的响声。然而，这时却有另一种迥然不同的跳动的亮光，取代了第一种亮光，而第一种亮光已明显地移到了右边。格朗热顿时产生了一种惊恐不安的情绪，他的目光紧紧地盯着那里如同夜间火车站一般明亮的奇异的天空，它此刻正在变成玫瑰红色，发出平缓的爆裂声，把它的光芒散向森林的上空。他打亮了手电筒，登上了那张又窄又陡的梯子，走到那间小屋子的所谓的阁楼里，掀开了

翻板活门。他的目光从天窗里看出去，越过矮树林的林梢，远方的那处光源立即变得清晰起来，这是一个十分明亮的小小的火点，在目力所及的那片土地尽头的边缘上，慢慢地变得越来越强烈。那种缓慢的节奏，那种凝滞的空气，以及那种静谧的气氛，这一切都使他想到，那亮光犹如从黑夜的拱顶上时而缓缓掉下的一个光滴，它十分准确地落在同一个地点，它把这种一闪即逝的火光喷溅到某种状如石笋似的物体的尖梢上，将之烧伤。当格朗热聚精会神地凝视它的时候，他看到有一种暗玫瑰色的脆弱的泡沫，刹那间放出了强烈的光芒，接着便在那火红的尖梢的周围游动着。夜间的宁静柔和而又深沉。格朗热已不感到冷了，他倚在窗扉大开的天窗的边沿上，两手支撑着下巴，犹如着了迷似地眺望着那缓缓渗漏出来的、神秘地叩击着大地的火滴。

"那地方非常地远，"格朗热心中琢磨着。"在布依龙那边，也许是在弗雷洛维尔那边。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时而把被单的一角往肩头拉一拉，快到两点半时，那些闪烁的火点已越来越稀少，接着，这种奇异的大气现象便完全消失了。黑夜似乎突然一下子现出了抑郁忧伤的神情，像是被幽禁起来似的，甚至连它的鼻孔也被深深地埋进了植物的芳香之中。格朗热猛然间感到了凉意，于是便从梯子上走下来，准备上床睡觉。他的思维已变得非常的迟钝。他在从那间方形卧室微微开着的门前经过时，停步谛听了一会儿里面那几个人的呼吸声。他觉得，他们的呼吸声减轻了这种过分寂静、闪烁着一些不祥之光的夜晚的重压之感。他一想到他们一个个都睡得那么香甜时，心里便觉得乐滋滋的。

有些时候，好像有一只沉重的手掌突然紧紧地压在夜色笼罩的大地上，这好比是屠夫在用斧头猛击牲畜之前，将一只令人恶心的柔软的手在它的前额摸上片刻那样，因此，大地自个儿便从这种触摸中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顿时就会神情失常，两眼翻白，其情景就像是那种柔和温暖的清晨，用它那极其难看的鼻头，向大地上的灯光喷着气，那灯光很快就失去了光辉；又如同在病房里，虽然并未出现任何可供辨认出什么的迹象，但在病房里那突然变浓的空气中，却能感受到一种焦虑不安的心情：病人突然再也感觉不到饥饿，而只感到他的勇气正在通过腹部从体内流泻出去；人们听着病人在用鼻子喘着气时，就像是听到了世界在他的心中旋转似的。

"今天是礼拜天，"格朗热心里想道，当他看到暗淡的曙光已射到玻璃窗上时，便怏怏不乐地打了一个呵欠。他睡得很不好。整个碉堡沉浸在死气沉沉的、有点儿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寂静之中，这是一种隐修院式的寂静，腐水般的寂静。格朗热不由自主地朝那条杳无人迹的道路上看了一眼。他感到很不舒服。这种空寂，这种从战地的后面无人走动的道路上所呈现出来的沉睡的气氛，是奇异的、似是而非的、略带魔幻色彩的，它就像是从那个美人的住宅通往这座沉睡的森林里的一条小径上的情景一样。他一边从这张铁梯子上往下走，一边点燃了一支烟。清晨给他的感觉是柔和而又湿润的。但是，落在路边青草斜坡上的露水，却是非常的清凉。一想到奥里丰煮好的热乎乎的咖啡时，他差点儿不由自主地转身往回走；不过，他已下定决心在吃早餐之前，一定要走到那条新开辟的林中小径被破坏的地段，工兵在那儿的小堡垒前建造了一个炸药库。他打算到那里去找一名看守工兵营房的门警，或许门警听到过一

些消息。

那里连个人影儿也没有。炸药库上端的那条路是用太软的土填起来的，路面微微下沉，路上有几处小小的水洼，在绿色森林的映照下，显得非常地阴暗，里面的水在朝着被履带辗成的那些车辙里流去。放炮器上的电线从地里冒出来，暴露在外面的两端伸到较远一些的地方之后，就被丢弃在一堆小石子上。

"真奇怪……"格朗热迷惑不解地想道。他在那堆小石子上坐了下来，心里很不痛快。在方圆四公里左右的森林里，简直可以说是听不到任何一种声音；他朝无鸟的矮树丛那边侧耳细听着，工地上这种像是静坐罢工似的令人困惑不解的景象，使他隐隐感到有些惶惑不安。正在他点燃一支香烟的当儿，在他头顶非常高的上空蓦然响起了一阵划破长空的奇异的声音。这是一种久久不息的、极其雄伟的隆隆声，宛若在天上奔驰的快车撞击铁轨似的声音，或在转换道岔时碰击铁轨的响声：默兹河一带的重炮朝比利时那边开火了。

尔后，格朗热觉得眼下的这些事儿发生得非常快。他在返回碉堡刚走到半路时，一阵剧烈的马达轰鸣声开始像掘地似地吼叫起来，同时从四面八方钻进了森林里，其声势如同一支哄赶猎物的人群那样，横冲直撞地奔向矮树丛里。顷刻间，高原上骤然骚动起来，炮弹和机关枪那剧烈的喧嚣声此起彼伏。格朗热一时被惊呆了：森林在颤抖着，就像一条被钻孔机的巨响震得晃动起来的街道；他感到，这种剧烈的不可思议的颤动就像是在扇他的耳刮子，震得他东倒西歪，心慌意乱；这种颤动同时从脚底和耳朵一齐钻入他的躯体里。格朗热一闪身便斜插进一条林中的小径上，那些由繁枝茂叶交织而成的拱形

树荫，在他的上空现出了一条宛如雪白的带子似的狭长的天光。当他刚一感到自己已在这样的景物之中藏好了身子时，耳边的喧嚣声似乎顿时就没有那么响了：他意识到，这种喧闹的噪音主要是马达声，而根本不是什么爆炸声，因为在这中间，曾有几度长时间的平静气氛。格朗热一颗悬着的心落下来之后，很快又在喧嚣不堪的天穹下，举步往碉堡走去。但是，在他前面十二米远的地方，那些铺在这条新开辟的林中小径上的陈旧的沥青，却像炸食物的滚油一般沸腾起来。他略一思索，顿时就恍然大悟：这里已经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于是，他便立即跑步奔到了这条林中小径的出口处。他重又抽上一支烟，此时他的心里觉得舒坦多了，那熟悉的声音使他感到如释重负。四周是一片嘈杂不堪的马达声，时而会有一片状如黑披肩似的烟雾，突然穿过这条小径上方的天空。至于其它的东西，他却难以辨别出来。当格朗热一直走到汽车路上，企图偷偷地看一眼时，他便发现，在那条林中开辟的小径上方比较开阔的天空中，正有几架飞机在飞着，飞机之间的距离隔得相当开，飞得很高而又出奇地缓慢，看上去几乎是处于静止不动的状态之中，宛若在逆流而上似的。使他感到惊奇的是，它们居然像水中游动的鱼那般悠然自得；它们自然而然地彼此在高空拉开距离、互不理睬地飞行着，如同那些一层层排列在清澈的深海中的礁石那样，彼此相互交错，但又互不相干，每一架飞机都是自顾自。这样的飞行方式会使人想到，它们各自安详而漫不经心地占据了一个适意的生活场所。只有这些飞机时而在云雾中爆发出的一阵阵剧烈的响声，迅捷地冲入九霄云外，像扯裂丝帛那样嘎吱一声，划破那些柔和的星座飘浮于其中的茫茫太空。

飞机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它们的来和去都是一个样子，就像是被一阵风送来和卷走一样。在森林的上空，有一种淡淡的尘土气味在飘荡着。格朗热在那条路面被划出了一道细如鞭梢似的汽车路上，捡起了一枚完整的大子弹，弹壳是用一种闪闪发光的白色金属制作的。他一想到自己是置身于战火之中，立即就感到惶恐不安，略略产生一种无可名状的心态。这座要塞并没有遭到袭击，他在碉堡里见到他的那些士兵们一个个都坐在箱子上，手中拿着酒杯，脸色有点发白。

“啊！唉唉！”古尔居夫一边感叹，一边摇晃着脑袋。奥里丰一声不吭地往格朗热的杯子里倒着酒；格朗热捡来的那颗机枪子弹，从一只手里传递到另一只手里，它压在手掌上沉甸甸的，闪闪发光。格朗热拿起话筒，莫里亚梅那边无人接电话。他神色不定，把这个听不到人声的电话筒摇了摇，往耳边贴近了一会儿，接着便很快挂上了电话，因为他身边的那些人突然一下都把目光投向了他。电话线切断了。

“行动吧！清理一下……”格朗热粗声粗气地说了一句。于是，那些士兵们就往楼下走去。

在那间刚刚建造起来、经得起战火考验的小仓库里，并没有多少燃料。他们用大车往碉堡里运来了两张草垫子和少量的床上用品，然后，又开始从那架铁梯上运下来一件很不像样的家具，干这种工作很快就使他们感到腻烦了。那些桌子、椅子，甚至还有一张枞木小衣橱，都纷纷从窗户里飞出来，越过了那道带刺的铁丝网。这些木器家具折裂的响声激发了他们的劳动热情。

“清扫得很干净，”奥里丰以大管家的口吻评论说。“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像这样的伪装，也是比较自然的，看起来里

面的人已经搬走了。”

这些士兵们在碉堡里坐定之后，便开了一些罐头，但因为都没有胃口，所以吃得很少。他们一个个都坐立不安，不时地抬起头来，用鼻子嗅一嗅里面的淡而无味的湿气、树根的清香，以及从稍稍掀开一些的翻板活门里冒出来的地下室里的芬芳气息。格朗热从法里兹村带来的那只黑猫，将爪尖落到冰冷的混凝土地面上时，现出了一种厌恶的神情，于是，便纵身一跃，跳到一只箱子上躲藏起来。不一会儿，他们就重新打开了那扇用钢板加固的门，走到自由的天地里。当他们在路基上坐下来时，一辆从比利时那边开过来的带边车的摩托，来到了那条在林中开辟的小径上；随即，便有一些车辆全速奔驰时所激起的一股气旋掠过路面；紧接而来的是一些步兵的卡车、由机动车拖拉着的大炮、履带装甲运输车和装甲车，从车辆上油漆的磨损处可以看出子弹打在上面的弹痕，这些车辆的挡泥板上，到处都有被狂欢的人们骑着飞快的自行车碰撞过的痕迹。那些骑自行车的人似乎都用夹子把裤管夹了起来，直立起身子在尘土弥漫的路面上飞快地踩着脚踏板；到处都可看到一些逃难的人群在勾住车子爬上爬下时所留下的脚踏的痕迹。在这支疯狂的车队里，甚至还插进了一辆不断摇摇晃晃的装载肉类的车子，那形状就像牛的臀部似的，上面还抹了一层极为难看的灰芥末色的油漆。所有这些车辆全都向默兹河的方向奔去，它们以一种笨拙的、独一无二的滑行方式，穿过被自己扬起的尘土所形成的隧道，又被卷进了那些狂奔疾驰、挤得很紧的水牛群所带起的轰轰作响的泥流之中。这些水牛群因为丛林失火正向可涉水而过的河道处拼命地奔跑。

“那么，装甲兵，他们是撤退了？”艾尔维埃瓮声瓮气地说

道。他们看到，车上的那些装甲兵一个个都把脑袋僵在那里，从不转动一下，也从不吭一声，只是稍稍动一下嘴角，像老年人那样微微地咧着嘴巴强笑着，看上去如同赛台上双手抓住围绳的拳击手。

隆隆的车流突然一下枯竭了。接着，在尘土还没有落下时，又有一辆孤零零的、开得比较慢的装甲车，颠颠簸簸地从要塞前面经过，车上的炮口指向后方。当装甲车刚一驶过碉堡时，便猛然一下刹住停了下来，随即便从上面的炮塔里钻出一个头戴软皮垫钢盔的坦克兵，他用手做成喇叭筒状，神色紧张地向碉堡大声叫喊着：

“不要逞能充好汉了，里面的人！德国佬十分钟就来了。”

炮塔上的门合上之后，装甲车便开走了。格朗热转身看着他手下的那些兵。他似乎发现，他们的面容全都变成了灰白色；他感到像是有人在背后朝他的脖子猛击了一掌似的，当他听到有人说话时，便下意识地抬起了手腕。“现在几点了？”他神思恍惚地自言自语着，“十一点了吗？”今天白天，这是他第一次看手表。

下午 4 点钟，在森林的后面，响起了犹如自动断路器跳闸似的劈劈啪啪的清脆的响声，默兹河上的桥梁一座接一座地被炸毁了。

格朗热他们纵身一跳，回到了碉堡里，随后砰一下关上了那道用钢板加固的门。他们一时间慌了神，手指颤抖不已，一个个坐在箱子上闷闷不乐。在那块上了润滑油的钢板的撞击声响了片刻之后，他们所听到的只是鼻孔发出的长长的喘气声，那声音听起来仿佛是在吹着热汤。他们一个个向格朗热微

微转了一下脑袋，格朗热的双眼旋即感到像火灼一般的难受；他同时又觉得，似乎响起了某种使他感到很紧张的不怀好意的窃笑声，那笑声干硬而又刺耳。

“人们都在演一场**大兵闹剧**，”格朗热喃喃地自言自语道，“但都表演得很不错。”他不由自主地做了一个鬼脸，露出了一丝凄凉的苦笑，双颊顿时泛起了皱纹。装甲车队里居然还有载肉的车子！他们现在想要我在这儿干些什么呢？……他很想双手叉腰，振作精神……和他的这三位教徒一道挺起腰杆！……敌后的**破坏活动**还尚未掀起呢！然而，不知道为什么，破坏活动这个词却引起了他更为强烈的反感，他在那些从他办公室里清理出来的废纸一般的文件上，狠狠地踩了一脚。这是他为自己雪耻而踏上的愤怒的一脚。“一批低能儿！”他又以某种宽容而又令人气馁的不偏不倚的心态思忖着，“一批可悲的低能儿！”他似乎很难清楚地说出他究竟在想什么，不如说，那是一种不让他们进行自救的糊涂透顶的宽恕行为，弄得他忐忑不安，心神不定。

等到把那些武器整理好之后，古尔居夫就立即把自己军用水壶里的酒往一只只杯子里倒。格朗热点燃了一支烟，接着便把他那支燃着了的烟伸向艾尔维埃嘴里的那支已熄灭了的烟头；他小口小口地滋滋有味地吸着，每吸一口时，就感到对方的那张嘴也在贪婪地吸着。然后，他们又用那些堆在碉堡一个角落里的装土的袋子，把碉堡上的炮眼潦潦草草地堵塞了一下。碉堡内刹那间变得一片漆黑，森林里的种种声音也已传不进来，只有一线明亮的天光蓦然泻进了炮闩里，那沉重的碉堡仿佛猛然一下子陷进了泥土之中。格朗热重新把碉堡的门开得大大的。但是，里面的黑暗却令人感到比内心的焦躁不

安，更叫人透不过气来。这时，重又传来了林中鸟儿的啁啾声。

“我们仍然不用着急，应静观待变，”格朗热一边说着，一边朝着突然射进来的亮光眨了眨眼睛。他们屏心静气地谛听着从门洞里渗进来的柔和的声音。

“我什么也听不出来，”艾尔维埃晃了晃脑袋说道。“一丝一毫也听不出来。”

那天光已开始稍稍变黄。从这个方形的门洞里，他们只能看到林下的灌木丛，靠这一边的灌木丛差不多和碉堡紧紧地连在一起：草木杂沓丛生，蜷蜷曲曲，湿漉漉的，柔光盈盈。

“那是一些欧洲蕨，”格朗热心中琢磨着，“是一些欧洲蕨。”他似乎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植物。他辨出了它的品种之后，心里顿时泛起了一种奇异的欣喜之情，就像他知道一头野兽的名称，能直接叫出来那样的开心。他们又一次地侧耳久久地谛听着从门洞里流进来的那种宁静的气息，它比狂风暴雨过后暂时出现的清朗的天气还要温润。

“我们或许要撤退，”格朗热心想，他的脑子里乱糟糟的，犹疑不定。“还是等待命令为妙！……装甲兵将会收留我们的，他们忘记传达命令了，这是非常明显的。”但是，他又很不想离开这里：这种充满着阳光的宁静气氛使他感到很愉快，一想到莫里亚梅，他的脑海中就浮现出那些汗流浃背、疲惫不堪的部队里的乱糟糟的情景，那里的机器所发出的沉闷的、嘎嘎作响的声音不绝于耳。这种情景在他尚未去之前，就已经使他产生了一种恶心的感觉。此时，他脑子里的那片愁云惨雾正在渐渐地消散，某种令他感到振奋、感到愉快的隐隐念头，正开始显露出来：太幸运了，那时电话刚好被切断了——这确实是一种不祥之兆，但对他来说，仍然是非常地幸运。

“总之，事情是再明显不过了，”他毫不隐讳地说。立时，他的脑子里就有了一股轻松之感。“没有命令，那就意味着给我的命令是：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应付吧。没有命令，就不能撤退。”

并且，他为了能使自己完全放下心来，便有点儿言不由衷地补充道：

“再说，我要是看不到任何指令，那就没有任何理由不让我派古尔居夫到莫里亚梅去。”

格朗热又看了一下手表，快到5点钟了。碉堡里的人现在正一个接一个地从里面往外面走出来，他们靠在热烘烘的混凝土墙壁上，懒洋洋地晒着太阳。黄昏的天气非常温和，一抹夕阳已将路边上丛林缺口处的那些阴影伸得更长，阳光中充溢着果实成熟时的那种芳香的气味。

“那些装甲兵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艾尔维埃说着，往地上吐了一口痰。

格朗热在路上走了几步，仰起头朝天上看了看。这条在林中开辟出来的小径上，不论是往莫里亚梅的方向，还是朝比利时的那一头，全都是冷冷清清，杳无人影。只有当他们越过这座碉堡时，才似乎感到他们走出了一个静寂无声的地带：他们突然听到了大炮沉闷的轰轰隆隆的响声，炮声响处虽然离得很远，但却听得异常地清晰。格朗热跟在他们的后面，从河谷那边朝稍稍偏北一点的方向往上走。在比利时那一边，万籁俱寂，几近于神奇的魔幻境界。

阳光普照，浑如金黄色的暴雨那样洒满了广袤无边的大地，灰白色斑点相杂的森林，宛如波涛起伏似地逐步升高，一直绵延到天的尽头。格朗热用手朝那间小屋子指了指，于是，

他们四个人便一齐向路中间聚拢，久久地站在那里，然后又慢慢地转过头来，用耳朵辨别着风中的声音。

“在默兹河一带，”艾尔维埃最后以确实无疑的口吻说道，“在布雷那边。”

此时，又有一股惶恐不安的情绪袭上了格朗热的心头。他们身体靠在碉堡的混凝土墙上，但已不是像刚才那样只为了暖暖身子，或因张惶失措而像牲畜那样喘着粗气的缘故，而是出于一种令人有点儿不可思议的、几乎又是令人神往的恐惧，它是从心灵深处的童年记忆和神话故事里升华出来的：那是黄昏时分，一帮孩子们在森林里迷失了方向时所产生的一种恐惧，他们恍若听到一些脚上穿的靴子长达七古里的巨大的橡树行动起来时，那可怕的脚后跟落地所发出的啪啪作响的声音远播四方，孩子们听了就会产生一种奇异的恐惧心理。

他们开始等了起来。他们一旦听出了炮声，不管走到哪里，那隆隆的声音就会始终不绝于耳，耳边没有别的，只有这一种声响。大地这一角的所有的生命都在奔逃，仿佛都在奔向这块独一无二的苏醒了的地带。路边森林缺口处两旁的林木墙垣遮住了这些稀稀落落的烟云。当格朗热用手指将耳朵塞起一会儿时，整个这条小径就完全变成了已沉浸在金黄色薄雾之中的一条轻柔温热的春光的熔流，令人惊奇地渐渐隐没在远方的绿荫之中。随着时光的流逝，格朗热感到，他的胸中有一种骗人的安全感正在渐渐增强。奇怪的是，这种安全感却是从那个跨越他们前去搏击的巨人的脚步下产生出来的。天气正在转凉，令人感到非常地舒服。阳光下的浮尘低低地飘悬在暮色苍茫的森林的上空，它们是那般地丰富多采，那般地奇妙绝伦，以致格朗热突然萌发了一种要跳到里面去洗一洗、浸

一浸的不可抗拒的欲望。

“是谁在妨碍我呢？”格朗热自言自语地说着，仍有一股无可名状的、纷乱不堪的狂喜情绪在他的胸中激荡着。“那些桥都不通了。我独自一人在这里。**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格朗热点燃了一支香烟，两手插在口袋里，开始向路中间走去。“你们别动！”他向碉堡那边的人喊道，“我去看看。”大炮开始轰鸣，但响声不太大，并在此时炮声出现了长长的间歇。就在这当儿，橡树林里传来了乌鸦的聒噪声。“也许，在默兹河的东边已没有一个法国人了，”他一边走，一边思索着，“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会不会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呢？”格朗热认为，这种看法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但是一想到这一点，他的心头就出现了一股难以隐忍的狂喜而激动不已；他感到，他的思绪在灾难的水面上轻轻地飘浮着。“也许什么事也没有？”他觉得，大地似乎像洪水过后那般的美丽而洁净；两只喜鹊宛若神话中的怪兽那样，双双落在他前面的路基上，在草上小心翼翼地磨擦着它们那长长的尾巴。“像这样下去，事态究竟会发展到何种地步呢？”他出神地思考着。他好像感到他的眼睛和那几个士兵的眼眶紧紧地靠在一起，弄得他非常地难受：世界或许会有某些**不足之处**。某些尚未知晓的性情，人们只要一深入其中，就可以明白了。他不时地停下来，侧耳细听，但是一连好几分钟，他什么也没有听到，世界就像被人摇了摇之后，懒洋洋地转动了一下肩膀，就重又睡着了似的。“我可能是站在**另一个方面**看问题，”他想到此，心头一阵颤抖，顿时就有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他的内心深处从来没有感到过如此的舒适。他开始轻轻地吹起口哨，拿下了头上的钢盔，像提篮子似的拎着帽带，让它在身边晃来晃去。他时而摸一摸那把装在套子里的

手枪，手枪的皮套已被他打开。一切危险之感均已烟消云散了，不过，当他一触到武器时，手指上就有一种凉飕飕的感觉。他将自己的那种非同一般的感觉磨练得更加地敏锐，他突然为这种感觉能力、为自己能够承受一切而感到自命不凡。“手中要拿着拐杖！……”他满怀着喜悦的心情想到了瓦兰，接着又迅速地忆起了莫娜，以及5月里树枝的清香。他开始意识到，瓦兰是使用了和他相同的方式来推测战局的，意识到由于不了解瓦兰，这种推测的方式便使他在生活中失去了控制：这是一种试图把所有的缆绳都一一扯断的欲望，这是一种要使心头减少压力、使心脏跳得更愉快、更轻松的内在要求，是一种**要您抛开一切**的强烈的心声。

“我一向被烂绳子捆住了手脚，”他一边想，一边低声地笑着。他不时地朝路上的小石子踢上一脚。“森林……”他继续想道，“我是在森林里。”他对有关的情况可能谈不出什么名堂，他感到自己的思想仍然像一条比较明亮的光那样卧在那里。他只要不断地走动就够了，他在往前走着时，世界就会轻轻地微微打开一些，这就像人们走到河边时，就可找到一处可涉水而过的地方一样。

“并没有德国人，”他蓦地摇了摇脑袋，用那种像酒鬼似的醉意朦胧的声调说道，随即便向前面伸出了食指。他觉得自己同醉汉真的有点儿相象，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这完全是因为所有的**轴线**都突然间同时从他的身边通过：立法者、审判官、坚强不屈者和已经得到赎救的人，都一一从他的身边走过去。

他从路面已被破坏的那处地段的旁边走过，继续向边境线的方向前进。这条道路在逐渐地往下降低，此时他已看不到碉堡了。大炮已停止了轰鸣，四周异常地寂静。在森林长得较

高的那一边，黑影已经盖住了路面。但是，一越过那片乔木林，这条小径上就充满了阳光，明艳灿烂，比这里的一切都更加地诱人。它不断地往前伸展，渐渐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路面上一条条车辙之间，青草滋长蔓延开来，布满了道路的中心；两旁的树木枝繁叶茂，在道路的上空相互合拢在一起，看起来更显得紧密无缝。格朗热感到，有一阵从未感受过的风吹拂着他的肩膀，它是从这片疑云密布、任意狂为、比夜间的梦幻更为开放的土地上升起来的。

“只需在这里走走就行了……”格朗热心里活动着，他感到脑袋更加地沉重，于是便挥动了一下手臂，差不多是肯定了自己的想法。他又远眺着路的前方，这一次，他相信自己看到了远处一个移动着的小黑点，它倏然间就失去了踪迹：这黑点是一个人，或是一头野兽，在战战兢兢地、动作敏捷地跳跃着，消失在矮树丛中。

格朗热立即给手枪装上了子弹，往前奔去。那个人可能由于极度的恐惧而丧失了勇气，逃得并不远。他膝盖顶着下巴，靠在离路边很近的一株樗木的树干上坐着。他身子的一半藏在树干的另一边，他将脑袋从那一边稍稍探出一点，以观察周围的动静，他用松鼠一般的又细又红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格朗热的眼睛，但却没有显出要逃走的迹象。在他的那种仿佛无眼睑的又红又圆的眼睛里，那种恐惧的眼神丝毫未加掩饰，以致让人看起来似乎是一个身体很轻、很小的人，从树干的背后一伸手，说不定就可以把他逮住。

从这个人的外表来看，他似乎是一个无业游民，或是一个违禁的打猎者。但也可以想到，他是一个打短工的佛朗德勒人，就像人们所看到的那些用褡裢背着食物、沿着皮加尔迪地

区的甜菜地走着的佛朗德勒人一样。不管怎么样，他的那种布挎包、粗布短工作服，以及底上带钉的旧式半统靴，都使人觉得，长途跋涉并没有令他感到不自在。格朗热明白，军事上的溃退也同样会把每一个平凡的人从他的隐蔽所里赶出来，重新置身于悲剧尚未达到极点的露天里，——不如说，是像大雨逼使蜗牛爬出了洞穴那样。这位法国军人只使那位比利时人的心放下了一半，显然，他内心对敌人的恐惧也渗进了他对乡村警察的那种历时更久的恐惧之中。这个从烟雾弥漫中逃脱出来，幸免于难而又令人担忧的人，并不使格朗热感到不愉快。此时此刻，他也没有兴趣去听别人唉声叹气了。

这个人是前一天早上从马尔什那边他的村庄逃出来的。那一天一大早，一支德国装甲兵小分队把他的村庄焚烧一空。

“是用一些**旋转式大炮**轰的，”那个人很肯定地说，他的喉咙发干，只见他的喉结在上下来回地移动着。德国人使用这样一种吓人的战争武器，似乎令他惊愕得连气也喘不过来。但是，他所说的其他的一些离题的话，却是一些稀里糊涂、纠缠不清的事儿。格朗热以自己这种职业性的判断方式，就可推测到某处隐秘猎物大量出没的全部情况，就可推测到某条途中插着鸡毛的越野赛跑的线路上的全部情况。但是，他似乎在没有遇到任何人的情况下，就已作出了判断。

“真是神乎其神！”格朗热愣愣地自言自语着。周围的这个不可思议的空幻世界正在渐渐地开阔起来，他用手指一触摸，顿时就激起了一股狂热的冲动，他真想扑进这个世界之中。不过，他在自己最隐秘的心灵深处，却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他真是有点儿自作多情的味道；他是在用这种奇思怪想来驱散心头的那种惴惴不安。

格朗热和这个逃难的人一道，一边非常坦然自若地聊着天，一边返身往碉堡走去。太阳已经落山了，夜色已蔓延到林木的阴影之中。格朗热还不想对这个比利时人撒手不管，于是便不假思索地说，晚上他可以保证为他提供住处和饮食。“这一带是再平静不过的了，”他真情流露地说，这种坦率已越来越不像是伪装的了。“谢谢老天爷，我们那里什么都不缺。再说，现在天色已然黑了。”一路上，他对那个比利时人讲了一些颇不乐观的、稍带一点儿离谱儿的话语：按照他的看法，战争是有起有落，反复无常。但是，不管怎么样，最安全的是要善于作出“放弃还是进攻”的决断。不管怎么样，他们那里每个人的情绪都很好。

“要想使一支衰老的部队振奋起来，该做的事情还多着呢，”格朗热最后结束时说道。同时，他还一边眨眨眼睛，一边捏捏那个比利时人的肉鼓鼓的臂膀，试图让他的这一番高谈阔论钻进那个比利时人的耳朵里。那个比利时人露出一副滑稽的神情，他不露形迹地开始偷偷地观察格朗热。在暮色晦暝中，格朗热一边走着，一边向碉堡那边挥动着手帕，里面的人因为担心会胡乱地飞来一颗炮弹而仍然处于惊恐不安之中。他猜想，前面准定会有三双眼睛在窥视着，他们的目光要比那些爬在船头桅杆上极目远眺的人的目光更加犀利。他想到此，心头便顿时涌起了一股暖意。“我给你们带来了某种东西，”他的脑子里在暗自活动着，“不过，既不是鸽子，也不是乌鸦。”在他的周围，黑暗已开始将大地完全隐匿起来。他时不时地向他的这位路上的同伴瞥上一眼；他的同伴迈着一种异常轻盈的步子在他的身边走着，看起来与其说是走，倒不如说是飘游。这种走起来轻飘飘的步伐，几乎不像是一个人在走路，更确切

地说，他犹如一只在渐渐笼罩大地的暮色中飞舞着的卑微的蝙蝠。这只蝙蝠使格朗热的心情平静了下来。这个世界的人口数量似乎并不比那些轻盈的无生命的小精灵多，它们轻捷灵敏，恍若在沼泽地上空飞来飞去的火舌。等到那个比利时人把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一一回答完了之后，天色已完全黑了下来。“的确很晚了，”格朗热心里想道。此刻，他的心境几乎是完完全全地平静下来了。“正是黄昏时分……不过，这个时辰并不太坏。天色比我们所想象的要亮堂一些。”

格朗热重又发现，驻守在碉堡里的士兵们并没有饥饿之感，而是有一种焦躁不安的情绪。他觉得，古尔居夫差不多已变成了一个酒鬼。他们乘着一缕天光还在树木间游动时，用过了晚餐。在这座小屋子遇险之后，所幸存下来的就只有一张已变成了瘸腿的白木桌子和两、三张椅子。他们把这些桌椅从矮树丛中抢救出来，之后再拖到碉堡的后面，那里有一小块茂密的青草地隐藏在树荫之下，这块青草地差不多与道路相连在一起。林中静寂无声，宛若变成了幽灵的世界。隆隆的大炮声早已完全停止了，他们头顶上那穹窿似的绿荫已愈变愈浓重，愈来愈黑。但是，从右侧路边的排水沟里，却已透露出一条色如宝石似的奇异平静的灰光。车行道上的砾石隐没在即将消逝的暮色之中，但此刻仍闪现出非常明亮的光泽。当夜幕降临时，他们把两只空酒瓶放到桌子上，往里面插上了两支蜡烛。黑夜非常地宁静，以致火焰上面那一缕纤细的轻烟径直地向树枝上升腾，茂密的树叶在下面的烛光的映照下，隐隐约约地从黑暗中显现出来，那残留的灰白色的微光，浑如北方子夜时的昏暗的天色，一直在这条小径上游晃不定。他们匆匆忙忙地用罢晚餐之后，仍坐在空酒杯前抽了一会儿烟。天气开始转凉

了。只有那个比利时人还没有丢开盘子，仍在那里继续吃着。他对这种宁静感到惊诧不已，每隔一阵子就偷偷地斜目窥视一下他们猛然间晃动一下的脚，那眼神就像是一只凶恶的狗似的，只有他的嘴巴在不停地忙乎着。格朗热心想，一直绵延到默兹河的那一大片森林里，此刻已经一线灯光也没有了；他用打火机把其中一支熄灭的蜡烛重新点燃；那小小的橄榄形的火焰，重又出现了，在四周的黑暗中，它的亮光所映照的范围变得愈来愈广。格朗热在心里思量着：沿途很远的地方可能会看到这里的亮光，这样一来，黑夜似乎也就显得更加地安全了。然而，他们确实不期望再有什么人会到这里来。不过，他并不想吹灭蜡烛。它此刻的作用，仅仅是让这四张不加掩饰的面孔，从黑暗中显现出来，它们各自拉得长长的，那炭黑似的阴影在夜色中晃动着，仿佛正沿着那帘幕迎风飘荡的走廊，极其迅捷地移动着；格朗热看着这些面孔，心里感到很高兴。“我才不在乎呢……”格朗热重又说出了这句话，他此刻的心情差不多是无忧无虑的。他的心里很明白，海底下所掀起的一股激浪，不久前刚刚在离他们很远的大地上扫荡过。不过，他现在所感觉到的，仅仅是这股激浪的那种光滑的背脊，从他的脚下悄无声息地一掠而过，以及他的心头顿时泛起的一种醉酒似的轻松感，他有点漫不经心地在这股巨浪的后面一座受到保护的宁静的花园里坐着不动。他感到，在太阳穴的边缘上出现了一种很不是滋味的、近乎肉欲的难受劲儿。“我再也不能振作起来了，”他自言自语道，随即眼皮眨了两三下。他把手伸进衣袋里，向莫娜家开门的钥匙摸去。他眺望着那轮巨大而苍白的月亮正从森林的上空徐徐升起；在月光斜照的道路上，那条布满了尖形黑影的粗糙不平的石子路面，重又变成了一条急

流似的河床。他觉得，在大地沸沸扬扬、喧嚣不堪的时刻，无论做什么事都比不上坐在这条急流的边沿上更为刺激。他强烈地感到，他的腹中涌起了一阵很不好受的抽动，就像人们向大海奔去，赤裸的双脚踏在沙滩上骤然产生的那种清洌之感。他明白，这是一种害怕被打死的恐惧感。不过，他自身的一部分恐惧已随着轻柔的夜色渐渐地脱离了他，在夜空中飘荡着：当潮水开始将它微微托起时，他又会体验到像诺亚方舟上的乘客们或许也已感受过的那种恐惧感。

将近凌晨 3 点钟时，正轮到格朗热夜间执勤。他想到天空破晓之际是最关键的时刻，他喜欢有足够的时间来观看这一景象。碉堡的门依然是微微地开着，那座黑糊糊的混凝土柱墩，隐没在灰色夜幕的一角里，从这一边看过去就像是裂开了似的，那灰蒙蒙的夜色犹如涂在墙壁上一样。古尔居夫和奥里丰并排躺在草垫子上，在那条狭窄的地下通道启开着的翻板活门的角落里，已经躺在床上的艾尔维埃抽着烟的火光，几乎是贴近地面闪现出淡红色的光芒，一根看不见的手指很有规律地每隔一段时间就轻轻地弹一下，发出微微的响声，那一小节状如套子似的烟灰就被抖落下去。格朗热为此感到很恼火，他感到，自己好像是有什么东西被人窃走了似的，他不喜欢夜间有人在他的身边思考着什么。此刻的那种寂静气氛，跟一列夜间的火车开进一个被坚冰凝结的火车站的停车点上的气氛很相像。他用肩膀顶住碉堡那扇笨重的大门往外推着，那扇门便无声地绕着门轴旋转开来。他的喉咙里立即就感觉到了夜雾中那如同洗涤剂一般的味道。被这种浓重的、凝滞不动的雾气浸泡着的夜，在不断地腐败变质，慢慢地向着清晨推进。他

将那只放在子弹箱上的热水瓶的盖子拧开，倒了一点热咖啡。那些反坦克炮弹全都竖着放在支架上，手电筒的微光照射到闪闪发光的细长的子弹筒上时，它们仿佛是从一个筐子里拿出来的酒瓶。他将手电筒的光束移来移去，朝低矮的屋顶、尘土和渗水的墙壁照看了一会儿。手电筒那微弱的光芒中布满了从林下灌木丛中溜进来的呛人的雾气；他用舌头搅动着嘴巴里的霉味。“这奇怪的破屋子！”他心里嘀咕道，并露出了吃惊的神情，随即，他的内心便产生了一种恶心的反应，于是便眯起了眼睛；他感到头晕恶心，觉得有某种带点儿甜味的、泥泞般的沉淀物在他的体内汩汩作响，那是他的勇气在如同退潮一般地跌落下去。他将手电筒一熄灭，这种惶恐不安的情绪便旋即稍稍减轻了一些；他本能地意识到，碉堡周围的夜色就像难以融化的厚雪似的，仍然在那里**坚守不动**。然而，此刻那又冷又黑的夜气却冻得他浑身发抖，牙齿碰得格格作响，他顿时便慌了神，被一种巨大的欲望所攫住，很想钻进那温暖的草垫子里去，和古尔居夫肩靠肩地躺在一起。“这是个好兆头！”他喃喃地自言自语着，尔后便摸索着坐到一张椅子上。他感到，仿佛有一些令人炫目的柔软的丝绸之类的织品在他的脑袋上滑行。“做两、三次深呼吸，这很有必要，”他一边想着，一边摇摇脑袋，神情严肃，但却显出了满脸的傻相。他开始做起了体育运动，——可是，又有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的脑海中狂奔而来：**12 公里**。默兹河前方 12 公里？……他觉得很不舒服，于是便像坐在一只失去了桅杆的船里那样，作着横向的来回摆动。

这是不可能的！他非常仔细地将夜间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在脑子里一一回忆了一遍；当然，在某些方面，他无疑会有疏

漏之处：他可能很不理解某项命令，或者他失去了某份文件。“军事法庭，要追究下去的，”想到此，他浑身直打哆嗦，仿佛他是赤身裸体似的。“这可糟糕了！”他想哭，想一走了之。然而，他觉得，事情并非那么简单。他谛听着自己心灵深处所刮起的一股小小的凛冽的北风，那寒风干燥、轻捷、粗野，它和初冬的那种将枯叶刮到路上的北风极为相似。

格朗热重又打亮了手电筒，对碉堡很快地察看了一遍。一切似乎都显得井然有序：大炮被调整到了夜间瞄准的方位点上，30 只上满了子弹的弹盘堆在轻机枪的旁边，一大堆闪闪发亮的子弹乱七八糟地堆放在混凝土柱墩边的一个角落里，好像是刚刚从一辆手推车上倒下来的。他突然想最后一次去检查一下那条撤退用的地下通道。他将翻板活门合上时没有发出响声，通道里的泥土阶梯很陡，上面用箱子上的木板加了一层垫板，垫板的边缘向外突出，从阶梯上往下走时，那突出的边缘会碰撞到鞋后跟。在下到阶梯的底部时，无须动脚便直接进入了一条不长的镶着木板的干干净净的通道；往前再走 20 米，便开始出现了一处通往外面的倾斜的路段，然后经过一个用树枝掩盖着的出口，就走到了绿树丛中。格朗热在堆放的原木上坐了片刻。待到他那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息声停止之后，周围的空气便立即使他有一种轻松之感。从他身后的地道里冒出来的一股微弱的湿气里，夹杂着新鲜的林木的气息；四周依旧朦朦胧胧，一片幽暗；但是，夜空已渐渐地呈现出乳白色。他首先去把碉堡的门闩好，然后又回到了坑道的入口处，在那里站起岗来。在这晨曦初露的时刻，他需要独自一人呆在这里。“再过 20 分钟，我得把奥里丰叫醒，”他怏怏不乐地自言自语着，“我们两个人是不多的：或许德国人一大早就会跑

来。”不过，战争的形象并没有攫住他的心头不放；他反而倒自认为他的心境非常地平静，宛若一座在毛玻璃一般虚幻的雾中苏醒过来的、白纱巾在里面轻轻晃动的修道院那样宁静；他蹲在这个僻静的洞穴口上，完全变成了一个看着曙光将黑暗的森林渐渐变得清朗的人。然而，他又在思忖着，为什么只有呆在这儿看曙光，对他才显得如此地重要。“在战争和我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他在思索着。他感到自己刹那间陷入了某种异乎寻常的怅惘之中。“然而，问题又不在这里。”他的脑子里响起了一片洋溢着清晨勃勃生机的喧哗声，这种声音任何东西也扼制不住，它犹如某种**舞台背景的噪音**，或某种他非常熟悉的、无法分辨而又嘎嘎作响的声音，这声音突然结束了他那混乱不堪的人生。“这种现象是昨天晚上才出现的，”他又继续想道，“那时我两手插在衣袋里，举步走到路中间。德国人是要来的，但是真正说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赞成任何人的意见。谁会设想人们只要带上很少的一点东西，就可出海远航呢？”他整了整军大衣的领子，以抵御凛冽的寒气，细小的露滴开始从树枝上纷纷落下，流进了他的脖子里面。“然而，总而言之，形势显然是令人担忧的，”他低声地自言自语着，随即又噘噘嘴巴，稍稍抿紧了嘴唇。他的心里很清楚，他的冒险心愿很快就会在雾幕的后面实现，森林中的宁静每分钟都在逐渐失去它存在下去的可能性。不过，到了那个时候，如果有一支重又登上征程的部队出现，如果有某种增援部队赶来营救，他不能独自作战，很可能就会有一种像是被人偷走了什么东西似的失落感。

格朗热离开了地下坑道，为了不让小树枝绊到身上，他弯着腰向前走了几步，直至到达路边。在林下的灌木丛中，青灰

色的夜雾正在渐渐地消失，那条在林中开出来的小径向纵深的方向伸展开去，在他的前面形成了一条柔和的、乳白色的银河，但它却没有照亮道路，看上去好似在林梢之间轻轻地荡漾着。当他站在路中间时，这种寂然无声的气氛，比林下灌木丛中的宁静更使人感到心神不宁，它仿佛是悬在一个几近庄严肃穆的无底的虚空之上。格朗热开始明白了一支迷路的部队为什么会本能地朝着大炮的方位走去，因为空阔的战场会使听觉出现混乱，会使他们的神经失常。一个音信不通的世界，失去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它就像聋子和瞎子陷进了柔软浓密的马尾藻中那样茫然不知所措。

“默兹河！”格朗热突然想起了它。“默兹河边发生了什么事呢？德国人现在所处的位置肯定比莫里亚梅还要远。”在他的想象中，战争在向前推进，那势头就像装甲兵疯狂地溃逃那般迅猛异常。“我们在这里就像置身于一座孤岛上……战争会不会结束了呢？”他继续自言自语着。种种可能性都同时、但却是不慌不忙地在他的脑海中颠来倒去；他觉得，这种种的可能性和他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他用目光追寻着香烟所冒出来的一缕暗黄色的轻烟，它已开始从那种浑似棉絮般的、异常洁净的浓雾中分离出来。“大概是天亮了，”他略带着某种些微的欣喜心情想道。他想起了当人们能将一根白线和一根黑线区别开来时，军人的一天就开始了。大地依然沉浸在一人深的浓如暗绿色重油似的雾沼之中，但是，那些尖尖的树梢已在比较明朗的天空中显现出来；他在离自己几步远的地方辨出了一个比较浓、比较密的大黑点，这便是那座小屋子的轮廓。四周异常地寂静。拂晓之际的宁静和刺入心头的寒气，使正在升起的曙光增添了一种奇异的壮丽色彩；此时此刻，正在进入大地的，与其说是日

光，还不如说是一种并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纯真的期待，它微微启开了眼睛，目光中隐隐波动着某种令人心领神会的意蕴。“一间屋子，”他的心里在活动着，仿佛他是第一次看到它似的。“在路的对面，只有一扇窗户，那儿迟早会发生什么事的。”

“大概快到 5 点钟了，”格朗热在看表之前心里想道。橡树丛的荫影已将宽阔的路面全都遮掩起来了。日光第一次精神抖擞地颤动着，但没有能渗进混凝土的窟窿之中，这座混凝土的工事仍然沉浸在带有哈喇味的湿气之中。但是，日光已沉沉地压将下来，刚犹豫了一下，便立即就斜向一边。当人们从炮眼远眺时，就可看到前方的那条空空荡荡的道路，以及它上面掩映在已变得较长的树影下的带状碎石道路。森林的上空又恢复了宁静；时而有一阵懒洋洋的风吹拂着树枝。

“就像是一条撤去了铁轨的路，”格朗热心里想道，“道路被切断了……”

他想起了那些逃往他乡的人，他们容易相信别人，那种驱使他们从洞穴里爬出来去买报纸的欲望，比饥饿还要强烈。碉堡里的那些士兵们一连几个小时都在里面踱来踱去，活像笼子里的野兽。

“你行使指挥权吧，”格朗热对奥里丰说，随即便把双筒望远镜的皮带递给他。“直到我回来时，外面一个人也没有。我到乌希那边去瞧一眼。”

格朗热刚一走出这座混凝土工事，便立即强烈地感到空气中有一股令人警觉的骚动不安的活力，同那种从狭小的炮眼里透进来的空气相比，这种空气迥然不同。在拱形的树荫下，他弯着腰，在一条长满了细草和厚厚的苔藓的狭窄地带走

着，以免发出喀嚓喀嚓的响声。但是，他已开始加快了脚步。

下午，阳光灿烂，远不像他们在碉堡里所想象的那样处在昏昏入睡之中；森林在侧耳谛听着从那条向北伸展开去的林中小径所跨越的低矮的山脊上空传来的远方的嘈杂声；然而，那状如毛毡的大地却每隔一段时间就回响着某种沉闷的惊跳声。格朗热每向前行走十米左右，便转过身来，朝那片空寂无声的浓密的森林里瞥上一眼，他周围的这座静悄悄的、明暗相间的森林孤岛，已变成了有害于人类的处所，如同芒齐涅拉树的林荫那样。

"要是能进去看一看就好了！"格朗热自言自语地说着。这种被包围的孤独感蓦地使他产生了一股冲动。他用了一年的生命来撕破这些树枝的帷幕，来使这只绿色笼子的铁条和周围战火纷飞的大地隔开来。

这条林中小径在进入去乌希的方向之前，先要穿过百米来长的高原的最高处，这块隆起的地带与布泰林区相互连在一起，它的四周是一片尚处在幼年的枞树林，那葱茏茂密的森林绵延到这里时，便可稍稍透一透气。远方的天际仍然隐藏在枝叶繁茂的森林的后面。但是，从北方刮来的风非常地猛烈，风已经转凉，扫荡着这块隆起的高地。此刻太阳虽然已经升起，但这块地带却到处是一片昏暗，布满了愁云惨雾。在一颗枞树的底下，地下水从一处布满了苔藓的石头凹槽里一滴一滴地流出来，这些石头凹槽遍地皆是，全都使人想起了莎士比亚笔下所描绘的情人幽会的林中景致，它们使这块隆起的高地增添了一种更为沉郁的荒蛮气氛。当他一走到这里和高原处于同一个水平面时，从枞树林里刮来的那股风，裹挟着种种声音扑到他的脸上，阴风怒号，雄浑有力，犹似隆隆的车轮声，

夹杂着破损而笨重的车辆在凹陷的道路上颠颠簸簸的无穷无尽的滚动声,这响声仿佛会把西北的天际冲破似的。

“从碉堡到这里,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么远,”格朗热心里想道。“甚至似乎……”

他的内心突然涌起了一阵奇异的骚动,于是便竖起耳朵谛听着。这片空旷的地带,是一处长长的高原山坡,他在这拱形的树荫下感到这座山坡是朝北伸展的,这使他第一次感到在这里所爆发的战火带有某种全景式的特征。那种历险感,那种因孤独而引起的恐惧感,全都在感情的一个新的梯级上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片土地的王国备受电闪雷击的蹂躏。人们对此如何看并不很重要。不过,假如人们竖起耳朵细细地听辨时,却有一种声音从这种沉闷的好似咬啮声的低吟中,从这种惊涛拍击悬崖时所发出的崩塌似的响声中,清晰地分离出来,这声音是从比较近的地方发出来的,它从斜刺里劈向去乌希路旁的森林。这是一种发动机所发出的持续不断的哒哒声,它每隔一段时间就高涨一次,而在这种声音的后面,又响彻了车辆的颠簸声,以及金属震动时的急速的跳跃声,仿佛人们在高低不平的石子路面上,不慌不忙地拖着巨大的白铁板所发出的响声。那是装甲车的履带声。

“他们在那里!”格朗热自言自语道。他脸色发白,随即把身体缩到一株枞树的后面。他的头脑有点发晕,疑心顿起,于是便环顾四周那不断活动着的犹如简陋的歌剧幕景似的林中景致。他心头所涌起的某种被抛弃的失落感,搅得他手脚发软,筋疲力尽。绵延不绝、哐当作响的铁流平稳而又令人厌烦地向前滑行着:他神情恍惚,呆呆地看着火车从眼前驰过。

格朗热快要接近碉堡时,便吹起了口哨以告知里面的人。

当碉堡里的人从顶端刚一下来时，列车的摇晃声、战斗的喧嚣声却像施了魔法似的突然停止了。炎热的薄雾仍在被下午的烈日灼烤的路面上抖动着；此时，在被树枝割裂的阳光下，有十来只乌鸦正在那条林中开辟的小径上啄着青草。他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频频显现出那片神奇的领地，那个被保存下来的孤岛，它仍然像某种强烈的希望那样溜进他的心坎里。

"我对那里的情况并不怎么了解，"格朗热钻进碉堡之后，说道。"那是朝默兹河一带轰炸的。"他迅速地耸了耸肩膊，接下去又说道，"我要在黑夜来临之前拿定主意。"

碉堡里的人就着古尔居夫的军用水壶轮流喝着酒，然后，便神情严肃地回到了各自的岗位。奥里丰一声不吭，他摇晃着军用水壶，把里面的最后几滴酒倒在混凝土上。格朗热感到惊讶，心里想道：他们是了解情况的，或者他们从我的声音里已经猜到了。他情不自禁地感到，他这颗沉重的心稍稍轻松了一些。

大约又过去了半个小时。碉堡里的气氛非常地宁静。这种宁静仿佛不是由凝神谛听的耳朵所感觉出来的，而是由十分敏锐的眼睛瞧出来的，那是人们在修道院开设的缝纫工场里专心致志地做着细致的针线活儿时，所呈现出来的那种宁静。格朗热用双筒望远镜从狭小的炮眼里向外瞭望时，感到非常地不舒服，他不停地用胳膊肘推推艾尔维埃，一会儿又把眼睛贴在瞄准好的镜头上看上一眼；在这座混凝土碉堡里，除了这种挥动胳膊时所演出的像儿童游戏般的战争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动静了。阳光开始变黄了。从炮眼里看出去，那些在午后被阳光晒得灼人眼睑的路面上的碎石子，从远处看起来，已变得柔和悦目，软软地呈现出果肉状，仿佛是海边的砂石。傍晚时分，当各种不同的色泽一个接一个地印入藏在暗处的

眼睛里时，就像是进入了暗箱里那样，显得非常地微妙和复杂。一条条犹如迅捷地勾画出的纤细而又颤抖着的光线，横跨过那条在林中开辟出来的白色小径之后，便隐没在草丛的边缘处，那是一只一掠而过的貂。刹那间，又呈现出一片平和而宁静的气氛。接着，群鸦突然间一下子飞腾而起，如同乌当地区的乌鸦那样在美妙的暮色中洋洋自得地发出轻微的叫声，那是一种纯朴憨直的呼呼噜噜的声音，这种坦然自若的呼呼噜噜的叫声，是在林荫路的深处响起来的。

"咖啡！"古尔居夫向艾尔维埃叫了一声，那声音仿佛是一声短促的狗吠。

乌鸦们在慢悠悠地、呼噜呼噜地叫着，它们的鸣叫并不像在法庭上进行辩论那样乱嚷乱叫，而是那般地从容不迫。他们清晰地听到了司机将车开到一处隆起的看不清的山坡时转换车速的响声，突然间，在那种非常轻、非常快的嗡嗡的马达声中，出现了某种意想不到的声音，格朗热不由自主地把手插进了衣袋里，慌里慌张地向那本绘有坦克型号轮廓的手册摸去。

那辆车子的轮廓突然露了出来，不过，它是在比他们所想象的远得多的地方出现的：那一个窄小的黑影，一半已被颤抖的道路所遮没。它又窄小又脆弱，看样子是容易损坏的。那车身变大后，先是停了一下，一动也不动，然后，当它令人难以察觉地开始往下移动时，却又偏斜着向路边开去，在那处被毁的地段一条横穿道路的水沟前猛然一下刹住，令人困惑不解，而又带点儿戏剧性，就像一只蚂蚁察觉出了一块木板的边缘，突然间停了下来似的。

"一些乡下佬！"奥里丰小声地说，随即现出了一副愣巴巴的神色。

“绝对不是!”艾尔维埃打断了他的话。他把眼睛贴近了望远镜，恶狠狠地摸了摸上面的瞄准螺丝。**“这是一辆绿色的车子!”**

车前的发动机罩在前面碰到障碍之后，车子便又重新非常缓慢地滑行着。尔后，车身从横穿道路的那条水沟上面经过时前后重重地颠簸了一下，这比他们所想象的要颠得厉害。格朗热心想：不是一辆旅游车，而是一辆小卡车。现在，车前的发动机罩到了平地上之后，很快就渐渐地变大。黑黝黝的车子调整好方向之后，便像勇猛的公牛发起进攻似地一直向前开去，它的鼻孔里仿佛在喷出蒸汽。格朗热在暗自思量着：现在是时候了！他最后又迟疑了一下，腹中出现了一阵难以忍受的绞痛。但是，他在自己面颊10厘米之外的地方，突然看到了艾尔维埃那张如同在打靶场上那样慢慢张开了的嘴巴。

“你开始吧!”格朗热小声说。

炮弹一打出，炮身猛然一挺，格朗热被撞倒在炮身上，他感到自己的肩膀被撞坏了。一记沉闷的撞击声震得车子直摇晃，车子突然向空中吐出一束长长的、如同纸一般的纤维样的东西，尔后车前的发动机罩便如蛇形似的伸长头部，斜斜地偏向右边的护坡，以寻找一个稍微能隐蔽一下的位置。不过，车身并没有摇晃，它紧挨着灌木丛，一动也不动了。

“打它的尾部!”古尔居夫咬咬牙，大声地叫着。一辆停在一间窄小车库里的摩托车正在起动马达，狂怒地惊跳着，发出了劈劈啪啪的爆裂声。他把弹药箱里的半数子弹全都射到了这辆车子的残骸上。从望远镜的圆圈里，可看到在被打碎的挡风玻璃后面，那张长椅子好像已经被撤去了。但是，那些从矮树丛里伸出来的树枝挡住了视线，他看不到那张长椅子。车子

的一只前轮已被炸坏。而且乍一看起来，一切问题都已解决了：车子已不能动了，可能还有一个人已经咽了气；那辆车子和那些柔软的草混在一起，它的身上被涂上了树胶，由于油漆已经消褪，色泽苍白，这可能是蒙上了被炸碎的挡风玻璃屑的缘故，因而显得陈旧不堪，那样子看起来就像被蜘蛛网裹起来了似的。这种残杀举动使格朗热的手掌冒出了汗，于是便将一根冰冷的棍子压在他的脖子上；他闻到从艾尔维埃上衣上所散发出来的那种从未有过的呛人的汗臭味正向他扑来。火药味在猛烈地刺激着他的鼻孔，有一句口头禅说得好：火药味令人飘飘然。

“你去看看，”格朗热对奥里丰说，“从地道和林下的灌木丛里去。我们掩护你。”

四周非常地寂静。他们站在重新装好了子弹的枪身后面，目光紧紧地追随着奥里丰的身影，他钻进了树林之中。他走得非常地慢，他们真想上去用手推着他走。此时风儿变得更凉了；路上的阳光斑点一个接一个地消失。这种重新恢复了的宁静如同凝固了似的，就像一个人被劈啪猛抽了一顿耳光之后，所显出来的一种愣愣的呆相。他们顿时感到，某处正在大量聚集一股异常强烈的怒火，它很快就要爆发出来。

“要说我们会被打死，可眼下还没有到那种地步。”格朗热一边思忖着，一边用舌头润了润他那干燥的牙床。“但这件事真奇怪，我们很有可能会受到惩罚。”

他从望远镜里看到奥里丰从那间小屋子的后面一跃而出，随即便沿着道路朝碉堡奔来。

“车上有两个人，”奥里丰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两个年轻人。”

他往子弹箱子上扔下了两副暗绿色的肩章、两把带弹巢的旧式左轮手枪、几枚如同包装箱的硬纸板那样的金灰色的纪念章，还有一些咬起来咯咯作响的黑麦面包，这种面包略带酸味，很不好吃，乃是一种很寒酸的食物。

“没有，”奥里丰有点儿窘迫地补充说，“没有文件。”

“车上没有装什么？”

“有一些军籍簿，大概是的，准尉，”他局促不安地说道。“有几只箱子装满了军籍簿。”他声调平和地又补充了一句：

“肯定是一个整师的军籍簿。”

他们彼此面面相觑，一个个都吃惊地愣在那儿。

“他娘的！”一时惊呆了的艾尔维埃终于说道。这一个叫人摸不清楚的可怕的、该死的幽灵，是从兵营的深处突然窜到森林里来的。他们拿走了这些军事秘籍，由此而来的一切后果是无法预料的。

他们将储藏室里的一瓶酒打开喝光之后，便回到了各自的岗位上。现在，周围的气氛是沉重的，灌下去的红葡萄酒也沉沉地压在他们的胃里。那已经冷却下来的带有哈喇味的呛人的火药气息，重又落到了潮湿的混凝土上。最后一抹斜阳的余辉爬到了道路左侧灌木丛的上面，接着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前方的一片景致倏忽间像怕冷似的全都在暮色中颤抖着。然后，从这条路远处的一座军事工事的炮眼里又发出了第二阵隆隆的炮声，那声音从容不迫，犹如一只迟迟醒来的胡蜂所发出的嗡嗡声。但这一次，他们对这种炮声都极为灵敏，旋即打了一个寒战，浑身感到不舒服。这种看不见的隆隆炮声，打破了黄昏的宁静气氛，甚至连他们周围的树木也似乎变得很不可靠，也在敌视着他们，仿佛会突然从一条条隐蔽的路上纷

纷拥来。

有一辆车子的发动机响声在没有到达高原山脊时就已消失了，但是，几乎是紧接着又有另一辆车子的发动机响声取而代之。在一处不长的山坡后面那段隐蔽的道路上，那恶毒的隆隆炮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时而尖厉，时而低缓。

“也许他们穿越森林时已改变了路线。一定是这样，他们改变了穿越森林的路线……”格朗热竖起耳朵谛听着，他在那里呆头呆脑地拼命想要自己相信那隆隆的炮声是偏向左边的。刹那间，一粒冰雹似的沉甸甸的东西刷地一下子猛烈地打在混凝土上，格朗热从炮眼里突然看到有一簇密集的黄光束从地面上腾起，然后在树枝间狂飞乱舞着，在它们的后面响起了绵延不绝的、犹如猫爪划出来的刺耳的绝望声。

“他妈的！”奥里丰骂了一句，他的声音已经失了真。紧接着，空中出现了曳光弹……他们在这座混凝土的工事里，又只能听到从鼻孔里发出的犹如牲口棚里出来的那种粗厉刺耳的喘气声了。

“你打它一梭子！”格朗热情绪激昂地对古尔居夫大声说道。

古尔居夫摇了摇头，然后又站到背光处的轻机枪旁边，像一匹老马似地频频点着头。

“看不清楚！……”

那声音就像孩子诉苦一般叽叽咕咕而又惶恐不安。

“朝灌木丛深处，扫射！”

古尔居夫已经来不及了。就在很近的地方，骤然爆发出了一种骇人的撞击声，那沉闷的声音四处回荡着，一大块干烈的燃爆物喷射到碉堡上时，被碰得粉碎。随即，那些碎玻璃便如

瀑布似的哗啦啦飞喷四溅。那些遮蔽炮眼的土袋子一下子全倒塌了，碉堡启开了一个缺口，一道灰暗的阴森可怖的白光射进混凝土碉堡的深处。在这迎面涌进来的毫无遮拦的白光中，格朗热首先看到的便是往后退着的艾尔维埃，他的脸上变得略带灰白色，一步一步地非常缓慢地朝里面的那垛墙倒退着，他由不得自己，仿佛被一位天神推着他的肩膀往后退似的。

"或许该是时候了……"

格朗热心里想道：我们这是在碉堡里面呀！不对，那是在外面……不，在里面。浓烟并不是很多。他的小腿肚和屁股上好像被鞭子猛抽了一下似的。出于本能，他不由自主地扑倒在地上，那动作几乎是有气无力的，就像一个**被狠狠地打了一拳而翻倒在地**的拳击手那样。他感到跌得并不太重。他透过呛喉咙的水泥细屑，仰头看了看那犹如混凝土一般暗淡的浅灰色的天空。天上布满了鳞片，仿佛是用鹤嘴锄在天空中一条条笔直的污迹之间掘出来的、比较明亮而密集的圆坑似的。这时候，他只感到脑子里一片空白，太阳穴处凉飕飕的，这几乎是神智濒临昏厥时的一种迷幻现象，而且除此之外，他还感觉到了眼下的这一幕已经过去、以及这一天已经结束时的某种轻松感，某种愉快感。

格朗热把古尔居夫推向地下坑道的翻板活门处，但他自己的半个身子已经下到了梯阶上时，却又回过头来向碉堡里扫视了最后一眼。自从炮弹在混凝土的碉堡里爆炸过后，他始终都是不慌不忙的；他感到自己好像是得到了神灵的护佑，但却又无法说得清楚。奥里丰和埃尔维埃的尸体躺在那张草垫子上；他们扔到这两具尸体上的军大衣显得太短了，倒不如将

他俩的面孔盖起来，让脚露在外面，格朗热看着，立即产生了一种无可名状的凄凉而又被嘲弄的感觉。他和古尔居夫将那件军大衣的风帽往死者的那张脸的下端牵了牵，好让这两张脸不再被人看到；尔后，他们又将这两具尸体翻转了一下，让他们侧过来躺着，让他们彼此靠在一起，并让这两人的面孔朝向混凝土墙壁。格朗热在自己的口袋里摸了摸那两枚军人身分牌，这是从死者的手腕上取下来的，他听到它们和那件沉甸甸的金属环形物——莫娜的钥匙相碰时，发出了叮叮当当的响声。这座碉堡已被破坏得不像样子，像被涂上了一层灰泥似的，它里面的柱脚和被扭曲的钢筋纠结在一起；那些重新落下的尘屑沉沉地覆盖在军大衣的绉褶上，使军大衣上涂抹了一层灰色，那呢绒的一条条裂缝上像是用一些脏兮兮的污雪装饰了一般。这种尘屑使他感到很不舒服。他又从翻板活门里爬出了地道，狂怒地把那件盖在死者身上的军大衣上的尘屑抖了抖，扔了上去，又重新牵了牵，直到把死者的面孔盖起来。然后，他就溜进了地下道里，再也没有回头看上一眼，随即就把头顶上的那扇翻板活门合上。

从地道里走出来之后，只见林中的灌木丛似乎仍是一片明亮。他们两人用格朗热带的指南针辨认了一下方向，便钻进了矮树林里一直往西走去。车辆的马达声又在路上重新响起，在他们的后面朝要塞的那个方向，从森林里传来了相互叫喊的声音。那声音不急不慌，轻轻松松，就像猎人把野兽轰出来之后，相互打招呼的叫声。他们两人在5月枝条密集而又柔软的矮树丛里，弯腰屈背地朝前走着，身后留下了一串断树枝抖动时发出的喧闹不息的声音。不过，他们差不多已不为自己的危险处境而感到惊恐不安：他们背后的声音正在渐渐地消失；

如同在伤兵和俘虏心中所出现的那种奇怪的、幸免于难的感受，却一直伴随着他们，几乎令他们产生了某种陶醉感。他俩跑得气喘吁吁，不时地停下来缓一口气，站在那儿喝一口古尔居夫军用水壶里的酒。他们脑子里的一切想法，全都突然间自动地开始滑向另一道斜坡上。战争在继续着，但是它已悄悄地溜到了很远的地方，它的响声已衰退下去，犹如一场短暂的暴风雨行将结束时，打在玻璃窗上的最后的几滴雨。

“战争结束后，你干什么？”格朗热几乎是漫不经心地问着古尔居夫。

他们两人就像人们在火车站的月台上那样闲聊着，心不在焉，因为这时火车头正在往列车上挂钩，并且还有辆已衔接上的列车正在催促人们赶紧结束那些无足轻重的告别话语。

前面的地势已开始缓缓下降：他们来到了布雷溪谷地区，在这一带高原的斜坡上，流水冲成的小沟密密麻麻，如同一条条抓破的伤痕，它们逐渐消失在要塞后面不远的地方。他们所在的这一边的森林都是一些茂密矮小的栗树幼林；他们在里面穿行时，要一边走，一边用手分开一些挺直的小树干，结果累得筋疲力竭。古尔居夫的枪时时被那些纠缠在一起的乱树枝攀住，他嘴里不停地咒骂着；他俩身上飘动着的军大衣下摆不断地被浓密的荆棘丛钩住；刺刀的刀鞘和军用水壶在荆棘丛中被碰得叮当作响，如同从高山牧场上下来的畜群中响起的粗哑的铃铛声。

“我们永远走不到头，”格朗热心想，他现在几乎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再说……”

他的腿已开始肿胀，变得越来越沉重。他停下来将伤口的绷带重新换了一根，然后便把那根弄脏了的纱布条扔到灌木

丛中。当他将身子的重量落在脚后跟上时，一阵像针扎似的剧烈的疼痛迅捷传到了腰部；他又停下来歇歇脚，久久地闭着眼睛，他感到太阳穴处冷冰冰的，于是，便用手擦去额头上的湿津津的臭汗。森林里已开始变暗；暗淡的天空中已有两、三颗水溶溶的星星在林梢的上方颤抖着。人声和发动机的响声都已停止。静悄悄的暗夜向前移动着，格朗热由于失血而感到头部有点儿晕乎乎的，因而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他和古尔居夫是在朝默兹河的方向前进。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到达默兹河已不太重要了，到达任何一个地方也没有多大的意义了。格朗热在触到他身上的那种对皮肤颇为适宜的粗糙的军服布时，他感到自己的手腕在微微地颤抖着，顿时就有一种热乎乎的舒适的感觉，甚至还带有一丝几近于肉欲的快感。

"停一下，"他小声地对古尔居夫说。他并没有用刺刀的刀鞘去碰古尔居夫，但那刀鞘突然叮当一声响，却使古尔居夫吓得顿时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我渴了。"

他们各自的军用水壶里都只有红葡萄酒：这一次，他刚一尝到这种带涩味的酒时，立即就出现了恶心反胃的绞痛现象，就像吞进了锯木屑似的。格朗热试着重新站起来，但他的那条腿在身子的重压下猛地一屈，直不起来，像突然被针扎了似的。他把裤管挽到膝盖上，只见膝盖已肿成了硬块，上面布满了犹如大理石花纹似的隐隐的青紫色硬片。"可能是横飞过来的某块碎片造成的，我先前没有感觉到。"格朗热心里想道。他斜靠在栗树的一根新枝上，把腿向他前面的苔藓伸直。他重又冒出了一头冷汗，汗水迅速地从两穴一直流到腹部。当他把手伸到背后的皮带下面，将皮带解开，抽出来一看，只见上面粘满了粘糊糊的血迹。

“情况不妙，”他急促地说，“让我留在这里吧。”

他望着古尔居夫。古尔居夫两腿叉开，站在他的面前，把自己的军用水壶的口重新塞上，他的嘴唇微微地张开着，显出一种异常滑稽的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以致格朗热感到从远一点的距离看，这副神情就像有一个微笑的幽灵从他的身上掠过，而到达他的面孔时，他也是呆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他看到了格朗热的伤口时而表现出来的这种极不自然的神态，突然给格朗热以一种极其强烈的印象。但是，此时此刻，他兴许不喜欢一个像女人一样软心肠的人呆在他的身边。

“你走吧！”他恼怒地说，“黑夜来临了。”他把指南针递给古尔居夫。古尔居夫低着头站在他的面前，用鞋头拨弄着苔藓上的小树枝，显现出犹豫不决的神情。夜幕降临得很快，他们的面孔已经看不见了。

“我也很喜欢留在这里，”古尔居夫终于说道，随即噘起了嘴巴，那样子就像是要哭似的。他笨拙地用手指紧捏着指南针，就像捏着一只盛着咖啡杯的托盘。

“别装傻了，快走吧。你在这里会被逮住的，而且毫无用处。”“这是命令。”他又补充了一句。他不由自主地隐隐感到，自己说话的语气带有某种戏谑的口吻。

过了片刻之后，古尔居夫摇了摇头，他往一个四分之一升的小酒瓶里倒满了酒，将它放在格朗热身边的苔藓上，又将他挎包里的饼干往一块破报纸上倒了几把。然后，他便舒舒服服地紧挨着格朗热，靠在那株栗子树上，把他的毯子伸开盖在格朗热的腿上。格朗热猜想，他是在有意拖延时间。当他再也想不出还有什么事可干时，便将双臂交叉起来，蹲在栗树的旁边。他俩用古尔居夫的火绒打火机各自点燃了一支香烟。四

周一片漆黑，出于小心起见，他们便用头盔壳将两个已在黑暗中闪闪发光的小小的红点罩上。

“那么，准尉，就这样吧，既然您要……”古尔居夫说道。他们都在祝愿对方平安无事。“如果我在附近还可找到一些年轻人，我就回来找您。”他神情庄重地补充说道。

古尔居夫开始离开，迈着缓慢的脚步渐渐地走到树林的后面。然后，这个局促不安的、笨手笨脚的人便渐渐地消失在一片浓密的矮树丛里。他在离去的期间，还不时地停下来，回过头来看看。格朗热猜想，他会像一只逃走的狗那样，惊恐不安地注视着周围的情况，不断地回过头来看看，然后，便突然地狂奔疾驰，什么也不愿去想。

格朗热久久地谛听着矮树丛中那渐渐远去的嚓嚓的响声，那声音愈来愈弱，最后便被森林吞没了，就像一块被扔进了水中的石头那样。当他完全处在静止不动的状态时，他的腿几乎不怎么痛了。随着黑夜的来临而降下的寒气，并没有使他感到不舒服。他下意识地咬起了一块饼干，然后又把嚼碎的饼干吐了出来，因为那像石膏似的面粉粘在他的舌头上。他又感到了口渴。在他的上空，一缕残存的、绿莹莹的亮光还垂挂在树枝间；在昼伏夜出的野兽尚未醒来时，黑夜最初的那种凝滞不动的宁静已经降临到森林的上面。在这一时刻，充满着活力的仍只是森林，而不是野兽。在白天的热气消失之后，矮树丛中时而会有一根树枝伸展出去，随即便在它的后面响起了一阵轻柔的沙沙声，犹如雨后的公园里那些萎靡不振的羽毛状的棕榈叶所发出的那种窸窸窣窣的响声。

“多么虚幻啊！”格朗热心里想道。往日的一些回忆在他的脑子里翻腾起来，他想起了这一片杳无人迹的、奇异的土地上

那各种各样的景象：冬日到森林里去远足，午后呆在要塞里，只能从窗户里看到在轻雾缭绕的阳光下，树枝头融化的温热的水滴渐渐膨胀。一场陌生的、冒冒失失的战争却如同迅捷而来的黑夜一样，悄悄地溜到这座森林的上空，战争的喧嚣声突然高涨起来，滑向远方的天际，消失在乡野里。格朗热几乎是直挺挺地躺在地面上，一股寒气已开始侵入他的体内，但是他的心头却充溢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宁静。

“我还好好地在这里呢……”格朗热自言自语着。他突然想到战争已经结束了，不过，却是平平静静、漫不经心地过去的。“我被遣散了，”他又继续想道。他的脑海中蓦地一闪：法里兹村就在附近。一想到那座隐蔽所，那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它就渐渐地缠住了他，萦绕在他的心头；他想起了所有受伤的人都被拉到一座屋子里。在莫娜的房屋的旁边有一口清凉的水井，那是一口很深的井。一想到里面的那种黑森森的水的味道，他的喉咙顿时就冒起火来；他想到当他的嘴巴在触到这种井水时，立即就会有一种清凉甜美的感觉。

“待一会儿，我就去尝一尝，”他自言自语地说，“但是不能马上就去，得要等我恢复了体力。”

他在黑暗中晃动了两、三次脑袋，他对自己那非常明晰的辨别能力感到满意。那条通往法里兹村的林中小径大概就从附近经过，可能是在东边的某处森林里。但是，哪里是东方呢？他蓦地想起，他的指南针已给了古尔居夫。刹时间，一股无法抑制的怒火涌上了心头，他的神志一阵昏迷，身子不由自主地摇晃起来。于是，他便倚靠在那株栗树上。他怒不可遏，两、三滴泪珠已流到了他的面颊上。不过，他的思绪却不由得游移到别处，失去了准星：奥里丰和艾尔维埃也许会获得荣誉勋位勋

章。没有人会说——谁都不会说他俩没有守卫过碉堡。

格朗热想到：这是**死后被授予的一种荣誉**。他的心头一片茫然，这句惯用语在他的脑子里转来转去：他觉得这句话有点儿深奥，但是却又很重要，令人肃然起敬，就像那种用一截绸带系着的昔日官方文件上的印鉴。他又发起了高烧，他的心里很明白，如果再迟疑下去，他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他就着古尔居夫那只小酒瓶喝了一点酒，把饼干装进了他的口袋里，尔后，便用小刀在头顶上割下一根树枝，将它削成一根拐杖。他努力挣扎了几分钟之后，终于站起来了，只要不让膝盖弯曲，他就可以借助这条受伤的腿走路，差不多可以把它当作一条木头假腿来使用。在这个非常明亮的夜晚，每隔一段时间，他就可从右侧听到一两下狗吠声；他顺着传来狗叫声的那一边钻进了枝叶茂密的树丛中，往前走了一百来步之后，就踏上了那条通向法里兹村的林中小道。此刻，有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一种儿童的心慌意乱的心情拉着他往前走，他在这条坑坑洼洼的黑魆魆的小径上，拽着一条受伤的腿，一步一步地、艰难地行走着。正如他所期待的那样，他正是在朝向法里兹的那座房屋走去。每当他一停住脚步时，由于发着高烧，他的两个太阳穴就突突地跳动着，浑身上下汗水淋漓，他又侧耳倾听着矮树丛里的那股宁静的气氛，惊讶地发现，在他周围的这个世界里，所有的人都已逃走了，就像流水消失在沙堆之中那样。他突然感到脖子很累，于是便把头盔扔掉，脖子周围的清凉空气使他感到很舒服。“没有一个人了！没有一个人！”他自言自语地重复了两遍。他禁不住又要为自己的处境而悲伤，他感到揪心的难受。“我可能要死了，”他的心里又在想着。他的思绪不由自主地停留在一个点上，被一个愈来愈沉重的东西拖拽

着：他此刻所想的，便是在他的已被感染的伤口上所出现的坏疽；他的腿正在腐烂变黑，这一神经失控时的顽念突然攫住了他。他停了下来，躺在地上，然后把裤管拉上露出那条受伤的腿。“我忘了带上手电筒，”他蓦地想到了这一疏忽，于是又激起了他强烈的怒火，但却又无可奈何，他激动得连气也喘不过来，身体直摇晃。他在这浓重的黑暗中勃发出了一股执拗的牛劲，把身体向前倾，将疼痛的腰部拉直，试图让他的眼睛靠近那条受伤的腿。他感到自己顷刻间就要昏迷过去，他的头上冷汗直冒，重又从额头流到腰间，于是他便侧身躺着，将他吃下去的红葡萄酒和少量的饼干一点一点地吐到草地上。然而，当他在地上直挺挺地躺着，身体一动也不动时，他立即重又感到并不怎么难忍了，并且也恢复了体力，——一种平静、麻木的愉快感占据了他的心田，仿佛这种感觉是从地上升出来似的。“好像我已经康复了，”他在思忖着，“但是从什么样的病中康复的呢？”他就这样在草地上躺了一个多小时。他并不急于重新赶路，他凝视着他的上方那些密集的树枝，这些树枝呈半拱形，覆盖着那条与较为明亮的天空相接的道路。他觉得，眼前的夜色是随着这种宁静而又漫无尽头的拱形树枝的延伸而向前展开着。他感到，自己虽然摆脱了一切困境，但却是没有希望了，唉，真的没有希望了：已没有任何人在等待他。不过，他觉得，此时此刻是非常美妙的。当寒气变得令他受不了的时候，他几乎没有费什么劲就站了起来。他脚下这条小径的路面很快就变硬，脚踏上去的响声在黑暗中激起了浑厚而又沉闷的回音，宛如一只空桶发出来的。当他还没有瞧见村庄时，就已经来到了村里，因为他所走的那一条路上，把一座座谷仓紧挨在一起的朦胧模糊的长墙，与灌木丛紧紧地连在一起。他在

走到莫娜家的屋子对面的那条小巷子的入口处时，最后一次收住了脚步，听了听。这里的一些坚挺的墙头和屋脊，将这条小巷子的轮廓勾划得非常清晰，并使夜色变得更加地清澄，更加地空幻。四周万籁俱寂，但这已不是森林里的那种宁静，而是一种无人居住的空寂，它弥漫着突兀的砖墙赋予暗夜的那种忧伤和与世隔绝的微妙气氛。这座小村庄和森林之间的一片林中空地仅只向左边稍稍张开了一些，一座座在5月里被一些扔下的废物弄得乱七八糟的花园，挡住了那种柔和的、夜色浓烈的雾潮，将它推向那些漆黑模糊的房屋。那夜色在雾潮中微微荡漾着，而这雾潮在星空下看起来，既像在扩展，又像是凝滞不动似的。在村庄的另一端，时而有狗吠声响起；他在来时的路途上那种充斥在他心头的幻觉似的柔和感，此刻重又在他的心头涌起。他走到那条小巷子里时，突然感到筋疲力尽，于是便把手杖扔掉，用一只手紧紧抓住篱笆上的木桩，另一只手拿着用手帕包着的钥匙；花园里的气味迎面扑来，熏得他晕晕乎乎的。“我到了，”他心里一动，“进去吧！”他激动得牙齿碰得格格作响，手中的钥匙在抖动着，这不是因为发烧，而是极度的兴奋所引起的。他不时地掐一掐左手的手腕，试图将这种剧烈的颤抖压下去。“我可能打不开门，”他心里思忖着，并用手托住他那颗异常沉重的脑袋。“我不能够。”然而，他不但能把门打开，而且还有力气返身将门紧紧地锁上；接着，他就将两手伸向前，在沉沉的黑暗中向那间卧室的深处走去，他的膝盖碰到了床沿，顿时便一下子摊倒在床上，两腿张开着。

格朗热在床上一动也不动地躺了很久之后，已缓过了气，剧烈的心跳也平静下来了。此时，房间里已泛出了一缕微弱的灰白色的亮光，它使门上的窗楣和百叶窗上的心形装饰清晰

地显现出来。有缝的棉被因承受不了他的重压而凹陷了下去，他感到他的身子像在娘胎里那样蜷缩成一团；屋子里的宁静在他看来妙不可言，恍若上过了釉那样油光光的，还散发出些许淡淡的蜡味；这种宁静又像是被熏衣草的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刺鼻的香味净化过了似的。在这种黑暗的静谧里，他的身体渐渐地重新凝聚为一体——他的体力恢复了。

“这事儿真玄乎！”格朗热暗自思忖道。他仍感到自己的脑子有点儿麻木，但是他在竭力使自己的思绪集中起来；他心里明白，他随手砰然一声关上的那扇门，先是划出了一条线，然后才关上的，这意味着他那短暂的战争冒险已经结束了。现在给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周围所呈现出来的那种虚空，这是一种张开着大口的、阴暗的、幽灵似的虚空，它会将他吸进去。他早已将莫娜打发走了。奥里丰和艾尔维埃都已去世。古尔居夫亦已离开。战争悄悄地溜到了遥远的地方，现在已微不足道，它已被那些重新蜷缩成圆形的沉重的土灰色阴影所吞噬。由于伤口发作，他此时仍有点儿头晕眼花。他举目环顾着，被乡野的寂静压得喘不过气来。“神经出了大毛病了！”他的心里想道。他紧皱眉头，竭力回想着他整个冬季也以这种激动的心情——一种病态的好奇心，从窗口朝那条道路的远处所窥视到的情景。“我是既害怕，而又想看，”他自言自语地说着。“我那时在等待某件事的到来。我已为它腾出了位置……”他很清楚，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但他觉得这好像又不太确实：战争一直隐蔽在他的幻想的背后，他周围世界里的那些人悄无声息地很快撤离了。此刻，他想起了他夜间到寂静的边境森林里去巡逻的情景，他巡逻返回时，曾无数次地往莫娜这儿跑，向着这张床走来。然而，他此时脑子里却闪现不出任何一点具体

的细枝末节。世界依然是那般地躲躲闪闪，就像在旅馆暗绿色的灯光下，可以触摸到的某种软绵绵、毛茸茸的东西。他躺在床上，在黑暗中，在这间窟窿似的空屋子里，他又像整个冬天那样，变成了一个漫无目的的游荡者；他继续在昏暗的、模糊不清的边缘上滑行，就像人们夜间在海滨行走一样。"不过，现在我已经搁浅了，"他自言自语地说着，顿时心中就产生了某种安全感。"我已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了。已没有任何东西了。我回来了。"

"我不需要点灯，"他在心里说道。他站起身来，摸索着去寻找梳妆台，找到了放在脸盆中间的水壶，喝了好些水；他时时感到有一种细小的、淡而无味的尘土屑擦过他的舌头，他想到他离开莫娜还不到一个礼拜。然后，他就躺在机织割绒地毯上，擦洗着伤口。水无声无息地流到地上，渐渐地又被厚厚的地毯吸干。他在浸洗伤口时，那冰冷的液体使他感到刺痛，尔后，他似乎感到这种疼痛稍稍缓和了一些；他站起身来，又喝了一些水。他仿佛看到，有一个模模糊糊的灰影子从卧室的深处向他走来，朝他招手；他抬起了手，镜中的那个影子也在慢慢地有气无力地重复同样的动作，看上去犹如在深水中飘游似的；他俯身向前几乎将鼻子贴到了镜面上，这时那影子仍是朦朦胧胧的，但它的每一处都已受到了黑暗的侵蚀。人生一去不复返：一个人和一个模糊不清的影子面对面地靠近一些，那只能是一无所获，他不再盯着这个影子看了。但是，在他的脑海里，时而会翻腾着一些心事，倏忽间，他又会觉得，他所想的那些事乃是一些极其遥远的事情。他在寻思着古尔居夫是否已经到了默兹河。"要在炮眼处加上框架，瓦兰说的是有道理的，"他公正不偏地自言自语道。不过，他本人对这一切都已抱

着无所谓的态度。眼下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个人也见不到。只有这个固执的、模糊不清的、吓人的影子，从朦胧虚幻的境界里——令人头晕目眩的寂静中——向他飘然而来，但又绝不可能和他相聚在一起。

然而，他现在已精疲力竭，脑子里像灌了铅似的，麻木迟钝。他感到睡意袭来，昏昏沉沉。他赤裸着一条腿，连衣服也没有脱，重又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四周的宁静宛如平静的水似的将他包围起来。他想起了他紧挨着睡梦中的莫娜躺下时，曾经谛听过这种宁静的气氛。他又思念了一会儿莫娜，他回想起他在雨中的路途上见到她的情景，当她说到“我是个寡妇”时，他俩曾一齐纵声大笑起来。但是，就连这种思念也是飘忽不定的了。他感到，他的思绪在不由自主地升向一些更为缥缈的茫茫的虚幻之中。“低一些，”他自言自语着，“再大大地低一些……”他听到狗又叫了两、三次，接着，便传来了灰林鹗在矮树丛边缘附近的鸣叫声，然后就什么也听不到了。他周围的土地如同雪原一般死气沉沉。生命又重新坠入了好比生长着阿福花的草原上那种有点儿发甜的寂静之中，血液流动的轻微的沙沙声犹似在耳边响起，但它却如同贝壳里的大海的喧嚣声那样，永远不可能被人听到。当他艰难地翻转沉重的身子时，他听到他那压扁了的口袋里的军人身分牌发出了吱吱的摩擦声；他想到，奥里丰和艾尔维埃已用他们的丧葬费支付了这些身分牌。“或许这样做毫无意义，”他的心里暗自想道。他在黑暗中依然将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动也不动地朝屋顶注视了一会儿，两耳倾听着那只在墙壁和玻璃上重重地碰来碰去的丽蝇所发出的嗡嗡声。接着，他把被子往头上拉了拉，便又睡了过去。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林中阳台
作者＝（法）朱利安·格拉克著　　杨剑译
页数＝２００
ＳＳ号＝１１４４４９６８
出版日期＝１９９６年０９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